



# 國定婦女

桑日華文 石俯銀圖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8815B

# 婦 寡 黑

圖繪卿佩石·文撰華且桑

(下集)



· 行發總局書春同海上 ·

518508

社會  
長篇  
黑  
寡  
婦  
(下集)

桑旦華文  
石佩卿圖

劉媽正着臉色說：「師母！我不是爲了加工錢，剛才你與米先生出去，二房東嫂嫂便把我叫去，問我這位郎中先生是在保容堂的，怎麼昨天在這裏過了一夜？你們究竟做什麼的？現在保甲長調查得很仔細，警察局不時也有人來查問，你們戶口牌上並沒有那位郎中先生的名字在上面，設或有什麼差池，我做二房東的也要連累師母，這話可有些觸耳朵吧！」

「你怎麼對她講的？」吳太太臉上有些熱。

「師母！我也不知怎麼對她講了才好，其實米先生規規矩矩的人，不要說在這裏住一夜，十夜廿夜也沒有什麼，講起來是看病的，師母住不慣醫院，請個醫生在家裏守着便當些，有什麼大驚小怪，三房客只要不做強盜綁票，販雅片賣白粉，用不到二房東來問長問短。」劉媽說得起勁，手一拍道：「以前東洋人在這裏也沒這樣認真，人家留個客人過一夜便是犯了法！」

吳太太搖搖手道：「劉媽！我知道了，別嘩嘩嘩囉囉囉了，以後人家再問米先生時，你就說是我們師母的兄弟，弟弟在阿姊家裏過不得夜的嗎？」

「對了！還是師母聰明，剛才我就想不出來。」

吳太太因爲急於要給米蘇人收拾一個診所，便自己去找二房東好婆，問她客堂間要頂多少鈔票。

這位二房東嫂嫂雖屬女流，算盤却非常精明，吳太太提到客堂間頂與不頂的話，便說：



「吳師母！客堂本來要留着自己用的，既是你來講，大家是熟的，三條半金子，如其天井在內，四條，別人來，不折不扣五條，這是你吳師母的面子，少掉一條，隔壁廿三號裏一個客堂間，還沒這裏清爽，頂五條半哩！你可以去打聽的。」

「這是一兩一條的，還是十兩一條？」

「當然是十兩頭啊！吳師母！一兩的不叫條子，稱黃魚頭的，或是叫小黃魚，嘿！」二房東好婆又補充着說：「現在一個灶披間也要四百萬。」

吳太太往日花起鈔票來，非常豪爽的，尤其對於心上高興的一件事上，更不會計較。現在聽到一間客堂間連天井在內要四條，不由吐吐舌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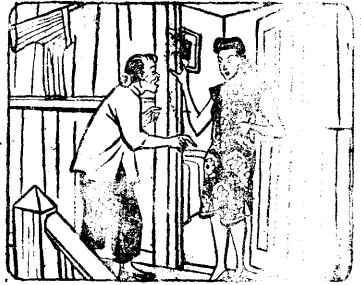
「好婆，你也過份獅子大開口了，外面頂一幢原幢的要多少？一間房客沒有，至多兩條，我頂下來仍是住家，又不是開店。」

「吳師母！這個我不管的，頂給你，由你去做什麼。至於說外面原幢房子，只要兩條，這是你講的外行話，房子要看地段的，譬如說南京路一間店面，條子要講五十一百哩！」二房東嫂嫂滿不在乎似的。「吳師母，你劃算劃算，我又不穩給你，老實說，頂給別人至少可以多半條。房子跟一切東西走的，物價貴，頂費也跟着漲，再過一二月，像我這間客堂，間八條頂出去，保險你搶我。」

吳太太暗想，四條便是四十兩，併併湊湊，不是拏不出，究竟太貴了，也不知米蘇人究竟來不來，如其因為保春堂那邊難為情，一時不能把招牌移過來，頂下這間房子有什麼意思？還是等米蘇人來商量過了再決定。

二房東嫂嫂見她沉思不語，便又笑笑說：「吳師母！你不要三心兩意的，明天交款子，我把下面東西出空，雖說是三根半，其實一些不貴，隔壁人家都有二層，擱搭着，我陪你下面去看，清清楚楚，連地板都沒壞掉一塊，你只要叫個泥水匠來把牆壁粉刷刷，就好派用場了。走，我陪你看，看看不要你花一個錢的，嘿！」

她說着，抓住吳太太的臂膊，往下面客堂間去，指東指西的說，她這間客堂間怎樣好怎樣好。吳太太道：「嫂嫂，頂客堂間怎麼不連天井的？教人家在什麼地方進出，難說也是走後門？」



「吳師母！怎麼好連在一起呢，否則也不用將客堂間與天井分成兩個名字了。我只要把天井上蓋一個天棚，下面鋪一鋪地板，用三夾板一隔，頂給人家做房間，一條半，不怕沒人要，吳師母！現在房子少啊！並不是我們做二房東黑良心，請問你，可以把金條頂在頭上當房子住吧？」

「譬如頂了你客堂間不連天井，天井給你用三夾板隔煞了，客堂間裏還有亮光，悶都要悶死了。」

「房東嫂笑笑，道：『我原說連天井一起頂進的好，合算啊！只多出半條，便可以一統了，走前門也可以，後門也可以，吳師母！大家自家人，不會給虧你吃的。』」

吳太太道：「嫂！房子我誠心要的，可是連天井要四根條子，似乎太貴了，雖說三條四條放在牆上，講着不算希奇，究竟要三四十兩金子哩，請你再

講一句便宜些。」

「吳師母！你自己劃算過沒有？大家自己人，我又不討虛頭，你外面大概也聽到市面的，早對你說，別人至少要五條，教我怎樣再便宜，還是你說吧，你肯出多少？括辣鬆脆一句話。」二房東好婆像是老商家。

吳太太指着兩個指頭道：「兩條連天井一起在內，這些舊傢具，明天都給搬走，讓我教人收拾。」

「吳師母！你在開玩笑，了，頂房子又不是小菜場上買蘿蔔青菜，討一半還一半的。你們吳先生又不在上海，與劉媽兩個人樓上還不够住，兩條也省下了吧，我也不等這點金子來打首飾，房子讓它空關着，又不要給飯他吃，嘿！」

「一定要四條，一點折扣都不能打的？」

二房東嫂想了想道：「這樣吧，大家自家人，不要給人說我做人太古板，不講情面，連天井三條半，不連三條，沒有第二句話了，就我親爺親娘來，也是這個價錢。吳師母！一個人做事要爽快，牽牽拉拉我最恨，看我是女人，

却是個男人脾氣。這價錢對的，請你付一條做定洋，明天我把舊傢具出空，你再給我二條半，沒有條子，可以照市面折價。」

吳太太想了想，兀自捏不定主意，因說：

「嫂嫂！明天這個時候給你回音，待我去商量商量，不知他贊成不贊成。」

「與劉媽去商量？你做的事要和傭人商量的？」

「我爲什麼不好和她商量？」吳太太不好意思講出米蘇人來。

「好的，明天聽你回音，不過你不付定洋，有別人出足價錢，我也不等你的回音，就頂給別人了。」

吳太太料到沒有這樣快，點點頭回到樓上來，劉媽却悄悄地走來，壓低聲音道：

「師母！你們在講頂費，我都聽到，這樣一個客堂間，要頂那許多金子的，真是黑良心！隔壁人家告訴我的，客堂間的房子不好，不很吉利，三個月前出過事的……」

「出過什麼事，爲什麼不講下去？」

劉媽笑道：「講出來怕人的聽她們說，以前有份人家住在裏面，這份人家有個小姑娘，大約十七八歲了，爲了軋男朋友給娘罵了一頓，一時氣忿，便在半夜裏上吊死了，就是吊在下面天井裏窗檻上面，怪不道客堂間裏陰氣很重。」

吳太太給她講得汗毛直豎，渾身像給冷水澆過似的，瞪着眼珠子道：

「劉媽！這話是聽誰講的？造謠言嗎？」

「隔壁廿三號裏一個娘姨告訴我的，她在隔壁做了三年娘姨了，那個小姑娘吊死後她還看見的，舌頭拖得長長的眼珠子突出在眼眶外面，樣子真怕人哩，她說……」

「不要講下去了！」吳太太連打了兩個寒噤，一把將劉媽手腕抓住道：「你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幸而我沒把定洋付給她，這種房子倒貼我金條都不要，劉媽！當真有這種事的？」

劉媽笑道：「真有的啊！師母你不要駭怕，太陽在外面這些東西不敢出現的，就怕陰天落雨，不客氣，有時

候要給你看見一下的。上個月初頭上，我拿着飯碗到自來水上去，看得到一個女人蹲在地上，我只當她是這幢房子裏的人，問她蹲在地上找什麼，一轉眼就沒有了。當時身上覺得一陣冷，睡到床上發了個寒熱。因為怕你師母與太太愈聽愈怕，雖然青天白日，因為心理作用，就覺四下都有什麼鬼物在行動，抓緊劉媽的手，一些不放鬆道：

「劉媽！不許你走開，你在這裏陪伴我。」

劉媽格格地笑道：「師母怎麼變成小孩子了，太陽照在房間裏也這樣怕，剛才下面在客堂間沒有講，倒一些不怕。」

「不知道怎麼會怕。劉媽！非但下面的客堂間我不要，根本我要搬場了，這種房子能够住的？」吳太太猶有餘悸：「劉媽！你陪我到樓下去。」

「再去看看客堂間。」

「不，你陪我走出後門，我去找米先生，與他商量商量，索性在別處揀一幢好房子，爽爽氣氣搬個場吧。」

劉媽道：「師母！講過丟過，那一間房間裏不死人，除非親眼看它新造起來，可是日子久了，也要在裏面死人的。」

「不要提到死人二個字了，我怕聽呢。走，我們一起下樓。」

劉媽便攙着吳太太的手，一直陪她走出後門，吳太太才敢一個人往街堂外面去。她慢慢的往保春堂走來，還沒達到保春堂門口，便見米蘇人與一個肥而矮的婦人走出來，肩並肩的邊走邊在談笑，很親熱。吳太太看到他們，他們却沒看到吳太太。

起初她只當看錯了人，可是那件長衫，那雙皮鞋，和後面的那副神情，不是米蘇人是誰？最惹眼的是那個米蘇人一隻手搭在胖婦人腰上，怕她給風吹倒似的，隨着她身體扶着，頗有些肉麻。當有趣，很想上去羞他的臉。

吳太太在男女方面已有相當經驗，米蘇人與那個胖婦人的一副情形





一看就知道是一種什麼關係。當時眼睛裏像要冒出火來似的，心坎上只覺一陣酸溜溜地，自己幾乎可以聞到一種醋味。依性子便要趕上去叫住米蘇人，拆穿他的祕密，因為他曾經告訴吳太太，他沒有結婚，並且也沒異性朋友，與女人發生特別關係，這是生平第一次。現在他與這個胖婦人不是有過特別關係的，會這樣親熱的，怪不道他實時等不及卯時，一定要趕到保春堂，原來有這個人，在等他，俗話說：「癡心女子負心漢。」米蘇人雖沒見他做出負心事情來，可是他是扯謊專家，什麼事都做，得像外行似的，其實是個虛偽人物。

她愈想愈氣，忍無可忍，本能地要趕上去窘着他，看他再用那一種話來自圓其說。但是她雖有這種勇氣，却給一種念頭將她腳步扣住，因為她與米蘇人的關係還只最近的四五天假使，胖婦人的歷史絞早給她當街一陣羞辱，鬧得鬧起人來看熱鬧，那才羞人哩。所以她只遠遠的跟着走了一截路，看他們雙雙坐上三輪車，她才站定了，眼望着三輪車愈去愈遠，遠得看不見，她才滴下幾點眼淚回去。

吳太太出來時，因為聽到劉媽講着那樁鬼故事，怕得什麼似的，要劉媽陪她走出後門，現在她腦子裏什麼念頭都沒有，只有米蘇人與胖婦人同坐三輪車的一個影子，便很快的回到自己房間裏，坐在沙發上，半天沒作聲，手帕却濕了半塊。

劉媽將午餐搬進房裏來，奇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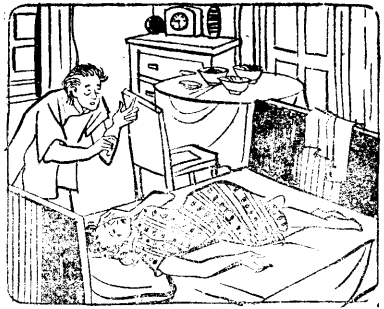
「師母！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回來有一回了。」

劉媽聽她聲氣不和順，看她臉色也不好，便不敢多開口。把飯菜擺好了，只說了聲：「師母請用飯吧。」誰知吳太太從沙發上驚地裏往床上一竄，掩着臉，呼嚕呼嚕哭個不休。劉媽駭了一跳，却想不出這是怎麼回事，又不敢馬上過去問她，只好屏息靜氣的站在那裏，怔着。好一回，她才站近去，柔聲綏氣的說：

「師母飯冷了，起來吃飯吧。」

吳太太抹抹眼淚，一骨落坐起來道：「劉媽！米先生有個……」她立刻覺得這話連劉媽也不便告訴的，下賈的話就縮住重又躲下去。



「師母！米先生怎樣？有什麼話挺撞了你，所以師母要這樣傷心。」劉媽擰了塊毛巾遞給吳太太道：「師母！我又在多說話了，米先生的人是很好的，究竟日子太少他的底細沒摸清，不能就馬馬虎虎的……」

劉媽假意咳嗽道：「……咳，咳，嘿！可是事已成事，木已成舟，只好耐性些，其實米先生做郎中的人，應該懂些做人的道理，師母待他那樣好，就得搬出良心來待你師母真的這種便宜事情也只有他的額角頭在發亮，不然點了一百隻燈籠到什麼地方去找師母！你以後不能太老實，在米先生而上也要用點心思，掏自己的衣袋就不對，要在他衣袋裏掏些出來才對，到今天除掉在蘇州帶了幾包什麼糖菓外，襪子也沒買一雙給你穿穿，你師母又不是歪嘴瞎眼睛，怕沒人耍！」

吳太太像給什麼老長輩教訓似的給劉媽那樣一陣數說，一些沒生氣的樣子，一骨落從床上坐起來，苦笑着道：

「劉媽！你講得我好，從今天起，我覺得了，世界上的男人，沒一個是忠實的，不能當他們是人。以後那個姓米的如其再到這裏來，不攔他出去，我是畜牲！」

「師母！也不用氣到這個地步，米先生的人挺和氣的，有他來走動走動，這裏也熱鬧些。」

「我不願意見他的面了，提到他的姓名，我就來了氣。」吳太太大澈大悟似的。「劉媽！你給我到城隍廟去買尊觀音菩薩來，蠟燭，香爐，都給我備好，明天起家裏不必備葷菜，我要吃素唸經了。」

她把話講得非常決絕，劉媽不便掃她的興，一一答應了，才笑着道：

「師母！這樣想得開也是好的，先把飯吃了，下午我去買觀音菩薩蠟台，香爐，觀音菩薩很靈的，求子得了，求財得財，這位菩薩倒是樣樣管到的，嘿！」

吳太太把一切念頭推開，肚子也餓了，便坐到桌子邊去吃了兩碗飯。却想起早上與米蘇人拍的三張照片，

馬上去咨照相館取消底片，不必印出來，還是待日後拏回來丟在煤爐上燒燬了。正在狐疑莫決的當兒，只聽樓梯上一陣腳步聲，米蘇人却辭着皮包往房裏來，若在往日，吳太太不忙着站起來歡迎他，也得先給他一個笑臉。現在却只做沒有看見，但也沒有實行剛才她所講的「攆他出去」。只是繃着脸看窗外的天。米蘇人故意咳了聲道：

「吳帥母剛吃飯！」

吳太太把目光移在地板上，連「唔」都沒「唔」一聲，由米蘇人站在那裏，他已發覺她在生氣，但沒知道在生他的氣，故意又笑笑道：

「等一回我們看電影去。」

吳太太仍像沒有聽到，自顧站到窗口去無目的地閑眺着。

到這個時候，米蘇人有些覺得吳太太是在生他的氣了，忙放下手上的皮包，也站到窗子跟前，拾起一條臂膊往吳太太肩胛上輕輕架上去。

「爲什麼不高興？不是爲了我剛才沒有送你回來？」

吳太太從遠處把目光收回來對米蘇人一瞪，將他架在肩胛上一條臂膊很重的一推道：

「放尊重些！我不認識回來！一定要你送！」

說着便往桌子邊一坐，不再對米蘇人看一眼。米蘇人給她這一來，窘得臉上十二分的尷尬，好在他是耐性的，頗有涵養功夫，便在她對面椅子上坐了。

「這是做什麼？我有不好的地方，只顧當面責問我，像這種弄得人家莫名其妙，死了口眼也不閉的。」他這樣說着，以爲吳太太總有什麼對他不滿意的地方發表意見了，誰知吳太太啞子似的只是不開口，手指在桌面上不經意的

着。米蘇人故意站過去，看道：「嘴上不願和我講要用書面談話嗎？好的，寫些什麼，讓我看看清爽。嘿嘿！」





他說時，故意捫到吳太太身邊去。吳太太却冷不防的將他使勁一推道：

「給我站遠些！我不希罕你這樣膩着，你去陪伴你的人吧！」

吳太太只講了這兩句話，再也講不下去，便伏在桌子上，悲悲切切的哭了。米蘇人見她哭得這樣淒涼，半天開不出口，想拏了皮包走路，似乎又太忍心，因見劉媽在門外探頭探腦的，便悄悄的走過去問道：

「劉媽！你師母爲了什麼事生氣，你總知道的。」

劉媽不便直說，笑笑道：「米先生！我也不明白啊！師母從來沒氣成這副樣子，即使有些氣，很容易丟開的，今天氣得這樣哭起來，米先生！不是氣，是傷心過了頭，請你米先生勸勸吧！」

「勸她沒有用，剛才幾乎把我推得栽了個筋斗。」

「米先生！話是不該我說的，我們師母良心太好了，那樣赤心忠良的待着人，人家還是將她哄着，怎麼不要傷心，又怎麼不要哭？唉！女人家再能幹些，很容易上當。」

米蘇人道：「你這話是不是在講我自問良心，我沒哄過誰？我也用不着哄人。」

「那麼我們師母爲什麼要這樣傷心的哭？米先生！我也是瞎猜的，最好不是這一樁事情，嘿！」

她說着，自顧走開了。米蘇人不由發恨道：「真是從那裏講起的話，一些沒有什麼，倒說我哄了她，一口咬住人，還要把人咬了死呢！」

吳太太雖伏在桌子上哭，耳朵却在留神米蘇人與劉媽所講的話，最後米蘇人那樣發恨所講的一節，她也聽明白了。心想話不能給他一個人講了去，再不講出他的祕密，還當我在做作給他看哩。因即抬起頭來，抹抹眼淚道：

「你不哄人，我只問你那個矮胖子女人是誰？」

米蘇人道：「那一個矮胖子女人？怎麼平空弄出一個矮胖子女人來？」

「哼！」吳太太點點自己胸口道：「你動不動良心良心，這時候該摸摸你的良心，搬場沒搬場了，三個鐘頭以前的事，兩個人親親暱暱坐在三輪車上去的，倒說是怎麼平空弄出個矮胖子女人來。」

「哦，這是人家派來請我去看病的，不錯，一起坐三輪車到她家裏去開方子的，明天仍要去。你是爲了這一樁生氣的？」米蘇人不由打了個哈哈道：「爲什麼不早些講出來，累我在這裏橫猜豎猜，費掉不少腦筋。」

吳太太想了想道：「真的是請你看病的，不是你的什麼親人？」

「對不起，對不起，請你不要挖苦我了！」

「頭並頭，肩並肩，有說有笑，一隻手摟在她腰肢上，肉麻當有趣，竟然在馬路上做出來，我都給你難爲情。」米蘇人料不到她看得這樣仔細，幾乎給她講得堵住口回答不出來，故意鎮靜着。

「今天我賽如強盜打官司，保輸不贏的，你高興怎樣給我一個罪名，就怎樣一個罪名，我沒有還價的。」

「其實我與你客氣的，沒有權力預問你的事，不過……」

吳太太的話陡給一陣悲哀打斷，又在擦着眼睛。米蘇人道：

「千不怪，萬不怪，只怪我醫生不該做，雖然掛的大小方脈，偏是所看的病人十個倒有九個是女人，以後假使常常有女人坐在邊上與我講話，保證你每天要發生誤會。不勸醫生是我混飯吃的職業，放棄不做，馬上便是無業遊民了，如其做下去，三不兩的發生誤會，也是怪沒趣味的事。」

說着，兀是坐在一邊歎氣。吳太太這時一股氣份已十去其九，聽他所說的理由並不勉強，假使再板下臉不給他一些轉灣餘地，只消他賭氣一跑，事情必定弄僵，好在他不承認那個矮胖子女人是他什麼人，以後看他可能再在我面前做出惡形惡狀的事來。

「這種話少講講，給人家聽見了，還當我逼着你不做醫生哩。剛才那種肉麻樣子，誰都要生氣的。」





米蘇人也就把語氣和緩着，顧不到房門沒關上，一把將吳太太手掌抓住，另一隻手在她手背上拍拍道：

「不要氣，不要氣，誤會誤會。今天我可以表明一個心迹，假使我另外有什麼花樣，這時候無論如何不會趕到這裏來，昨天也不會在這裏過夜，我再給你看一樣東西。」

說着，丟下手，把他的皮包打開，取出兩張電影院的門票，交給吳太太看道：「在那家人家開好方子，特地趕去把這兩張票子買來，誰知跑到這裏，給你沒頭沒腦一陣來，冤枉不冤枉？」

經他這樣一來，吳太太的情感，再也抑止不住，來不及拭去淚痕，便笑了笑道：

「看到你門在一起走路，還不怎樣不舒服，你一條臂膊摟在她腰肢上，才像火上澆着油的按捺不住，你想，沒有特別關係，一隻手可以隨便在人家腰肢上亂放的？」

「沒有這樁事，沒有這樁事，一定是你眼花看錯了，有一點你一想就明白了，那樣一個大塊頭，我有本事交結她的，况且我也不是太隨便的人。」

吳太太又覺得他的話是很有理由的，不由暗暗地在後悔，剛才用那副態度對着他，似乎太過份了，爲什麼不多考慮一下，真像個小孩子似的，因說：

「我明白了，只因爲我對你太認真了，有一點不平凡的事情漏在我眼裏，馬上便要發作的，這一點請你原諒我，不過你的話要誠實，不要背了我，又是一種樣子。你要知道，我雖不是黃花閩女，却也有我的身分，你如對我有什麼不忠實的事情做出來，你試着想一想，我傷心吧？」

米蘇人笑道：「現在真相大白，誤會解釋說過，丟過，不用再放在腦子裏無謂的麻煩了。」

「你有興趣看電影好的，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到外面去談吧，讓我換件衣服，洗一個臉。」

吳太太說時，便解鈕子脫衣服。米蘇人忙搶着拉開衣櫥門道：

「穿那一件衣服我給你拏，手腳帶快些，四點半快到了，再慢慢的打扮，只好看後半部了，這張片子很好看，票子不容易買，還是從黃牛黨手裏買來的。」

「你不要催一催人家，反而手忙腳亂，給我吧房門闔上，索性連襯衫都換一件吧。」

米蘇人要去闔上房門時，吳太太又叫住他。米蘇人道：

「可是不用闔門了？」

「闔上門，有你在房裏也不行的。」

「那麼我怎麼樣？」米蘇人指指門外道：「我站到門外去。」

吳太太眼睛一白道：「不錯，給我站在房門外面，我不招呼你不許轉過臉來。」

吳太太總不放心，那個矮胖婦人與米蘇人的關係，她想那個胖婦人肉糰子似的一個，並不是什麼美人，只在衣飾方面與她見個高低。所以她特地從裏面的襯衫換起，襪子，皮鞋，都是嶄新的，又仔細對着鏡子化粧，也忘記米蘇人站在房門外暗暗喊累。

「衣裳換好沒有，手腳快些，再遲看不成全部了。」

「你進來吧。」吳太太笑着說。

米蘇人走過去，陡覺得眼前一亮，嗅着鼻子道：「好香！喔！打扮得像新娘子，早晨拍照時，已算得好看了，現在更比早晨好看，當面看你，至多像二十歲。」

吳太太笑着瞪他一眼道：「不要把人鈍得日月無光，老太婆了，有什麼好看不好看。你看，這雙鞋子還是前三個月買的樣子，嫌舊沒有？」

說着，便翹起一隻腳給米蘇人看。米蘇人半俯着身子看了看：

「好極了！今天你到外面去，不論走到什麼地方，風頭都是你的，別的女人只好躲起來。」

吳太太扭着腰肢一笑，舉起手，掌做了個打人的姿勢道：

「噤!噤!噤!算你會講話!你看,帶什麼顏色的皮包出去?豈綠色的文氣些,好不好?怎麼不開口了。」

「哦!你看你看得呆了,這皮包很好,恰巧配着你的衣服顏色。」

吳太太這才掙了那隻豈綠色的玻璃皮包與米蘇人一起去。看電影,他們看電影是名在黑暗中交頭接耳,談不完的談是實,待到滿院子電燈齊明,他們才明白影片已完。吳太太輕輕的問道:

「片子中做些什麼?」

「我與你一樣在這裏看的,怎麼問我?走吧,回去告訴你。」

他們隨着許多觀衆走出戲院。吳太太目光所及,發現一個面貌十分相熟而在未認識米蘇人之前所渴望的一個,現在只怕米蘇人要誤會,却未便過去招呼,只見他走近路邊一輛汽車門前,將要拉開車門進去。這才使她驚異,暗想他已坐汽車了?她在這樣想,那人也已發現她,連忙放下拉車門的手,笑着走過來道:

「吳太太!你好看電影,我也是來看電影的。嘿!嘿!」

吳太太不能不招呼:「楊……楊先生!我在裏面倒沒留神到你也在裏面。你現在——」

楊源生搶着說:「上星期五在香港回來,我在那邊的日子多。府上仍在霞飛路上午車子打那邊過,好像那裏又換上樣子了。」

吳太太聽他提到霞飛路那打店的話,真如芒刺在背,非常不自在,只好含糊其詞的應付着。楊源生也不十分注意,只是向站在吳太太邊上的米蘇人看了幾眼道:

「今天真是再巧沒有,只差半分鐘的時間,我們的車子就要開走了,而且明天又要到香港去,假使彼此的地址不知道,以後便很難見面了。」

吳太太也顧不得有米蘇人在邊上,便笑笑道:「那麼請你給一個地址我,以後或許可以通通信。」





楊源生在衣袋裏掏了一陣道：「噯！怎麼忘記把名片帶來的！」即想口頭上告訴吳太太時，汽車裏却有個少婦在車窗上喊道：

「喂！喂！要買東西趁早，店家都要打烊了！」

楊源生連忙說：「下次從香港回來時，到霞飛路拜望吧，再會再會！」

說着很快的走進汽車裏去坐了。吳太太頗想趕上一步告訴他現在的地址，帶便看一看車廂裏那個少婦是怎樣一種人物，可是那輛汽車很無情的四隻輪盤在柏油路上一陣滾，霎霎眼已去遠了。

吳太太像遺失一樣東西似的悵悵，要不是米蘇人在邊上問她那是什麼人時，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原神歸舍哩。她回答米蘇人的話，只好用扯謊方式來應付。

「剛才那個人姓楊，名字是什麼我不知道，以前我們家裏開百貨公司時，他來兜銷襪子，汗衫，所以認識他，想不到一年不見，坐起汽車了，那個女的，不知是他什麼人？你看仔細沒有，長得好看看吧？」

「還好看上去只有二十左右歲，這也不用多費腦筋，不是他女人，即是他情人，普通關係的人可以那樣喂喂喂喂的。」

吳太太這時候心頭像潑翻了五味罐似的：「一年工夫，他坐起汽車來了，誰想得到！」

「這有什麼希奇，打仗以來，平地一聲雷的很多，家裏很豐富馬上做癩三的也不是沒有。我米蘇人現在連三輪車也沒一輛，說不定一年半載後，也是四隻頭輪盤呢？與其臨淵羨魚，何勿退而結網，投機生意做做，保春堂老闆囤積十擔杏仁，只有半月工夫，賺一千五百萬，假使囤了一百擔，不就是一萬萬五千萬，再在別種貨品上翻幾個身，我們不能住洋房坐汽車，規規矩矩講一句醫生不交運，至多混口苦飯吃吃，所以我現在正在動腦筋做生意，這樣坐冷板凳竟愈坐愈僵了。」



「真的你做什麼生意呢？可以告訴我嗎？」

米蘇人笑道：「我還只剛才動腦筋，當真要做生意，只要把本錢預備好了，有相當貨色，馬上買進，擺十天二十天，閉着眼睛賺錢。這幾天股票也做得，不過有時會半個月行情不動，要懨氣的。」

吳太太因為看見楊源生坐了汽車，她是好勝的人，心上既妒且恨，聽到米蘇人做生意可以平地一聲雷發財，不禁十二分的高興：

「那麼你趕快把腦筋動出來，做生意不能像做醫生，三隻手指搭在人家脈息上，半天不動聲色，做生意全靠手腳快才能賺鈔票。」

「這樣說起來，還是你內行，我做伙計，你做老闆吧。」米蘇人道：「做生意是一句話，本錢在什麼地方還得另外動起腦筋來。」

依吳太太的個性，便要告訴他自己尚有多少現款，多少首飾，可是她以前車之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心直口快徹底獻了出來。因說：

「你做生意，我也加入一點股子，最好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他們一路走一路講，吳太太要給他下面客堂間頂下來做醫室的話也講了。米蘇人道：

「有頂房子的鈔票，不如把它做資本，老實說，掛牌做醫生，還是保春堂地段好，在衙堂裏究竟不便，況且我的名氣並不響，等到整天不開號，那才沒趣哩，再說，我們的關係，帶幾分祕密的好，大鑼大鼓的敲起來，究竟不方便。等我們生意做得發達，索性在西區住宅區去頂幢小洋房，買一輛新式汽車。」

「我也不希望怎樣怎樣，只要場面上過得過去，也就心滿意足了。」吳太太道：「我只有三根條子的力量，多也拏不出生意，只好由小而大，慢慢的來。」



米蘇人道：「你三根，我也三根，有六根條子，如有相當的藥材，可以買一些了，我聽他們在說，夏天是藥材生意的旺季，端陽節一過，不論什麼藥材都要漲二三成四五成，這時候買進，還不嫌遲。」

吳太太聽他，他想買藥材，不由笑了笑道：

「你是醫生藥材生意，不是真內行，不要買進容易，賣出就困難了，米賣不出，還能自己煮飯吃，藥材就沒辦法，譬如買了兩擔大黃，一時買不出去，自己能吃吧？」

這話講得，米蘇人哈哈地笑起來：「做生意買進的貨，都講自己吃自己用，那邊弄得好，藥材雖不是全內行，也是個半內行了，平日有耳朵聽的，什麼好進，什麼不好進，那裏會把死貨買進來的。」

「我不過在料想着，誰希望有這種事情，我的三根條子是現成的，今天要今天可以給你。」

「明天給我吧，貨色進得愈早愈好。」

他們在路上，把生意大綱談好，米蘇人告訴她要回去了，昨天從蘇州回來，直到現在還沒有回去過，所以夜飯一定要回去吃了，吳太太給了他一個媚眼道：

「那麼索性明天回去吧，我們找一個地方，舒舒服服吃頓夜飯，再把做生意的計劃談談吧。」

「不成功，不成功，剛才在某某堂已經有電話回去的，家裏囑咐過，晚上必須回去，有話明天再談，你坐車子回去吧，我給你叫車子。」

「車子我自己會雇的，你自願回去好了。」

米蘇人也不堅持，點點頭，坐上一輛人力車回去。吳太太頓時變為獨行踽踽，心上非常悵悵，不由想到剛才，在電影院門前的一幕，楊源生竟那樣鬧起來，要不是米蘇人在邊上，與車子裏催着楊源生去買東西的女人，倒可以與楊源生多談一回，他倒不念舊怨，那天逼走他時，終以為他恨極了，以後不再有見面的機會了，誰知他仍是笑嘻嘻地一聲『吳師母』，若是換了第二三個，坐在汽車裏還肯特地走出來招呼，原來他在香港，怪不道我登的廣告他見不到，如其見到的，他必定想法找到我，我也不再用再拈惹一個人。

她一邊在想，一邊在惱恨張春元，這個傢伙害人不淺，如果沒有這個麻子，說不定今天我與他坐在一汽車



樣便當。」

二房東嫂嫂竟然翻面無情，態度帶些「硬吃」的樣子。吳太太不由冒着火道：

「二房東嫂嫂！我與你談下面的客堂間，不過是初度接洽，又沒與你講定由我頂下，現在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的？上海地方我也並非第一天來，難道頂房子另外有規矩的，略為問一下便非頂不可？這條章程訂在那一本書上你給我看！」

「我問你，你講話算數不算數？連天井四條，不連三條半，後來你說連天井三條半，我也答應你的，你不存心要頂，為什麼要與我討論天井的頂費？現在我把人家回掉，你也不要了，這不是開玩笑是什麼？吳師母！我們這些人不像你，吃吃睡睡白相相，找人家開開玩笑，不當一回事，人家却吃着你的苦頭了！」

吳太太眉毛一豎，道：「吃吃睡睡白相相，是我的福氣，關你什麼事？你是我什麼人，要你來管教我？氣數！你是二房東，如其是大房東，還要神氣些呢！」

的那裏輪得到那個小妖怪。

一個人帶着心事走路，嘴上往往不由自主唸佛老嫗似的喃喃不已，走在她身畔的人，不由要對她看。她才輕輕嘆口氣，雇了人力車回去。

當她走到樓上，劈面遇到的是二房東嫂嫂。吳師母！那位郎中先生來過了，你們商量下來怎麼樣？三條半一個客堂間，便宜吧？」

吳太太一經她提到客堂間，不由想起劉媽的話，身上陡的起了個寒噤：「對不起，三條半是便宜的，可是一時間沒有這些鈔票，我們所談的，取消了。」

「吳師母！你這樣尋開心是不作興的，一家開轉運公司的要頂我的客堂間，肯出四條馬上可以交款，因為先與你吳師母談過，便一口回絕他們，現在你又不肯，我變得駝子捧交，兩頭不着落了。吳師母！上海地方做事，沒有這

二房東嫂嫂那裏肯讓人，變手一拍道：

「你爲什麼不做二房東？你爲什麼不做二房東？老實說，我是這裏戶長，是你的上司，可以管你的！」

「我住你房子付房租，從什麼地方算是我上司？你在發神經病嗎？講話沒有分寸，大概天熱了，在講熱昏話了，真是氣數！」

「我熱昏你才熱昏哩，你去把戶口表看看，我是這裏的正戶長，你是附戶，正戶長有權管到附戶的事，以前你說你們吳先生在外碼頭做事，現在却弄個姓米的郎中先生在家裏進出，你戶口表上有姓米的戶口吧？」

這話把吳太太講得耳朵根上直熱起來，幾乎給堵住口回答不出，因想：如其不講出個理由來，以後她一張嘴有得嚙嚙哩。

「他是我親戚，這幾天來給我看病的，這又是你房東該管的事？」

二房東嫂嫂却用手指在臉上一陣刮道：「羞啊！少給我打過門了，他是你什麼親戚？老老實實就說看病搭上的妍頭好了，昨天不是在這裏過夜的？」

吳太太臉上全給紅雲罩住，再也不加考慮，劈手就是一個耳光，打得二房東嫂嫂腦袋一側，嚷道：「好！你動手打人！你動手打人！」

她馬上要回打吳太太的耳光時，吳太太一擋，手掌着在吳太太臂膊上，兩個人便扭做一團，嘴裏各人罵各人的，你使勁擰，她拚命扯，到後來索性抓咬撞，一起使展出來。

劉媽聽到她們在扭打連忙丟下手上所做的事起來勸解，可是二房東嫂嫂臂膊上已給吳太太抓破幾處油皮，流着血，吳太太領口上一粒鈕子給拉豁了，頸項上也有指爪傷痕。二房東嫂嫂餘怒未休，仍在拍手拍腳的潑罵。吳太太對於相罵一項，不十分爛熟，今天加上打出手，更是生平第一次。這時候她氣得幾乎昏厥過去。劉媽將她勸進房去道：





「師母！你不要和她一般見識，這個女的在這條衙堂裏是有名的潑貨，最好不理睬她，一個客堂間要頂三條半金子，良心還不黑，當真金子是狗屎捏成的，不值錢了！」

「世界上也沒這樣不講理的，不過問一問她的房子，便硬吃在我身上。劉媽！你給我看看，頸項上是怎樣一種傷，覺得很痛。」

吳太太昂起頭給劉媽看，劉媽看了看道：「只抓破一點皮，沒有大傷，找一條橡皮膏貼上就沒事了。」

二房東嫂還在那裏罵着，吳太太忍不住要奔出去，劉媽使勁將她攔住了，才沒演出第二場的開打。

吳太太痛定思痛，當晚她就沒住在家裏，到東方旅館去開了個房間。第二天便由電話上通知米蘇人，要他診務料理好了馬上過去。米蘇人的診務本來就不怎麼忙，現在他一心想做生意，接到吳太太的電話後，即趕到東方旅館，一進吳太太的房間，便問：

「爲什麼家裏不住，到這裏來開房間？」

「還不是爲了你！」吳太太揚起臉道：「你看看！」

米蘇人看她頸項處那條橡皮膏，不由皺皺眉頭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你們吳先生回來，發覺你……」

「呸！少給我執昏了，吳先生的魂靈才回來哩！」

「那麼怎麼說是爲了我呢？」

吳太太這才把與二房東衝突的話說了一遍：「是不是爲了你？以後你不好好的拏點良心出來，要給天雷打的！」

「非但天雷打，地雷也要將我轟毀了的。這樣你總放心了吧。真的，我們還是談生意經要緊，剛才保春堂得來的消息，茯苓川連都是缺貨，這時候囤一點起來，一過端陽節，必定賺錢，我們就把這兩樣東西買幾擔放著。」

「藥是治毛病的，我們把它囤起來等賺錢，有些傷陰騰吧？還是囤別的貨好。」  
 米蘇人淡淡地一笑道：「人家都在囤米，米是什麼東西，他們不傷陰騰，倒是我們傷陰騰，況且我們不囤，別人也要囤的。不說別人，保春堂是藥材大囤戶，老闆新近還生了個大胖兒子，我們不能太迷信，做生意處處講道，德講良心，就根本不用做生意了。」

吳太太這才沒講什麼，她拿出三根金條，與米蘇人的三條，一共六條金子，一一放在他黑皮包裹裏。與吳太太一起走出東方旅館，預備去買藥材，他們並肩走出東方旅館時，吳太太即要雇三輪車，米蘇人道：

「那邊漢口路上就有幾家藥材行，我們安步當車，慢慢的踱過去，這輩三輪車快看到我們這副樣子，只當非坐不可，故意把價錢亂喊，我們偏偏走給他看。」

「既是沒有多少路，我們就走過去。」吳太太對他手上拎着的皮包看了一眼道：「攥在手上，不要這樣拎着，一盪一盪的。」

「我怕我這樣拎着遺失掉嗎？嘿！嘿！」

吳太太道：「你也不用大意，無巧不成書的事情不是沒有……」

她的話沒完，後面突然走上來兩個穿西裝的漢子，一個攥住米蘇人的右臂，一個攥住他的左臂，右面的笑笑道：

「老兄！很久不見了，你好呀！」

米蘇人楞了楞，兩邊一看，都是陌生面孔，正待發問，左面的一個却將一截硬東西抵在他腰肢上：

「幫幫忙，大家軋個朋友，日後加利奉還。」

米蘇人聽着，不由一身冷汗，要喊，腰肢上那個硬東西便會送人性命，而且他拎着的那隻黑皮包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到右面的一個手上了，左面的仍一臉的笑。



「對不起你漂亮，我們也只好認錯！請你轉到衙堂裏去，響一響，大家完結！」

說時，米蘇人只覺得腰肢上那截銀東西抵得格外緊，由着那人將他挽着往一條衙堂裏走，走了一截，那人忽然丟開手，喝道：

「請你再走五步，不許轉臉看，一看，大家完結！」

米蘇人像失去知覺似的，那人只要他再走五步的，他也不知走了多少步，只聽吳太太在後面喊着：

「喂！喂！你這是做什麼呀？」

米蘇人如夢方醒，試着扭過臉看時，剛才兩個人一個也不見了，不由急得皺緊眉頭道：

「那兩個人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們坐黃包車走的，一個往東，一個往西，你的皮包爲什麼交給他們拿了去？是要好朋友？」

米蘇人急得跺脚道：「那裏是我的朋友強盜呀！你不看見用手鎗抵在我腰上……！」

吳太太聽到強盜二字，剎那間眼前起了無數黑圈，腦子一暈，幾乎倒在地上。米蘇人却已奔出衙堂去兩面。

張望。馬路上人來車往，熙熙攘攘，一些沒有異樣，也沒有一個人知道在五分鐘裏面這地面出了一樁路劫案子。

米蘇人在衙堂口看不到什麼，向東急促地奔了一陣，忽又掉轉身來向西奔了一陣，臉上全是油汗。長衫給

人力車車輪紮住，車子因此不能前進，站停了抱怨道：

「先生！我們要吃飯才這樣跑的，你有什麼事要這樣跑呀！」

米蘇人那有心緒與人力車快計較，把紮住的長衫褪下來，去找吳太太時，吳太太也正在亂哄哄地找他，

兩個人見了面，都說了聲「怎麼辦？」接上，吳太太道：

「剛才那兩人與你勾臂搭肩的，有說有笑，我只當你們是朋友，特地讓開些由你們走着談着，早知是強盜，

還不奔去喊警察，你爲什麼不開一開口，由他們把皮包拿了走！」

米蘇人抓抓頭皮，癢癢，又蹣蹣腳。

「誰情願給他們拏去的一枝手槍抵在我這裏（指指腰部），教我怎麼敢嘍，其實你該看出苗頭來了，熟





朋友在路上遇着，那有這種招呼方式的，而且逼着我走進衙堂裏去，那時候只要你趕去叫兩個警察來，穩穩的可以把他們抓住，偏是你心不動當他們是我朋友也是合該有事了！」

「我教你把皮包綁在胸前，不要盪呀盪的，你不聽，剛才走出東方旅館時就坐上三輪車，也沒這個事了！」

米蘇人道：「你不要一味抱怨我，誰知道自己要死可以先去躺在棺材裏了！」

「今天早聽我的話，也沒這個事了，死話少說說！」

「照你這樣說，責任是我一個人的？」米蘇人道：「其實都是你，你不是忽然住到東方旅館，根本沒有這樁事的，我不抱怨你，你倒抱怨我起來了！」

吳太太那間三條金子化為烏有，心上亂得什麼似的，現在給米蘇人

一句不鬆頂住講，不由滴下眼淚來：

「在你手上搶掉的，當然由你負責。」

米蘇人指指自己鼻尖道：「是我叫強盜來搶去的，這樣不講理的人倒是第一次遇到！」

「你不想出國藥材的話，我這三根東西也不會拿出來，現在……現在……」吳太太不住的用手帕擦眼睛，話也講不下去。

米蘇人本想再回駁她幾句，一看前後左右，却已站下不少人來看熱鬧，那些人不知他們為什麼在緝口舌，不免指指點點，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拉拉吳太太的背膊道：

「僵在這裏有什麼用，我們該到警察局去報告。」

「哦！我們該到警察局去的。」吳太太似乎存一線希望，「現在警察局辦裏認真，帶上常常載着，二十四小時內可以破案。」

「那也講不定的，要看我們的運氣了。」

吳太太用着祝告式的口吻道：「謝天謝菩薩，警察局能够給我，把原物追回，我也不想再做生意，有口苦飯吃吃算了，我昨天就講的，囤藥是罪過的，你說沒有關係，一個人不能不相信一點迷信，以前我也囤過別的東西，却是太太平平，連噴嚏也不打一個。」

米蘇人與吳太太到警察局去，也不過是備了一個案，日後是不是能够珠還合浦，暫且不在話下。

兩個人在警察局出來，都不開口，各人都有各人的心事似的，走到東方旅館房間裏，吳太太再也忍不住了，丟下手皮夾往床上一輪，便嗚嗚咽咽地哭起來，米蘇人則像熱鍋上螞蟻，在小小的一間房間裏，這邊走到那邊，那邊走到這邊，也不知走了多少遍，吳太太却一骨落坐起來，拭拭眼睛道：

「你定心了，蹶蹶方步！」

米蘇人停住步子，雙手向她一攤道：「我怎麼會定心？依我的意思，馬上跳黃浦，你的三條是你自己的，我的三條，還是向兩個人借來的，講明一個月的期限還給他們，現在怎麼辦吧！假使這風聲給他們知道了，立刻便要來逼我還給他們，記得正月裏在城隍廟算個命，說我今年運道非常好，做一樣好一樣，走走路也有鈔票拾到的，運道要好到如此地步，誰知今天却出了這樣一樁禍事！」

說着，又搖頭嘆氣。吳太太道：

「我的三條，是我過日子本錢，現在給強盜搶去了，教我以後的日子怎樣過？」

她說着，又哭起來，米蘇人握過去，溫存着道：

「事情已經在這裏了，只怪我們的運道不好，哭是沒用的。好在還沒立時影響到我們的衣食住，你這裏的經常開支，以後由我負責，你放心，我決不中途變心。不過我的診務很平常，有許多地方只好節儉些，待有了機會，



仍可以發財過好日子的。」

這幾句話，使吳太太心上感到一陣溫暖，她有時很會情感用事，這時她細味着米蘇人的語意，不禁抓緊米蘇人手掌道：「只要你肯真心待我，那怕每天教我吃大餅油條過日子都情願的，就是要我跟你捨了籃子去討飯，也不說一個不字。」

「能够這樣就好了，現在我也不多講好聽話，將來給事實你看。」

「你家裏究竟有沒有女人到這個時候應該講一句真心話了？」

米蘇人道：「那一天晚上就告訴過你的，你的記性怎麼這樣壞？今天又提出來問了。可是你一二再的問我，我却沒有問過你，你的吳先生究竟在什麼地方老實告訴你，站在你房間裏時終覺得提心吊胆的，那一天晚上是預備吃官司才睡下去的，否則那裏會放心？」

「你還沒明白我是沒有丈夫的人，現在很可以說你是我的丈夫，姓吳馬上可以改成姓米。這樣說了，你總可以放心了。」

米蘇人道：「這樣說來，你是沒嫁過人的閩女，還是丈夫已是亡故的孀婦？」

這一問，問得吳太太臉上紅起來，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道：

「對你說是沒有丈夫的人，就是沒有丈夫的人，追三問四的倒象警察局裏問口供了。告訴你，我不會半路上弄一個男人出來和你辦什麼交涉的！」

「不要誤會，不要誤會，不過彼此談起來時帶便問一句，大家要好到這個地步，何必因一兩句話傷和氣？嘿！米蘇人道：「我還要去想辦法彌補那兩條東西，等一回出來你也看開些，不要爲了這樁事情急壞身體，運氣來了，說不定在馬路上拾都拾得到的。」

「少給我做夢，你給我到馬路上去拾拾看，恐怕連筷子都拾不到一枝！」

「譬如那樣講，當真馬路上有金條可拾，大家不用做事，都到馬路上去拾金條吧。」

吳太太瞪着眼道：「這些開心話那裏來的？黃澄澄的三條三十兩重哩！」

「不講些開心話，悶死了誰來償命，嘿！」米蘇人四面亂瞞道：「我的皮包呢？我的皮包呢？」

「你的皮包不是給強盜搶去了，看你這副抖亂樣子，以後怎好給人看病，還要鬧出笑話來講！」

米蘇人恍然大悟：「哦！哦！不瞞你說，我的腦子真急糊塗了，平日進出，都有隻皮包稱着，現在忽然兩手空空的，怎麼不要找等一回見！」

說着要走，吳太太又將他叫住道：

「喂！今天這個損失，不算小了，這房間是賭氣出來開的，正賬小賬，每天一起要十萬元，我想回掉它吧，等一回你還是到我家裏去！」

「不錯，不錯，一天十萬，一個月要三百萬，樂得省省，這房間多烏糟，家裏清爽多了，等一回我到你家裏去！」

吳太太抓住他一邊手掌道：「以後最好除掉在保春堂看病，其餘時間，就在我那邊，不必分你的家我的家了，你又沒結過婚，我總是你的人了！」

「不錯，不錯。」米蘇人俯着臉湊在吳太太耳朵邊輕輕的說：「我早有此心，不過不敢開口，今天你先講，可說是心心相印了，嘿！」

「你爲什麼不早些說？一定要我遷就你的？」

「恐怕碰釘子啊！關於這種事情，那裏可以冒失的，因爲我只當你是有夫之婦，仔細想來，如何能够拆散人家夫妻？今天經你這樣一講，什麼都明白了，我還有很多話要和你談，等一回到家裏再細談吧！」

吳太太這才丟下他的手：「那麼預備你去吃夜飯。」

「好的，好的。」米蘇人帶着笑臉走了。

吳太太把東方旅館的房間回掉，回到自己家裏時，連人力車都不捨得坐一輛，是慢慢的走回去的。她回到





家裏的第一件事，即是吩咐劉媽另外預備兩隻夜飯菜。劉媽接了鈔票，笑道：

「師母！米先生真來吃夜飯嗎？」

吳太太瞪她一眼道：「既是知道的，還要故意問，喜歡多講話！」

「師母！你不要冒火，並非我喜歡講話，只怕米先生不來，花掉油鹽柴火燒起來，自己又吃不掉那些菜，天熱，餓掉多可惜！」

「說好來吃的，要你這樣不放心做什麼？快去預備吧！」

劉媽不敢再說什麼，忙着去預備夜飯菜。吳太太也把房裏四下收拾收拾，雖然不時在念着那三條金子，可是剛才在東方旅館與米蘇人談妥了以後的事情，名分雖沒有，眼前總算同居了，過一陣子不是一樣可以結婚。金子有一定的代價，愛情却是無價之寶。想到這裏，便打算在明天去把照相館裏照片拿來。

吳太太又像重新開始一個人生，抱着滿腔的新希望，忽然房門外面一個頭往裏探了探，吳太太只當是米蘇人來了，搶着迎過去道：

「你怎麼不進來，還要我迎到房門外面來嗎？」

「師母！我來看看幾點鐘的，要不要開夜飯，還是待米先生來了再開？」

吳太太見是劉媽，不禁要笑出來，暗想自己為什麼這樣高興，沒看清人就這樣那樣講出來了。因說：

「當然要等米先生來了再開，還只六點鐘哩！」

劉媽歪過臉看看梳妝檯上小檯鐘：「哦！七點鐘吃夜飯不算遲。師母，趁這個時候把腳洗了吧，等一回米先生來了，談談講講，會忘記洗的。」

「今天不洗了，難得閒一天。劉媽當初我們租這裏的房子，沒有留神判要一間給娘姨睡。」

「我們用不着，橫豎我在師母房間裏打地鋪的。」

吳太太要想馬上告訴她以後米先生每天都在這裏過夜了，你在房間裏打地鋪不便的，可是總覺得不好意思出口，那一天劉媽自己識相，自動到外面去過了一夜，現在她不開口，我要她住到外面去，似乎也不好意思。她不開口，劉媽却又說：「師母！要不要到保春堂去看看米先生，難道晚上也在看病？」

「不要去，他與我約好的，一定到這裏來吃夜飯。」

吳太太等米蘇人吃夜飯，一直等到七點半，沒有見他來。吳太太起初很鎮靜，時候一久却漸漸有些坐立不安，心上時時在念着：「怎麼還不來？」再等五分鐘總要來了，可是五分鐘之後，樓梯上始終聽不到腳步聲，又不好意思要劉媽到保春堂去探望一下。劉媽則怕再碰釘子，一直悶着不提米蘇人半個字。吳太太却耐不住了：「劉媽！我們這個鐘快一些吧？怎麼已經有七點半了！」

劉媽笑笑說：「我們的鐘快不快，我也鬧不清，不過這裏幾家人家夜飯都吃過了，只有我們在等米先生。」米先生講得道道地地到這裏來吃夜飯，他不講着實，我也不教你預備了，看來又在什麼地方耽擱着忘記時間了。」

「算他是忘記，到這時候肚子總要餓的，肚子一餓，會想不到這裏來的？師母！會不會在別處吃了？」

吳太太皺皺眉道：「我想不會，與我約好了的，就是有人請他在別處吃，也該先到我這裏。」

「說不定別處吃了再來這裏，男人家在外面三朋四友難免的。」

「哼！今天他如在別處吃了來，我會饑他！劉媽！我是早就在胃火了，不過沒告訴你。」

「師母！胃不得火的，我是心直口快，米先生還是客氣的，你如一胃火，他必定要生氣，那是以後用大紅帖子去請都請不來了。師母！我有幾句要講，一直不得勢兒開口的話，今天好對師母講了，師母！你的心腸太熱，不論什麼事不先放在心上多想想，就急急的做出來，自己是女性子人，也當人家與你一樣，這樣一來，難免要做吃虧事情。」劉媽接上笑笑道：「師母！這話不該我說的，師母別生氣。」

吳太太歎了口氣道：「你講得不錯，我是這種人，有時獨個兒坐在那裏想想，也明白自己的缺點，可是總改不過來，等到發覺，卻又來不及了。」

劉媽正要講什麼，梳妝檯上那隻鐘却在鏗鏘——敲八點。她向那架鐘看了一眼道：

「貶貶眼又是半個鐘頭過去了，師母！我們索性做個惡大，我們等到九點鐘，看米先生究竟來不來？」

「不要等了，我們吃吧，等一回如其來了，罰他吃剩菜冷飯，誰教他忘記辰光的。」

劉媽笑道：「寶塔已經造了六層了，還有一層益發造好它吧，等到九點鐘不來，我們先吃了，也對得住米先生了。」

那天晚上，吳太太與劉媽果實在九點鐘吃夜飯的，米蘇人却一直沒有來，劉媽本想講「可是的，吧，米先生不會來的。」只怕又要碰釘子，待夜飯吃過，一切收拾開了，都沒說一句什麼。

吳太太猶存萬一的希望，一面在剔牙齒，一面偷覷着梳妝台上的鐘，劉媽搬着一隻腳盆來：

「師母！洗脚吧，趁煤爐上還有熱水。」

吳太太點點頭：「劉媽！你把門推上了，看來米先生不來了。」

「就是來也不怕他，來得這樣遲，罰他在房門外面站一回也不罪過，十點鐘了。」

吳太太禁不住要流眼淚，却怕給劉媽看見了笑話，強自忍住道：

「我也不希望他來，心在他肚子裏，脚生在他身上，他不肯真心待人，人家也奈何他沒辦法，劉媽！什麼都是假的，我是一生一世遇不到真心人了，所遇到都要教我上當！」

她說時，眼淚掉在腳盆裏，劉媽沒看見，笑笑道：

「米先生的良心好不好，還看不出來，外表看上去不像是什麼小滑頭，也不像姓張的麻皮，不過現在人心不古，不知道人家底細的，還是少相信人家的。」

這話給吳太太聽了，恨不得把早上金條被劫的事情一起告訴劉媽，研





究這裏面會不會是米蘇人串通了玩的巴戲？却終於沒有講出來，因為她還不忍把這種話加到米蘇人頭上去。

第二天劉媽在小菜場回來，「師母！往日米先生很早就坐在藥店裏看報了，今天看不到他的人，郎中先生也會生病嗎？」

「不要提到他了，今天是觀音大士生日，你給我去買副香燭來，有什麼人來找我，我就說我不在家。」

「米先生呢也這樣回掉他？」

吳太太聽到提到米先生，臉色更加嚴肅了：「劉媽！你沒聽仔細？不論什麼人來都給我回掉，管他米先生麥先生，我當這些人都死掉了，我自己也死掉了！」

「師母何必氣成這樣子，自己在詛咒自己。菩薩面前不能講錯話的，你是不留心，趁性子發脾氣，菩薩却不肯含糊，會給你記在賬上的。」

「我希望菩薩馬上處治我死，死了乾淨得多！」

劉媽吐吐舌尖道：「阿彌陀佛！師母！今天你真氣狠了。」

米蘇人自在東方旅館與吳太太分別後，非但沒到吳太太這邊來，連保春堂藥店都沒去過，保春堂也在找他。這消息又是劉媽去打聽到的，告訴吳太太，吳太太再不像過去那樣起勁，只淡淡的說：

「這裏不來，保春堂不去，大概在家裏生病了。由他去吧，以後他來也好，去也好，不必再把這個人放在心上，我是苦命，苦命的人才會遇到這種人的。劉媽！這兩三天來，心上反覺無牽無掛，睡也睡得着，吃也吃得下，晚上夢都不做一個，早上照鏡子，覺得臉上胖了不少，你說奇怪不奇怪？以前不單是白天心緒不寧，晚上還會做許多奇怪的夢，現在只有一樁要使我就心，就是沒有什麼生產，將來怎麼得了呢？」

劉媽把「生產」二字纏錯了，笑道：



「師母！你還只念五六歲的人，在我們鄉裏，這種歲數沒出嫁的都有，將來有個好良心的先生，正正式式做了夫妻，還怕不會生男育女，一個人的子息，也是註定的，現在愁着沒有小寶寶，日後一年一個，算它廿八歲養起養到卅八歲，五六個弟弟妹妹可以包在我身上。」

吳太太聽她這樣說，不由笑了出來：「劉媽！你弄錯了，我說沒有『生產』是說家裏只有花費出去，沒有人賺錢進來，日長時久下去，一點在那邊頂掉房子的錢都吃光用光，那時候怎麼辦？不是說沒有小孩子在心焦。」

「這話不錯，應該發愁的天晴要防天雨，不過乾着急也沒用，慢慢的想法子吧。眼前我們不爲着米先生買長買短，開銷也不算大。」劉媽笑笑道：「話雖這樣說，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女人家總要正式嫁一個丈夫的。師母！有靠得住的男人，我來給你做媒好不好？」

吳太太笑道：「我再不想嫁什麼人了，男人都是負心漢，由你怎樣待他好，他心腸一硬，便翻臉不認人了。劉媽！我不相信一個女人定要嫁男人的，我倒不相信，以後你看我可會嫁男人，日子過不了，大不了與你一樣幫人家去做娘姨。」

「師母！我不是看輕你，現在講得比什麼都硬，日子一久，像米先生那樣的人再給你遇到一個，這種話還肯搬出來講吧？我們鄉下有幾句俗話叫做二十平平過，三十最難熬，四十耐不住，五十似火燒……」

劉媽還待講下去，吳太太却在她臂膊上打了一下道：「瘋話少講講，看你也老作怪了！」

吳太太這一陣很守本分，雖然有時也想到米蘇人何以一去不來，連保春堂都不去，究竟是什麼原因？可是只不過一剎那，就離開腦幕了。每天的開支極其儉省，小菜規定兩素一葷，有些日子兩素一湯，劉媽怕她吃不下飯，特地另外備一隻鹹鴨蛋，她捨不得馬上把鹹鴨蛋吃掉，中上往往留到晚上再吃。劉媽笑道：





「師母！你太做人家了！一隻鹹鴨蛋還要橫留豎留。」  
「你不知道，現在外面的東西，每天往上漲，我們沒有進款的人，除掉做人家東省西省之外，有什麼辦法可想？」

「對了，我也是這樣想，往日我們的煤爐，從早上生起，一直要到晚飯後才熄火，現在燒過午飯就熄，燒晚飯再生，這樣我算起來，每個月可以省掉一擔煤球。」

吳太太聽了，心上非常感動，輕輕歎了聲道：

「劉媽！苦了你了，你幫到這種東家，也算你運道不好，隨便什麼人，總有希望的，眼前不好，將來或許會好，我，唉！我沒有什麼希望了，所以劉媽，你也打算跟我吃苦！」

她說時，眼角邊停住兩顆晶瑩的淚珠，講話聲音也帶着些哽咽。劉媽看得明明白白，知道她又再在傷心，忙笑着說：

「師母！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了，廿五六歲的人，不該講這種話，與花一樣，剛剛在開放，好日子在後面哩。不比我們老太婆棺材槓頭，只有到下一世去想法了，嘿嘿！」

吳太太用手帕在眼角邊拭了拭，微微搖着頭：「我雖不會給自己算命，可是我知道我是苦命，從十六歲起，到現在，沒有一樁順手事情，不論什麼事，總像曇花似的一現就完了。」

「師母！我說你是甘蔗命，現在看看，沒有什麼了不得，日後愈下去愈甜，我們鄉裏人說，甘蔗老頭甜。」

劉媽這話，引得吳太太笑了：「劉媽！倒看你不出，也會講風趣話的。」  
「師母！一個人要常常找些開心話講講的，一直悶聲不響，容易生病，師母！做人不要太認真了，什麼事都是命裏註定的。」

「命裏註定的，不是自己作出來的。」吳太太歎了聲道：「劉媽！有許多事情是我自己不好啊！」

吳太太心如止水，在觀音菩薩跟前早晚一枝香，不知在什麼地方弄來一本經書，照着書本上默默地唸着各種經咒。劉媽在邊上笑笑說：

「師母！你在一心唸經了，我給一張照片你看看，好不好？」

「是你自己的照片還是別人的？」

劉媽聳了肩膀笑道：「我一生一世只拍過一次照片，就是黏在那個斷命市民證上用的，現在不知給我丟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一張是別人的，請師母看一看。」

吳太太把經書闔上道：「別人的照片，為什麼拿來給我？」

「師母！橫豎閒着，費一點小工夫把這張照片看看。」劉媽一面講，一面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照片來放在吳太太面前道：「這個人不上照，本人還要比照上好。」

吳太太把那張照片看了看，笑道：

「劉媽！真當我閒着沒有事了，這種不相干的男人照片也拿來給我，是你什麼人吧？」

「師母！我們旁的話慢說，這個人樣子還好吧？他只有三十歲，照上比本人樣子老些，有時候也穿西裝的，身體比米先生結實。」

吳太太對她瞪了一眼道：「為什麼要提到他，劉媽有時候簡直是個十三點！」

「師母！對不起，我一時說滑了嘴。嘿！劉媽指指那張照片道：『他開着三月陸稿荐哩，一月在浙江路，一月在南市，一月在閘北，每天鮮肉要賣掉二三十擔哩，十六鋪兩家豬行都有股份，無錫鄉下田有五六十畝，還有一座五間三棧的房子，聽說二馬路飯店衙一家新開飯店裏也加入股子的。』」



「劉媽！你把人家一筆財產賬報給我聽，可惜我沒手槍，否則與你合夥去打劫一票，過幾天舒服日子。」

劉媽嘿嘿嘿地笑了一陣道：

「師母！你不要學我開玩笑。正式話，這個老闆很和氣，我有個姊妹淘與他同鄉，所以知道得格外詳細，本來鄉裏有個女人的，老闆嫌她鄉下氣不時髦，退婚退掉了。現在却要弄個又能幹又時髦的女人做老闆娘，真的，一過去就是現現成成的老闆娘啊！嶄新的三輪車，比以前我們在霞飛路給麻皮坐的一輛還要好看。」

吳太太又瞪了她一眼：「你怎麼啦，不提這一個，便提那一個，記性比我都好！」

「噯！我真不會講話，師母！照片不過看一看大概，他每日上半天總在浙江路店裏，明天我與你到那邊店裏買肉爲名，去看一看他的人，別的話再講好了。」

「劉媽！你在發神經病嗎？那種不相干的男人，要我巴巴地去看他做什麼？你發神經病，我也發神經病！」吳太太瞪着眼說。

劉媽却嘿嘿嘿地笑了一陣道：「師母！只怪我講話太心急了，顧前沒顧後，師母！現在索性問你一句，照片上的人究竟怎樣？」

「什麼！究竟怎樣？照片上的人我認都認不得，爲什麼要我說怎樣？真是神經病哦！」

「師母！我知道你有些假癡假呆，這張照片特地拿來給你看的，意思是要給你做媒啊！這種肉店老闆，實實惠惠的，以我眼光看來，比那個麻皮好得多了，不過沒有米先生那樣書卷氣，却也不難看……」

劉媽的話沒講完，吳太太在她肩膀上拍的打了一下道：

「不許你提到他們二個的，偏偏接二連三提着他們，你算故意要我嘔氣，吃飽飯沒事做，學我消遣嗎？」

「天地良心！師母！我是比你師母自己還着急，常言說得好，坐吃山要空，沒有一個倚靠，日後上了年紀，那就難了。前天我的小姊妹無意中談起肉店裏老闆要弄個女人，我就託了她，今天早上却把照片拿來，師母！我看這個人還不錯，雖說年紀比師母大幾歲，究竟不是五十六、三十多歲的人，仍是個小伙子啊！你們兩個人一起走出去，不是一對很好的夫妻師母！怎麼又把經書翻開來看了？這樁事情究竟好不好做，談談不妨啊！」



吳太太手按住書本子，長長的嘆口氣道：

「劉媽！你是好心，我知道的，可是我是苦命，還是過着苦日子的好，我打定主意了，家裏還有一些錢，花完了，還有這一房傢具，傢具花完了，還有我一雙手，手不給人砍掉，也不會餓死吧？求人不如求己，劉媽！我就是這個主意！」

「話雖不錯，我的男人不好，就靠着我一雙手出來做，可是，師母！我是老醜了，送給人沒有人要了，像你師母，牡丹花似的一朵，不用一個好好的盆子盛起來，白白的丟在角落裏，不是糟塌了，如其你是加了十歲年紀的人，我也不來多事了。」

吳太太重把經書闔起來，閉上眼睛想了想道：

「劉媽！你是知道的，我不是什麼黃花閨女了，人家要正式娶女人，不要在這種地方講究的，你真是有些一相情願，快些把照片還給人家吧。我剛把

一篇心經唸得有些熟，給你這一攪，倒忘了一大半了。」

劉媽笑笑，道：「師母！我有句兩話講出來，你不要罵我。」

「只顧講出來，不會罵的，我也從沒想到要罵你，兩句什麼話，快些講給我聽。」

劉媽看吳太太的意思有些活動，便說：「師母，差不多不知道他底細的人，我也不敢在你師母跟前多說廢話，不瞞你說，我已經託拿照片來的小姊妹打聽過了，確確實實開着三井陸稿荐，一些不扯謊。師母！嫁了這種男人，晚上枕頭只顧墊墊高些睡覺，吃着都不用愁的，那種肉店是日日紅生意，旁的行業有日子好，有日子壞，上海地方恐怕只有和尚廟人家那有一天不買肉的。」

「……………」

吳太太撐着下頷，半天沒有講一句話，劉媽所講的，也不知道聽到沒聽到。劉媽講完了，只是望着她的臉，想在她表情上找個機會再講話，只見吳太太把眼睛擠了擠，便簇簇地滴下兩串眼淚來。劉媽不由一怔，却又想不

出她何以忽然會哭起來待了一回，才柔和着聲調道：

「師母！爲什麼又傷心？可是我講錯了話了？」

吳太太搖搖頭，用手帕擦着眼睛道：「不怪你，我是在想到自己的命。到今天還像沒稟的鳥，要等人家來收留似的。想想自己又沒壞良心，臉上又沒少掉什麼，這不是苦命是什麼？劉媽！還是讓我苦上一輩子吧！」

說着，又很傷心的哭着。劉媽趕着擰毛巾給她擦臉道：

「師母！你這說話是錯的，不過你不要生氣，以前你師母所認識的男人，都不正式啊！馬馬虎虎在一起，只要心上一個不舒服，兩三句話一吵，便丟丟手走開了，這種本來不是長久之計。現在所談的，要明媒正娶，日後要紅燈花轎抬過去的，啊！隨隨便便，軋頭似的，看我是起碼人，糊裏糊塗的事情却不高興多嘴。」

吳太太放下毛巾，又是深深地歎着氣道：

「承你的情，這樣熱心，連人家的照片都先拿來給我看看，可是人家還沒見過我，不要白費心思弄到後來是一場沒趣。」

「師母！講起來又要給你罵了。」劉媽嘿嘿地一陣笑道：「師母！他已看見過你的照片了。」

「在那裏看見的？」

「師母！請你別罵我，我把你的一張半身照片偷偷地拏給我小姊妹送過去看的。」

「哦！」吳太太又噁了聲道：「劉媽！我的那些照片，不是張張都好看，有的不合意，丟在那裏的，不知你拏了？」

那「張去」

劉媽見她不責備自己，也就高興了：

「師母！那邊看了很合意，連連催着我小姊妹，恨不得馬上要成婚似的，不是這樣，那裏肯把照片給我。」





吳太太沒說什麼，只是帶着淚痕微微的一笑。

「劉媽！你預備夜飯去吧，這些事情心急不得的，讓我仔細想想，過去的事情太使我寒心了！」

劉媽只好去做事。吳太太本想把經書上的文字重看一遍，可是目光經過那些字句，與她腦子裏失却聯絡似的，眼睛自顧在看，腦子裏却另外有樁事情在盤旋着。最後，她望着五層櫺上的磁觀音嘆了口氣道：

「好吧，不必多傷腦筋了，一個人該要到什麼地步避也避不了的。」

這是吳太太決定主意的話，待劉媽做過一陣事再到她邊上看時，吳太太臉上的表情比剛才明朗多了，可是還不肯多開口。劉媽却帶着笑臉道：

「師母！那個肉店老板一看到你師母的照片，就像着迷似的，恨不得馬上便做喜事，吹吹打打把飯接過去成婚，世界上有這種心急人的？」

劉媽說着，嘿，嘿，嘿一陣笑。吳太太瞪她一眼道：

「都是你在講謊話，除非這個人從沒見過女人，或是個花癡。」

「師母！我為什麼要講謊話啊！說句放勢話，像你師母這樣一個標緻人，我是個男人，也要着迷的。」

「你在發瘋還是喝醉了酒？」

劉媽笑道：「老法師唸咒，句句真言。笑話管笑話，正經是正經，師母！你看這樁事好辦不好辦，好辦的，就該快些辦，因為做媒的有三四起，那種一過去就做老閻娘的人家，誰不會圖不要給人家搶在前面。」

「這樣吧，今天晚上就教他們來接我過去，你可以放心了？」

「師母！你肯這樣做，待我去通知他們，他們有什麼不這樣做的，上海地方，只要捧得出鈔票，再快些的事情也辦得出。」劉媽笑道：「講正經話，明天到浙江路陸稿巷來看看，是真的，有緣份在裏面的，一見面就有些數兒。」

「你知進人家明天必定在那裏的？」

「小姊妹告訴我，這個人早上在浙江路，吃過飯到開北，晚飯在南市的，每天如此，一看就看出，看過之後，我們再談別的。」

吳太太點點頭。吃過夜飯，一看時間還早，便趕到理髮店把頭髮收拾好。第二天起身很早，在梳妝檯跟前消磨了兩小時，才開櫥門換衣服。劉媽在邊上看了，嘖嘖地讚着道：

「師母！今天那州陸稿荐裏，起碼要砍掉幾個人的手指，一定的。」

吳太太愕然道：「這是爲什麼？」

「你師母這樣天仙似的到了他們店裏，斬肉的伙計一個眼花，肉沒砍到，自己的手指倒砍下來了。」

「孰昏老不正經！」

吳太太打扮舒齊，還像不放心似的，站在衣櫥跟前，對着鏡子橫看豎看，從頭髮看到腳尖。最後還要劉媽給她上下檢點一下道：

「劉媽！要不要戴副耳環？」

「師母！好了，今天是你去看他，不是他看你，不必多裝點了，在手邊的就拏出來戴上，再要捧出首飾箱子來找，也不必了，你看鐘點啊，一會兒要吃午飯了。」

劉媽雖這樣說，吳太太終於把一副鑲鑽的金耳環戴上，樣子確比沒戴時富麗了。

一再遲延，待吳太太認爲無疵可求時，才與劉媽一起走出來，到了衙堂口，劉媽正待雇車子，忽又哎喲聲道：

「劉媽！今天穿了這身衣服，皮包該要用豈綠色的才對，你給我去掉一隻，我在這裏雇車子。」

「劉媽不能不依從她，接過她手上的手皮包趕回去，掉了隻豈綠顏色的出來，才一起坐了車子到浙江路去。劉媽在車子上，即悄悄地與吳太太說：

「師母！他是坐在賬桌上的時候多，今天只能看一個大概，要到事情做了三成賬，才能仔仔細細看的，現在只要看看人與照片上對不對。」



「這樣鬼頭鬼腦的就教人不高興，鄉下人家相親，也要比這爽氣些。」

「不是的啊！今天是偷看假使看得不對，馬上回去把照片還給我小姊妹，不羞半點痕迹，不是這樣，大家弄得難為情，多沒趣啊！」劉媽笑道：「新派些，我也知道的，先約在咖啡館裏談着看好了。」

吳太太道：「那種肉店裏我這一世裏也沒踏進去過，現在無緣無故先到人家去，就不好意思，難道可以向他們買隻蹄子回去？」

「這個辦法也好的，要看得仔細，就進去買肉，一面挑精嫌肥，一面看他的人。師母！看事行事吧，到了那地方再說。」

她們的車子在路上就延着半小時，到了浙江路的陸稿荐肉店，劉媽下車後，即眯緊眼睛看着：「師母！我不識字，招牌上是漆着陸稿荐的字樣吧？」

「是的，怎麼你也不認識的不要鬧出笑話來。」吳太太頗有些不放心。劉媽道：「對的，對的，只怪我不識字，再加那天是夜裏來的一時看不仔細。師母！你眼睛好，留神些看吧。」

這時候那月陸稿荐裏已經落市了，賣鮮肉的那一邊兩三個大塊頭都閒在那裏對馬路上望着，只有「熟貨」那邊有人在買醬汁肉，糟雞之類。吳太太究竟不好意思往裏面去，只與劉媽慢着步子，從右面走到左面。

吳太太似已看到賬桌上坐着一個與照片上彷彿的男子在算賬，人品雖不十二分出色，却勝似張春元六分，若與楊源生米蘇人打比，則又遜似他們四五分了。暗忖人要衣裝，佛要金裝，這種人完全吃虧在衣服上，假使以後救他留長頭髮，穿西裝，也就要好看些，好在他開着三月陸稿荐，將來經濟方面決沒有問題的。

劉媽問光雅驚不濟事，全神貫注向裏面看了幾眼，所看到的是一片模



糊。忙悄悄的問：

「師母！看到沒有？我的眼睛真沒有用了。」

「我們回去吧。」吳太太不好意思就說看見了：「劉媽！你叫車子。」

劉媽着急道：「噢！巴巴的趕了來，不把人看到了，怎麼已經要雇車子回去了？」

「有話回去講，你的眼睛沒用，我的眼睛比你好些。」

劉媽笑出聲來道：「師母！原來你已經看到了，累我在乾着急。我喊車子！我喊車子！」

她們回到家裏，吳太太因為這是她的歸宿問題，不能再因怕難為情就悶在肚子裏。當時她要劉媽負責調查三井陸稿荐是不是獨資，還是股份性質？以前的女人正式離開沒有？只要這兩樁沒問題，另外便沒什麼了。教他們照手續做吧。

劉媽雖是上了年紀的人，性子倒很急的，隔了一天，便確實回覆吳太太，三井店是獨資，老闆只有一個陳德隆，女人早已離開，在鄉下已經嫁了別人，生過小孩子了。

「劉媽！我這一次的事情，都是信任你一個人的話，你要給我仔細些才好。」

「師母！我會扯什麼謊不成，打聽得着實實，再來給你回話的。老實說，師母嫁了好男人，我也可以沾到不少光的，買火腿帶根草繩啊！」劉媽嘿嘿地笑着。

隔不上兩三天，劉媽與她的小姊妹，帶着一個首飾盒子走來。劉媽在吳太太跟前給她小姊妹介紹了，便笑笑說：

「師母！那邊陳家派她送幾樣首飾來的，大概算是聘禮了。」

吳太太給她當着人喊自己師母，很是發窘，又不能馬上阻止她，只好對她使了個眼風。劉媽却沒理會，只將首飾盒子放在桌子打開來，裏面珠光寶





氣放着幾樣飾物。她不等吳師母講什麼，便一樣樣拏出來：

「喏！這是一對金鐲子，上面是龍，看上去有二三兩重吧！喏！這是兩隻鑽戒，光頭多好，看得我眼睛都花了。喏！這是珠花，兩隻鳳，紮得樣子真好，好像是隻鳳。喏！這是金鎖片，有這麼大，連這鍊子在內，也有二三兩重哩！這一張字條是什麼東西？」

劉媽取在手上，翻覆看着。她小姊妹便笑着開口了：

「本來要買衣料的，恐怕買得不合意，所以在銀行裏打了張本票來，請這邊自己去買。」

劉媽不識字，仍放在匣子裏，吳太太却瞥見上面的數字是五百萬，心上很高興，當時開銷十萬元打發劉媽的小姊妹走了。吳太太才要笑不笑的說：

「劉媽！你怎麼能當着人喊我師母做了師母的人，還能嫁人的？」

「不要緊，小姊妹雖是那邊的人，却不會把這邊的話傳過去。師母！這些東西收起來吧，看看他們是做肉生意的，辦點事情還不錯，想得道道地地，手面也闊氣得很，這點東西，我們做十世娘姨也做不出這點首飾的。」

吳太太笑道：「老派婚姻我半點不懂，這個聘禮收下後，該怎麼樣呢？」

「那就算這樁事情定了局了，只等那邊定了日子過來接你去拜堂成親。我說不問新派老派，到後來總是那麼一回事，兩個黃梅一個夏過了，抱小弟弟，喝滿月酒，師母！那邊既有買衣料的錢，送來馬上就去把應用的衣料剪了來，看來沒有多少日子就要來接你過去的，揀了好日子，可不能就誤人家的事。」

「怎麼我事前並不知道，即把這些東西送了來？老派結婚是這樣的？」

吳太太不免有些疑惑。

「是啊！師母！是他們送來的，還嫌少不成？日後那邊三爿肉店都是你師

母的，大好處在後面哩！師母到了那邊，還不是一把抓。」

吳太太覺得不錯，以前都是自己拏出去，現在人家送過來，並且自己有了正式歸宿，是椿再好沒有的事。吳太太把銀行裏本票兌到五百萬現鈔後，即着手募衣料預備做新娘時的應用物件，跑進跑出，倒也相當忙碌的。她想到嫁了人之後，這裏的房子想必沒用了，還有房間裏的傢具，也要有相當處置。與劉媽媽商量，劉媽媽道：

「師母！房子頂給人，連傢具一起去，這筆錢做了私房，日後手頭不便的時候，也好防防荒的。」

吳太太道：「只好等喜事過了，再來把房子出頂，現在只好擱着再說。」

「師母！還是先出頂房子的好，大不了住幾天旅館，總劃算得來的。做過喜事，那裏再有工夫出來，有許多事情要瞞住些的啊！」

吳太太仔細考慮過，決定頂掉房子，到旅館裏開了個房間，靜等那邊的消息。劉媽媽卻不時來告訴她：

「那邊在忙着定禮堂，這家沒有，那家沒有，有些人家，明年五月裏的禮堂都有人定去了。新房已經佈置好，都是新式的紅木傢具，陳老闆親自去定做的。我在那裏看看都舒服。師母！看了那種紅木傢具，再看到這裏的，就不中看了。嘿！」

「你怎麼已經把房間裏東西都看了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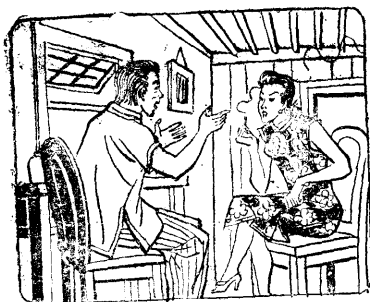
劉媽媽笑道：「師母！媒人不是容易做的，如不處處留神些，將來有什麼不週到地方，免得給人家說做事不道地。師母！我這話對不對？」

「唔，你是老資格了。」吳太太却想起一件事：「你說去看的房間，房間究竟在什麼地方？」

「肉店樓上啊！推開前面的窗子，就是馬路，與那邊霞飛路上一樣，很散淡的，要買什麼，一下樓走出店門，要什麼有什麼。」

「肉店樓上做房間，總不大好，那邊的房子不比霞飛路，肉店裏多髒啊！怎麼不另外找房子？」吳太太樣樣合意，獨有這一點不大高興。

劉媽媽連忙解釋道：「師母！這是暫時的事，現在找房子不容易，再說，陳老闆開三升店，照顧不來，眼前已經奔



東奔西忙不過來了，再把新房做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不是更忙了？你看下面店堂有些膩滋相，樓上就兩樣，四面牆壁都是新式油漆，地板上絹光滴滑，只差沒有打臘，師母！你去看過，不會不說好的。如其樓上也與下面一樣，你不說什麼，我先要和他们辦交涉，我早對他們講過的，我們師母是愛乾淨的人。」

「劉媽！你在他們那裏講我們師母的那我變成一個什麼樣子的人了？」

劉媽笑笑，道：「我沒這樣說，在他們那邊是說我們大小姐，在這裏才說我們師母的，你看我這人生得粗笨，細心的地方却很細心。」

「劉媽！吳太太噘噘嘴，道：『你講到大小姐，我却想到一樁事了。』」

「什麼事？怕我以後講話講滑了嘴，仍喊出師母來，其實到了那邊，大小姐也應該要喊師母了。嘿！嘿！」

吳太太搖搖頭，道：「不是爲了這個問題，你站過來，我告訴你。」

劉媽站過去，吳太太即在她耳朵邊噓噓講了許多話，劉媽笑道：

「師母！我以爲不用在這種地方就心事，上海地方有多少原封貨大小姐，還不是馬馬虎虎，我親眼看到的，在家裏養過三個私囤，還冒充黃花園女嫁出去，人家也就照單全收，夫妻也很要好的師母！你養過小人沒有？」

「你看我養過沒有？」

劉媽笑道：「姑娘家壞沒壞事，臉上我得到破綻的，姑娘們養沒養小人，那就該看一看小肚子了，師母也應該知道的，嘿！嘿！」

「養過五個。」吳太太伸手掌。

「不要哄我，師母如其是養過五個小孩子的，臉上不會這樣白嫩，雖說是二十五歲的人，額角上至少要有幾條電車路了。照師母這副樣子，說二十歲，人家不會不相信。」

「你不要講得活龍活現，我倒不相信隔年紀，就心事的倒是那一樁。」



的房租省下是真的」

了，一直空着，倒不如把這裏的房間回掉，住到那邊去，橫豎結婚的日子不遠了。」

吳太太不明白去了好，不去的好。劉媽却竭力主張先過去的好，她湊在吳太太耳朵邊悄悄說：「師母！新式結親，男的女的本來要在一起逛公園看電影，甚至先一床一舖的睡了，現在我們半新式，這裏

劉媽這才歇嘴。

隔不上三四天，劉媽的小姊妹來說：「陳老闆知道這邊住在旅館裏，花費很大，不很合算，那邊新房收拾好

劉媽道：「只顧胆大些，那邊陳老闆見了你這種花朵似的人，魂靈也飛掉了，還記得住這一樁那一樁呢！」

「老江湖！正經事情也開玩笑，我不與你談了，要給人家覺得，也沒辦法，叫他來問你。」

「如其來問我，我就告訴他做媒人不是賣西瓜，那有包開包甜的！」

吳太太舉了舉手，做着要打的姿勢道：「再這樣油嘴滑舌，我要撻你了！」

吳太太本不懂得在這種方講究，再加她是不耐寂寞的人，劉媽講得這樣好，她也照辦。那邊在第二天就把汽車放過來接她們過去。

吳太太把房間回掉，所有應該帶去的東西，都由劉媽小姊妹另外車子帶過去，她只與劉媽兩個人坐上汽車。她坐在汽車裏，暗暗的給自己祝福道：

「這一回可不能再有魔難給我了。」

劉媽看她嘴唇似乎動着，只當她在和自己講話，便湊過臉去：

「師母！你在講什麼？」

吳太太笑笑，搖搖頭道：「我沒講話。不過心上在想，我與你這樣過去，太隨便了，人家派人來一聲喊，我們就坐着車子過去，要不要給人笑話的？」

「師母！有誰來笑話呢，正式做夫妻，只要恩恩愛愛，白頭到老，旁的事情還不是做給人家看看，沒有多大意思。其實陳老闆做生意的門檻十分精，老

法結婚該是怎樣一種場面，他也弄不明白，有許多地方還是人家指點他的。」

吳太太暗想，人已坐在車子上，再隔十分鐘模樣便要到了，還來計較什麼，一切都是註在命裏的事，勉強不來的，過去糊裏糊塗與人同居，什麼儀式都沒有，現在總算人家送過聘禮，有這麼兩個傳話的媒人比較以前像樣多了。

由旅館到浙江路陸稿荐，本來沒有多少路，假使步行，一刻鐘也能走到，汽車代步，照理五分鐘可以到的，現在却因各條馬路的車輛擁擠，橫打停，豎被擠，在路上很費了一些時間。

汽車由劉媽指點着到陸稿荐門口停下來，吳太太溜着眼光向外面一看，陸稿荐門裏門外站了很多人，在瞧熱鬧，那天站在高砧邊上賣糟鷄醬肉的大塊頭，也在樂開了嘴看。吳太太這時候一顆心突突地在跳，心想：爲什麼要驚動這許多人擠着看，幸而是尋常打扮，若是新娘子那樣穿戴着，更要擠起不少人來。

劉媽搶在前面下車，吳太太鼓鼓勇氣在她後面下來，邊上許多人便指指點點，笑笑講講，吳太太也不暇聽，他們在談論什麼，只低垂了頭跟着劉媽上樓，劉媽一面在招呼她：

「師母！走好了！樓梯上怎麼不開隻電燈？」

吳太太聽她在喊自己師母，不由着急起來，後面似乎有人跟着，不能當場糾正她。

吳太太今天進入另一個環境裏，便感到許多不慣，開頭就是由汽車上下來進門的當兒，鼻子裏就聞到一股肉腥氣，這種味道幾乎使她嘔出來，再有那些伙計學徒，連汗衫都不穿一件，光着上半截身子，下面一雙木板拖鞋，一種野頭野腦的樣子，使她看不慣。幸而那個新房因爲都是紅木傢具的緣故，心上略爲舒服些。

「劉媽！這樣算什麼名目？一些不像做喜事啊！」

「今天原是先來暫時住住的，正式結婚，要租定了禮堂才舉行哩。陳老





闖到十六鋪豬行裏去看貨色了，晚飯前到這裏。」

吳太太給她一提，便說：「他這樣忙，大概不知道我今天來。」

劉媽笑道：「知道的一個人要照管三四戶店，怎麼不忙？我聽他們說，十六鋪每天要去的，進貨這種事情，進出大哩，若給別的伙計去，好處都落在別人手裏。日後師母可以與陳老闆一起到豬行裏去進貨，慢慢的學習起來，陳老闆沒工夫，師母便可獨自到十六鋪了。」

「十六鋪的豬行我見過一次的，那種又髒又臭的樣子，想想都要嘔出來，挑我去發財都沒胃口！」

吳太太說時，想要吐兩口水，却四面找不到痰盂。劉媽道：

「師母要吐痰嗎？痰盂沒有預備。」

「劉媽！師母不准你喊，怎麼老是師母師母的嚷？」吳太太低低的說。

「師母沒喊錯，在那邊是吳家師母，這裏却是陳家師母了，不會有人講我喊錯的。」

吳太太白着眼珠子道：「不要油嘴滑舌！」

她說時，便在房間裏四下看着，看到牆壁上有兩塊鏡架掛着，一塊是綉着「利達三江」四個大字，一塊是「財源茂盛」也是湘綉的，上款是「仁記陸稿荐新張之喜」。吳太太看了，直笑得喘不過氣來。劉媽不識字，笑問道：

「師母在笑什麼？」

「你看啊！這是人家開店用的，怎麼可以掛到這裏來？」

劉媽又仔細看了看道：「並不難看啊！嫌它綉得不好看嗎？」

「這種字句只好掛在下面店堂裏，不該掛在新房裏的，給識字的看了，就要笑痛肚子，不知是誰要掛在此地的？」



劉媽也不明白開店的東西不能掛在新房裏，笑道：

「其實我看看也很登樣的，不掛這東西壁上光場場的也不好看。師母！他們是匆匆忙忙把房間佈置好的，以後師母愛怎樣安排才稱心，還怕陳老闆不依着照辦。」

許多地方安排得不倫不類，吳太太只是搖着頭，現在也認真不來，過一天再糾正吧。

這時候有幾個女親戚走進新房裏來，目光都集中在吳太太身上，她們一面看，一面在竊竊私議。吳太太有些窘，只覺心上悶得慌，便點了枝香煙，劉媽却在忙着做招待，倒茶敬煙，新房裏顯得比剛才熱鬧多了。

天色逐漸近黃昏，吳太太時時在留意的陳老闆，怎麼還沒從十六鋪回來，進貨雖是一樁重要事情，可是我今天到這裏來，難道不當一回事的這種人，只知做生意，整天抓緊一把算盤打着，日後不會有什麼闖房之藥的。但是她再一想，時譬如每天在對着觀音菩薩唸經吧。

劉媽似乎知道她心事，走近來悄悄的說：

「陳老闆有電話來的，十六鋪豬行裏幾個要好弟兄留他吃了夜飯來，他在電話裏吞照過，派人到鴻運樓定兩桌酒席，一桌放在新房裏，一桌放在下面店堂裏。」

「今天又不是做喜事，擺什麼酒席，我倒想早些睡，這幾個女親戚大概聽到有酒席吃了，她們所以不想走，捱着等吃呢。」

「師母！今天雖不是喜事，却與喜事一樣，一個將要做新娘子的人走進來總是真的。酒席聽說已經送來了，擺一桌在這裏吃吃，熱鬧熱鬧也是好的，師母做喜事愈熱鬧愈好，我們鄉裏有句俗話『鬧發鬧發』，一家人家鬧鬧才會發達的。」

正說着，有人進來安排酒席了，桌子即放在床面前，銀檯面牙箸，冷盆，放了一桌子的。女親戚裏面便有人拉着吳太太坐在上面，其餘的都搶着坐。吳太太今天純粹是傀儡似的人，人家怎樣安排她，她就依她們怎樣。可是她在暗想，老派結婚確實不好，陳老闆除看過他的照片外，祇有那一天在肉店門外遠遠的看過一眼，假使他是個啞子拐腳，那不是天大的笑話，她一想到這裏，便把見見陳老闆的心格外急切起來，女親戚們不明瞭她的心意，

一味勸她喝酒，她說不能喝，她們說今天是喜事，喜酒喜酒，該要喝些才好，她只好喝些敷衍她們，左右悶的慌，她們勸得勤，她也喝得多，向來沒有喝酒經驗的人，喝上了興，便十分爽氣，喝劉媽在邊上看了，只怕喝過了份，反而借事便悄悄地在吳太太耳邊說：

「這種紹興酒，性子很長，上口容易，等一回發作起來可不是玩的。」

「我有的是酒量，你們只顧斟過來好了。」吳太太講的話，自己已失了主宰。

女親戚裏面，有的有酒量，有的玉山頹矣，再喝下去，簡直要嘔吐狼藉，躺在地上站不起來了。劉媽忙對她們擠眼睛道：

「留些酒量，明天再喝吧，當真喝醉了難受的。」

「我要喝！我要喝！」

吳太太臉紅得像塗了重胭脂，水滴滴的眼睛，較未喝酒之前更嫵媚些。這時候雖然沒醉，却已有九分酒意，嘴上在嚷着再要喝酒，人却倚在沙發上直喘着氣。

劉媽看她這副醉態，不由皺皺眉，湊過身子在輕輕問道：

「師母！口渴吧，我倒茶你喝。」

「誰要喝茶，酒你擎酒來喝。」吳太太伸手，要接酒杯似的。「劉媽！今天怎麼到這地方來喝酒的？我想不起來了。」

「師母！休息一回吧，身上長衣服可以脫掉了，免得弄皺了，今天才第一次穿上身呢。」

劉媽打算給她解衣服上鈕子，吳太太却對她甜蜜蜜地一陣笑道：

「你是劉媽？我還當……我還當……那個姓米的哩！」

劉媽聽她提到米蘇人，不由向四面看了看，輕聲抱怨着道：「師母！幸而這裏沒有人，怎麼再能提姓米？以後講話要留神些，不能講的話漏了出來，可



不是玩的。床上去睡吧，我看你有些醉了。」

「我我……我沒醉……你才……你才醉哩，不信你再斟兩杯子來給我喝……」

「睡吧，這是新床，當心嘔出來髒了褥子。」

「新床新床幾時買的？我……我記得沒有買過新床呀。」

劉媽只好耐性子笑笑，道：「有話明天講，多喝了酒，還是好好的睡……」

劉媽還只講到睡字，吳太太已閉上眼睛不理她，她才悄悄地離開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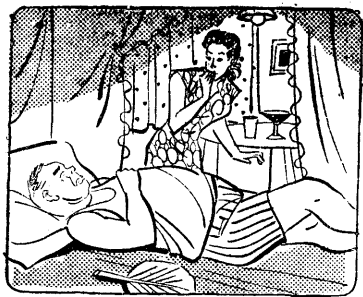
劉媽輕輕的將房間裏東西一陣收拾，很想把吳太太的衣服給她脫下來，只怕因此將她驚醒，反為不美，便悄悄地帶上房門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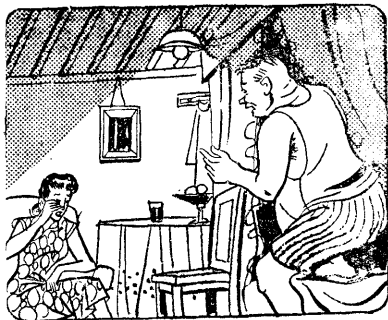
這一夜吳太太醉得很厲害，躺下去後，幾乎人事不知。也不知經過多少時間，她覺得十分口渴而一覺醒來，耳朵邊却聽到很重濁的鼾聲。暗想：劉媽在打鼾嗎？往日她沒有這種習慣的，今天大概辛苦了。可是再仔細聽時，這鼾聲近在咫尺，伸手一摸，却駭得她直跳起來。忙睜開眼睛看時，原來她的手恰好摸在一個大塊頭的肚皮上，呼嚕呼嚕的鼾聲，就是這個大塊頭發出來的。再一看自己身上，把衣襟掩上，霍地跳下床來，却又看不到劉媽的人，去把房門拉開看時，外面烏黑一片，人地生疏，那裏敢走出去。再看手上的錶，已是三點四十分。

馬路上靜得很，偶然有人力車拉過，可以聽到車夫的脚步聲拍達拍達地響着。吳太太轉臉看看床上的大塊頭，幾乎要在窗口上跳出去自殺。

她想到劉媽以前給她看的照片，並非這個大塊頭，難道這大塊頭存心不良，趁自己睡熟的當兒圖行非禮，胆子可真不小。

房間裏電燈，仍是那麼亮，吳太太在燈光下看着那個大塊頭愈看愈氣，愈氣愈覺要冒火，一時竟像失掉理智似的，東找西找，打算覓到一把足以制





人死命的東西，先結果大塊頭，再自殺了此殘生。那個大塊頭却莫而覺之的睡得十分熟，鼾聲像奏着拍子，一聲遞一聲，半小時裏面沒有間斷過。

吳太太連口渴都忘記了，坐在沙發上流眼淚。她第一個計劃不能實現，便想第二個，劉媽媽明天總要見面的，一見面先揍她幾個耳光，再與她辦交涉，問她究竟在弄些什麼玄虛。

想着想着，想到自己的傷心處，不由流眼淚而變成低聲啜泣。床上的大塊頭忽然鼾聲戛然而止，手揉着眼睛，先是一陣咳嗽，旋即就撐着身子坐起來，向吳太太看看，裂開大嘴呵呵地笑着。吳太太看他那副樣子，不由氣上加氣，把桌子一拍：「你是什麼人睡到這裏來！」

大塊頭却像沒聽見，仍張着嘴在笑，指指床，又把兩隻大拇指並在一起，做出兩個人並頭同睡的樣子。吳太太吃了一驚，暗忖：這傢伙是個啞子？

大塊頭做了一陣手勢後，却由床上下來，也不穿鞋子，光着腳走到吳太太身邊來，一把將她臂膊抓住了，指指床，嘴裏在「啞啞啞啞」。

吳太太使勁將臂膊一捧道：「滾你的赤佬！」

大塊頭並不生氣，打了個呵欠，重又向吳太太裂開嘴笑着，又是「啞啞啞啞」的一陣來。吳太太認準他是啞子，這啞子難道就是這裏的陳老闆，可是與劉媽以前拿給他的照片大不相同，看來是劉媽與人串通了使自己上當的，怪不道不肯與我當面相見，這樣說時，劉媽却不是好人。

啞子不知吳太太因着他在腦恨，剛才是一隻手，現在索性兩隻手來抓她的臂膊了，一面在拉扯，一面嘴裏在「啞啞啞啞」像學講話小孩似的。吳太太又氣又恨，來不及捧臂膊，却用指爪在啞子身上一陣亂抓，啞子被

抓得哇哇地亂叫。

吳太太傷心到極點，先是低聲飲泣，這時候却放出聲音來嗚嗚的哭，罵道：「爛浮屍赤佬！你憑什麼資格與我一床睡，這種人爲什麼不在熱天時瘦毛病死的！」

吳太太這樣罵着，啞子一些不覺得似的，他在燈光下檢視他被吳太太所抓傷的地方，笑着指給吳太太看，嘴裏仍是「啞啞啞啞」的嚷着。吳太太却將他使勁一推。

「你這個鬼！你這個鬼！再來動手動腳，把痰盂摔在你頭上！」

啞子被她一推，一個龍鍾便坐在床沿上，只是裂開嘴呵呵地笑，他也不再過來拉吳太太，却將一隻腳搬上來，用手指在腳趾縫裏掏着，掏一回即將手指送在鼻子邊聞聞。吳太太看在眼里，連連打着噁心，走在痰盂邊吐了幾口。啞子却忙着倒了杯開水遞在她手裏，指指嘴裏「啞啞啞啞」的意思是「你快喝口開水」吧，看樣子却有些憐香惜玉，無如吳太太並不領他的情，接過茶杯即往地上一摔，玻璃杯碎成無數片，啞子吃了一驚，「啞啞啞」指指這裏，指指那裏，額角上在冒汗，嘴上又苦着講不上來。吳太太却像胸口的氣消掉一些。

這時候房門掀開一條縫，劉媽站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恰巧給吳太太看到了，不禁蹣蹣脚道：

「劉媽！你做的好事，把我哄到這裏來，我問你，這啞子是什麼人？」

劉媽不慌不忙的笑道：「這就他陳老闆啊！好好的，人怎麼是啞子？」

「你還要假癡假呆！」

劉媽見吳太太在抱怨她，不由也做出着急樣子來：「師母！天在頭上，我是相信我小姊妹的話，誰知他會哄我呢！唉！這時候沒有地方可以找她的人，等一回待我找到她，要她來和你師母講。」

「你與她串通好的，所以昨天晚上那樣勸我喝酒，待我喝醉了，好由這個啞子在作弄我。」



「這個我也不知道，無論怎樣，我總站在你師母這邊的，師母好，我也好，師母吃虧，我也沒有好處。他們在做圈套，我可不知道，我如和他混做一起出主意，馬上給天雷打煞！」劉媽指指呆坐在床上的陳老闖道：「就是塊頭大些，別的沒有什麼壞處。」

吳太太瞪着眼道：「不會講話的人不是個新鮮活死人！」

「我是做夢也沒想到有這種奇怪事情的，如其要一本正經找這樣一個人來，一時間也找不出。」

「你也喜歡這樣一個人的？」吳太太槌着沙發靠手道：「與這種人在一起過日子，有什麼趣味，你講一千句，他半句都沒聽到，這不是急死人的事情？」

劉媽嚶嚶嘴道：「師母事情已經在這裏了，只好馬馬虎虎算了，好在他開三月陸稿荐的事，却是千真萬確，天亮了，可以陪你去查問的，日後還不是給你師母一把抓，請你往這些地方想吧，譬如沒有嫁人，這種啞子不當他人，只當他一件東西，高興時理睬，不理睬他，不高興時，你睡你的覺，這種人容易打發的，你看，我們在這裏講他，他

一些不冒火，還在笑呢。」

吳太太的氣似乎比剛才平了些，不禁失笑道：

「這種人大概祖上作孽太重，才生出他來，這現世的！依我的性子馬上離開這裏，可是這算什麼，戲台上唱滑稽也沒這樁事情發噱，真教我進退兩難哩！」

「原是啊！師母！你又與他一床睡過了，馬上走開，也是活了污點了，倒不如看看情形再說，女人嫁男人不嫁有鈔票的，即要嫁人品好的，現在是嫁到的是鈔票……」

劉媽話沒講完，啞子却霍地由床上站起來，指指劉媽，又指指房門，嘴上

「啞啞啞。」劉媽很看得出他的意思。

「師母！啞子要我出去。」



「不要理他，你出去了，他又好來動手動腳了。」

「我去一回馬上來。」劉媽終於走了。

吳太太一面在冒火，一面却在忖着：如其賭氣離開這裏，一則無家可歸，一則一時間要找一個十全十美沒有批評的對象，却也不容易。眼前這個啞子，雖與他發生不出情感，看樣子很容易打發，也很容易收服，只要他確是三月店的老闆，也就將就一些日子再說。

她打定了這個主意，啞子要求她做什麼，她也不抵抗，一面則在查他三月陸稿荐的實在情形，逐漸地使三月店的經濟權集中她一個人手上去。陳老闆不是天生的啞子，在三十歲上，還講得一口很流利的話，後來忽然一場病，將他的嗓子毀了，有人說他花柳病的關係，否則不會壞嗓子，至於不能講話，究竟如何，只有啞子自己肚裏明白，旁人無從加以證實。他他知道吳太太不歡迎他，而且憎厭他，他却百般的忍耐，故意做出很斯文的樣子來。關上了房門，他會倒茶給吳太太喝，會給吳太太脫高跟皮鞋，把拖鞋送在她腳邊，睡衣拏在她手邊。吳太太咳嗽，馬上將痰盂捧過來，吳太太摸一摸自己的頭髮，便趕着去把梳具捧來。只兩星期的光陰，吳太太把他的性情揣摹熟了，陳老闆也把她的脾氣弄明白了，口頭上不能達意，眼睛擠擠手勢做做，都能瞭解。吳太太在無可如何中只好與他廝守着。

吳太太經過幾次磨折，經驗告訴她，應該把以前的宗旨改變了，覺得世界上只有金錢至上，所以她抓到陳老的經濟權後，却在私蓄上努力。陳老闆只怕她不高興，從來不過加問他要花鈔票，反而伸手向吳太太索取。好在陸稿荐生意好，賺頭好，吳太太藏過些私房，那裏覺得

所認為遺憾而無法補救的是半夜醒來，雖有着一肚子話，却無從訴說，對陳老闆看看，陳老闆只會刻板地做做手勢，裂開嘴笑笑，吳太太恨起來時，便罵了他一聲「死人」。他仍是對她笑。這種機械式的私生活，有時也會使吳太太萌着野心。

陸稿荐的營業，與小菜場有聯繫性的，小菜場在熱鬧時候，陸稿荐也擠着人買鮮肉。鮮肉市面過後，便買熟貨，醬鴨醬鴨醬肉，百叶結，一直要到午後兩點鐘才落市。



往日熟貨生意並不怎樣發達，但自從吳太太坐上賬桌收鈔票，生意一天好似一天，醬鴨糟雞之類，每天起碼賣掉二三十隻，賣得連雞腳爪都不剩一隻，百叶結連肉滷都給賣掉，幾個大胖子伙計暗叫奇怪，陳老闆則捧着肚子只是裂開嘴笑。

兩三個月下來，遠近都知道浙江路上有個肉店西施，無意買肉的人，因為要賞識一下西施的緣故，特地雇了車子趕去買一點什麼，在陸稿荐逗留一回，似乎三生有幸的樣子，回去還要在朋友面上誇張一番，吳太太本來只有七八分美，誇張起來便講得天仙似的。

上海是色情世界，出品一種良藥，即使花大量宣傳費，一時間不致有什麼效果，現在出了個『肉店西施』，僅僅人家口頭上講講談談，便漸漸轟動起來。後來有兩家夜報，一家日報，三四家小型報，特地派外勤記者到陸稿荐訪問，將隨身帶的照相機給吳太太攝了兩個鏡頭，隨着那篇『肉店西施訪問記』刊在報上，這個力量加上去，效力更大了，上海四五百萬人口中，十有七八都知道有個『肉店西施』了。

『肉店西施』名氣愈響，那陸稿荐的生意便愈好，過去每天熟貨到午後兩點鐘便沒有了，晚飯以前只有些零星小買賣，眼前却要賣到晚上九點鐘才能收市，吳太太雖比較辛苦，但是收市以後，由劉媽將鈔票用麻袋盛着拿到樓上房間裏去時，心上便像開了花的樂。

陳老闆嘴啞心不啞，看到吳太太進門後，店裏生意這樣好，更把吳太太看成寶貝似的，吳太太樓下去，恨不得捧着她走，上樓便在邊上帶捧帶挽的一起往樓上來，吳太太給他擠在邊上，連跨步子都不舒服，不由舉手在他肩胛上『拍達』一記。

「斷命啞子！少給我肉麻了，人家這件衣服，還只剛穿上身，又要給你弄上油漬了！」  
陳老闆被打得肩膊聳聳，裂開嘴一陣笑。



吳太太飲水思源，不再教劉媽做粗事，只在房間裏收拾收拾，晚上幫着檢點鈔票。劉媽笑道：

「師母！我是在做夢吧？怎麼天天有這些鈔票檢點的？賽過開銀行了。嘿嘿！」

「不要小家子氣，幸而啞子耳朵聽不見，否則當我們從沒見過鈔票哩！」

「師母！下面幾個大塊頭伙計都在說，生意這樣好，都是一塊活招牌，以前一個月的生意及不上現在一天。師母！活招牌大概是在講你。」

「不管他們講誰，生意好，大家都好。」

劉媽笑道：「師母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只怕你要罵我。」

「是句什麼話我會罵你？」吳太太打了個呵欠道：「快些理吧，我要睡了，坐在賬桌上雖不動手做重事，却也很累的。劉媽！你有話只顧講，不會無緣無故罵你。」

「師母！你坐在賬桌上，也向那些買客看看吧！」

吳太太不由格格地一陣笑：「劉媽！我也不知當你一句什麼話哩，坐在賬桌上看不看外面的買客也要你給我留神！」

「師母啊！我知道你很忙，不會留神到櫃檯外面的，我倒有時在看看，今天那個黑良心的麻皮在店門口來回走了兩趟，眼光只是射在你身上……」

吳太太不讓她講下去，搖搖頭道：

「這個鬼不要提他，你快把鈔票理好了吧，明天給我去催裁縫的衣服，還有五件單的，怎麼到今天一件也不送來呢？」

「好的，我明天去催。」劉媽又忍不住說：「麻皮的景況看來不大好吧，往日不是坐的三輪車？今天沒有車子，長衫也是舊的，臉上一層晦氣樣子，鬍鬚倒有二三分長，一雙眼睛仍是骨落骨落的賊眼，倒沒改樣。」

吳太太雖說不願提到這個人，但聽到這個特別消息，不由她不加注意。

「你看錯人了，外面相貌相同的人很多，他弄成那丑態，親漢比我的大，他的算盤又精，却不天火燒，一時關

不會倒楣的，準是你看錯人了。」

「師母！第一他的面孔，第二他一雙賊眼，第三他一副神情，當時我也怕看錯人，特地趕出去看看仔細的。師母！以後他再在店門口顯魂時，我通知去看他一看。」

「不要不要，以後如在門前經過，給我在煙紙店裏買串長錠焚化焚化，吳太太恨恨地說：「幸而我的命根牢，否則早給這個鬼送掉性命了！」

劉媽笑道：「師母！天老爺有眼睛的啊，惡人自有惡報，若是不報，時辰未到，麻皮如不做癩三收場，連我這口氣也嚥不下。」

「好了，別說了，你看啞子在向我們翻着眼珠子，只看見我們的嘴在動，又聽不見，這種人其實是可憐的！」

「原說啊！要是陳老闆不是啞子，開了三月肉店，生意這樣好，一年二年之後，師母生下小寶寶來，還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外國人希奇古怪的東西會做出來，獨有不能想出一種法子使啞子會開口講話。」

劉媽正講得起勁，陳老闆却走過來，「啞啞啞啞」一陣嚷，一陣指，又拉起吳太太戴錶的手，湊到劉媽面前，意思要她看看時間。吳太太却使勁掙脫，手道：

「你先挺屍好了，一定要一起上床的。」

陳老闆却裂開嘴笑，一面仍向劉媽做手勢，要她快些收拾，指指床，指着他自己與吳太太，又歪過腦袋枕在手掌上，累得吳太太與劉媽不好意思都紅起臉來。

吳太太一向講究穿衣服的，近來因為「肉店西施」轟動的關係，更使她注意着服裝，一天中自早上到晚上至少要換三四次衣服。

這天中午時分，她又到樓上房間裏去換衣服，扣好鈕子，照好鏡子，耳畔却送過來一陣很熟悉的笑語聲，不





由跟着這聲音找過去時，却見對面菜館樓上有一男一女對坐着吃飯，女的並不相識，男的雖只是個背影，她知道他是米蘇人，暗想看他那副漂亮面孔，却也是個心兇手辣的傢伙，他竟會做成那樣的圈套給自己去上當，笑裏藏刀，手段比張春元更惡毒！

她想到過去的事情，禁不住將牙齒咬一咬，依她性子，便要砍肉的鋼斧抓一把跑過去與他辦交涉，至少要他將三根金條還給她，別的馬馬虎虎，無如她有那種心，却沒那個勇氣，再加如其這樣轟轟烈烈做起來，一定要鬧得報上都登出來，現在自己不比從前了，三根條子事小，影響到眼前的事情大，還是忍耐些吧。

她正想往樓下去，只聽劉媽在房門口嚷道：

「師母！師母！昨天晚上我講的那一個剛才又在門口打轉了，來回足足走了三四次。」

「由他去打轉，那種沒良心的惡鬼，還想我去理睬他不成！」

吳太太嘴上這樣說，心上却又轉念，今天怎麼這樣巧，對面樓上一個，下面門口打轉的一個，兩個壞掉良心的傢伙，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拚把斧頭去一斧一個殺了他們，自己再在頸項上一勒，讓社會上去轟動一下。可是她眼睛一閉，即想到每天晚上由劉媽用麻袋在下面拏上樓那許多花花綠綠的鈔票，房間裏這副紅木器具，自己的那些私房東西，怎肯因這點怨恨白白地犧牲。

她仍若無其事的到樓下去，在賬桌上坐了一回，終覺放心，不下米蘇人，以前不容易找到他，現在得來全不費工夫，不去與他講講明白，以後要找到他就難了，主意打定，即到樓上把她新置的一對珠鐲套上，一隻二克拉的鑽戒戴了，又加上一對珠耳環，這樣珠光寶氣的派頭，那像是肉店裏主婦，簡直是豪門少婦。

她特地由後門繞出去，站在一邊人行道上，注視那家菜館門前，如米蘇人在裏面出來時，便設法叫住他，先問他為何一直不見面？看他怎樣答覆我？

米蘇人在那家茶館裏與那女的吃飯，做夢也想不到會給吳太太看見的，無論如何想不到，對面陸稿荐老閻娘即是吳太太他吃好飯付過賬，問那女的道：

「我們到什麼地方玩，看電影好不好？」

「這一陣沒有好電影，都是那幾張舊片子在映，差不多我都看過了。」

「茶舞好不好？」

「我們走出去看看情形吧，在這裏討論不出什麼來的。」

他們便一起走出茶館來。米蘇人看停在路旁的人力車三輪車道：

「我們坐三輪車吧。」

「剛吃過飯，走走也好，橫豎沒有要緊事情，馬路上七高八低的，坐在三輪車上，剛吃下東西，肚子也要嶺痛的。」女的說。

「那麼我們安步當車。」米蘇人笑着點點頭。

吳太太見他們駢肩走過來，忿恨之心再加上些醋意，暗忖：陳老闆像了這個沒良心就好了，世界上的事，就有着這許多的缺陷，也沒有人可以墊得平。她當即想開了，現在她並沒有什麼野心，只要使米蘇人知道自己境况並沒潦倒，而且比以前富麗了。

米蘇人自願與那女的走過來，一路有說有笑，絕沒想到吳太太在路邊候着他將近走到吳太太身旁時，因為注意力全在那女的身上，只顧目不斜視地走着，吳太太先咳了聲，想引起他的注意，誰知米蘇人心無二用，絲毫未聞吳太太不能不開口了。

「米先生！米先生！你到什麼地方去？」

米蘇人這才聽到了，停住步子向吳太太這邊一看，臉上陡的呈現着十



二分尷尬的神情，可是一剎那間，重又恢復了正常狀態，扭轉臉仍與那女的說笑着走過去。

這一來，使吳太太氣紅了臉，當時只以為他總要敷衍幾句的，誰知竟會像陌路生人似的，連普通相識的一點敷衍話都沒有，因即趕上幾步，響着嗓子道：

「米先生！這樣要緊到什麼地方去？不會是出診吧？」

米蘇人不得不站下來皮笑肉不笑的說：

「哦哦！你尊姓？因為在我手上看病的太多了，記性又壞，一時間想不起來了。嘿！如有診務上事情接洽，請你到我診所裏去。嘿！」

說着，又待要走，吳太太却冷笑一聲道：「米先生！你的記性真太壞了，當心連自己的時辰八字也忘記了！外面醫生並沒死光，誰要找到你這種倒楣郎中！」

這話不單米蘇人聽得明白，與他在一起的女的也都聽到，一面在靜聽米蘇人怎樣回答，一面打量吳太太，却研究不出她是怎樣一等人，然而細聆吳太太這種口吻上，便有幾分明白，只聽米蘇人在說：

「奇怪！奇怪！這女人看來有神經病的，又不認識她，却在開口傷人，要不是看你是女人，真要對你不起哩！」

「米蘇人！你真的不認識我？還是怕難為情扯謊的一個人？多少放些天地良心出來，三根金條，以前值多少，現在值多少？你把這件事也忘記了！很體面的人，却講出這種不要臉的話來，我勸你以後少害人，多在醫道上用些功夫。」

「放屁！我要你來管，你是什麼東西！」米蘇人手指直指到吳太太鼻子邊。

吳太太並不想把事情擴大，只不過想數說他一頓，消消自己氣分，却料不到會大家響起喉嚨來。米蘇人竟然舞手舞腳，更使他難堪，便也不顧邊上有人沒人，也就圓睜着眼嚷道：

「自己問問自己是什麼東西吧，拐騙人家的東西，看看倒有些人樣子，骨子裏比豬狗都不如！」

米蘇人白淨的臉上，這時候紅一陣白一陣，內疚之心，不期然會流露出來，可是他不能不加反抗，便歪着腦袋問道：



「我並不認識你，怎麼講我拐騙東西，你不是神經病即是瘋子！若不是看你是女人，攔了你再說，真正沒有此理想拆梢嗎？」

「哼！你當然不認識我了，可是我認識你的，米蘇人！以前在保春堂藥店裏做醫生的，其實是個拐子，我損失三根金條哩！這種黑心錢，將來會有好收梢的！」

「你們聽聽，這女人是瘋子吧，金條不是鉛條，我用什麼法子拐掉你的？不錯，我是姓米，做醫生的，可是醫生牌子掛在外面，人家都可以知道我的姓名，單憑這一點來訛人，未免太簡單了，你牛皮還吹得不大，祇講三根，為什麼不講三十根三百根哈哈！真是笑話走！我們走，算我倒楣！今天遇到這瘋子！」說着，便挽了那個女的要走。吳太太實在耐不住這口氣，想數說他的，却反被他罵了去，便擋住他去路道：

「姓米的，我是訛詐你的，你跪下來對個誓，究竟有沒有那回事？」

「滾你娘的臭鴨蛋！再囑嚇真要攔了，你在發神經病，教我跪下來發誓？」

米蘇人說時，將吳太太往邊上輕輕一推，吳太太便一把扭住米蘇人的長衫袖子道：「你打！你打！姓米的，你是文武全材，你打吧！」

吳太太抵着鬧大了，非要坍塌米蘇人的台不可。米蘇人却急待脫身，他要不是邊上那個女的，原意並不想和吳太太翻臉，看吳太太身上這副打扮，便有重溫舊夢的企圖，可是事情愈弄愈僵，邊上圍着一大圈的人在看熱鬧，雖然都是陌生人，究竟不好意思的，現在給吳太太扭住了袖子，不放手，如其真的攔了她，男人欺負女人，會引起人家公憤的，到了沒有主意時，只好揚起臉來囉。

「警察！警察！有人搶東西哪！」

警察沒給他喊來，陸稿荐陳老闆却坐在人力車上慢慢拉過來，他好奇地向人羣裏看了一眼。

吳太太與米蘇人扭打起時，邊上看熱鬧的人更多了，因為一男一女打相打，是大眾所認為最好看的街頭活劇，非但沒有人出面解勸，反有人在喝着：

「噢！扭住了爲什麼不打呀！」

同時有人在議論吳太太與米蘇人的身份。米蘇人這時候火高十丈，依性子早要動手了，可是他不是冒失鬼，一動手吳太太保證不是他的敵手，然而真的把吳太太打倒在地上，激動公憤，那就受不了了。無如一隻衣袖給吳太太扭住，要走又走不成，只好仍是虛聲恫嚇：

「再不敢放手，真的打了你可不要喊冤枉！」

「你敢打，我也有手的。」吳太太便在這時候向看熱鬧的人說：「這個姓米的是騙子，他做醫生是假的，哄人做生意，騙掉我三根金條，以後就一直不見他的人，今天好不容易在這裏遇到了，他竟然反臉不認人，還在講侮辱我的話，這種人的良心不是給黃狗吃掉了！」

這話一宣傳，米蘇人窘得要找地縫鑽，再也忍耐不住，一舉手便要一拳打過來，寫時遲，那時快，斜刺裏却竄出個人來舉着臂膊一格道：

「這人還有人性？有話可講，有理可評，爲什麼動手！」

吳太太一看，只要看到他臉上那些缺陷，不禁一怔，連忙縮着身子，不願對他多看。暗想：這個鬼怎麼會幫我的？真救人弄不懂了。只聽張春元說：

「好男不與女鬥，看你穿件長衫不像是低三下四的人，怎麼連這一點都不懂，倒底藏什麼人的牌頭，狠五狠六，有本事的，與大力士去鬥個明白！」

米蘇人瞅着他的麻面看看，只當他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給他數說得去，倒也不情願：

「你聽她在講些什麼？若換你自己，也要冒火的。」

「你不該動手打人，何況她是女人，今天不是我擋住你，還鬧到警察局吃幾天官司哩！」

正在這個時候，陸稿荐陳老闆排開衆人擠進來望着吳太太「咿咿啞啞」指指米蘇人，意思是你與他打

架爲了什麼事。吳太太眼前放着兩個與自己有關係的人，如給張春元米蘇人知道我現在與這啞子同居，是樁很掃興的事。她只好不理睬陳老闖，用手帕掩住面孔抽噎着往陸稿荐走。陳老闖只當她挨過米蘇人拳頭，不由瞪着眼直奔米蘇人。米蘇人看不明白他是怎樣一種人，看他正要奔過來時，便卅六着走爲上着，與他一起吃飯的女人也在拉着他走。啞子陳老闖倒也沒一定要追他，便趕回店裏去看吳太太。

吳太太却在樓上哭，陳老闖拍拍她的肩膀，『啞啞啞』做着手勢，大概是問她剛才是怎麼一回事的。吳太太却將他推得遠遠的，不許他的手碰到自己身上來。陳老闖偏不肯住手，將他推過來，又馬上湊過去，吳太太恨起來在他肥厚的背脊上『咚咚』的槌了幾下，槌得陳老闖非但不嚷痛，還在聳聳肩膀呵呵地笑，好像不是在打他，而是在呵他的痒，渾身骨頭輕得站不出份量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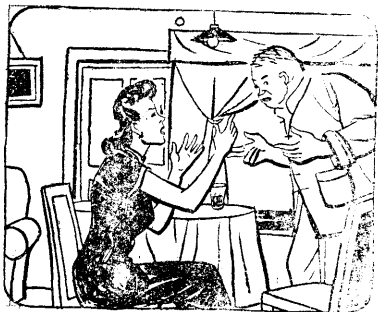
這樣一來，吳太太却已消掉一半氣，深悔今天多此一舉，早知這個沒良心的翻臉不認人，倒不如丟開這頭心事氣量大到底。幸而啞子是耳朵聾的，否則今天的事情反而弄巧成拙。

陳老闖見她不再那樣哭，格外高興，擰了塊毛巾給她擦臉，倒茶給她喝，服侍得非常週到。吳太太喝着茶歎了口氣道：

「世界上的事情，怎麼樣樣都有缺陷的，良心好了，人又生成這種蠢頭蠢腦的，人品好的，却又是那樣黑良心。」

她在自說自話，陳老闖却在掏衣袋，掏出來的却是兩隻鴨腎肝。笑嘻嘻地直送到吳太太嘴邊來，吳太太吃了一驚道：

「是什麼東西，瞎塞瞎塞的！」





說着，掙了往地上一扔，陳老闖却又從地上拾起來用衣袖在拭去所沾的灰塵，仍想遞給吳太太，吳太太早站起來往樓下去。她剛坐在賬桌上沒有五分鐘，櫃檯外面卻來了個人，緊貼着櫃檯站着，伙計只當他要買什麼，問他時，却笑着點點頭，指指吳太太道：

「我要和你們老闖娘講幾句話。」

「老闖娘！老闖娘！他要和你講話。」

吳太太抬頭看時，却是張春元，記得剛才與米蘇人扭起來時，他却助了一臂之力，可是過去虐待自己的一幕，雖然隔得很久，想起來却歷歷如在目前，那時候他如待自己好些，以後不致有這些挫折。現在他這副神氣，看來真是落魄了。

「老闖娘！請你幫幫忙，今天還沒吃過飯哩！」

吳太太本不想理他，倒想講幾句話譏刺譏刺他，但是再一想，算了吧，他那樣黑心辣手，並沒富貴到老，自己是個受欺者，雖不能說日子過得怎樣好，却每天也有這些鈔票過手。君子一念舊惡，再放長目光看看他倒底怎樣結果吧。當時她拏了一疊鈔票往櫃檯外面一丟。

張春元忙拏起鈔票來看了看，臉上又堆上笑容道：

「老闖娘！不能請你多幫些忙？這點錢只够吃頓飯，另外……」

邊上那些伙計早就看出他是怎樣一等人了，砧凳邊上抓着刀斬肉的大塊頭將手上那把刀「砰砰砰」拍着道：

「你這人真不識相，快些拏着走吧，還要爭多嫌少，馬路上去釘靶，至多一張一千元，現在給你一萬元，還嫌少究竟不是欠你的。」

「不錯，我也是沒辦法！一個人誰肯伸着手向人借，長人不做矮人？老闖娘發財的人不在乎，我現在弄得很尷尬，運道太壞了！」



吳太太一雙眼睛雖在看賬簿數鈔票，耳朵却一直注意張春元所講的話，很想在這個時候報復他幾句，一想，不要引鬼上門吧。這種人根本是無情義無理智的，要不是剛才給自己擋了一下米蘇人，這一萬元鈔票甯願給叫化子不給他。

大塊頭伙計見吳太太不理睬他，便吆喝着道：

「喂！喂！鈔票拿了走吧，這裏要做生意的！」

張春元又裝着笑臉道：「老闆娘！你不在乎的，今天借五十萬來，讓我去做做小生意，省得常常來麻煩你。」大塊頭伙計看看吳太太，見她仍不作聲，便伸出個指尖指道：

「你這傢伙，真是獅子大開口，真把鈔票看得不值錢了，五十萬索性五百萬吧！嘿嘿！」

「老闆娘很好，你以前五千萬也相信我，五十萬真是小事情。」

這話可把吳太太講惱了，瞪着眼把賬桌一拍道：

「放屁！我相信你什麼？還不給我滾遠些！」

張春元那裏肯就走，捏着吳太太丟給他的一萬元鈔票對吳太太揚揚苦笑道：

「你高興罵我幾句沒關係，多少再借點來，一個人好處也有，壞處也有，不能儘往壞處地方想對吧？」

吳太太聽他的話愈來愈不是事，再給他講下去，一定更有難聽的話講出來。正在無可如何之際，陳老闆不問青黃皂白，將衣袖一捋，奔到櫃檯外面，一把將張春元臂膊抓住，直往門外拉。張春元不由他走，踉踉蹌蹌直撞到馬路上去。陳老闆不能開口，却捏着拳對着他揚揚，張春元便不敢再走進來。

劉媽却在這個時候悄悄地對吳太太說：「師母！請到樓上來，我告訴你幾句話。」



吳太太不知當什麼話，便與她一起上樓到自己房裏：

「劉媽！有什麼話要叫我上樓來？剛才不見你的人，你在什麼地方的？」

劉媽向房門外面看了看道：「師母！我是故意走開的，張麻皮竟然得出這個面孔到這裏來開口的，以後恐怕常常要來糾纏，剛才不該應開銷他，硬硬心腸，只當沒見他的人，師母俗話講得好，善門難開啊！今天給了一萬，明天說不定還要來，後天還要來，大後天還要來，天天來，你不應酬他，他那種黑心黑肺的下作人，什麼話都會搬出來講的，陳老闆雖說是耳朵聾的，邊上那些伙計却看得出情形，假使給他們搬一搬嘴舌，啞子起了疑心，吃虧的仍是你師母，我知道陳老闆的脾氣與人不同，好說話時像尊佛，難服侍起來，脾氣比什麼人都壞，師母你倒仔細想想。」

「這個賊麻皮怎麼驚腳得這樣快？我真想不到。」

劉媽道：「這就叫做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若要報，時辰未到。這都不必說了，是他自作自受。倒是以後的麻煩，他像癩三一樣往你跟前一站，嚕嚕嚕嚕講不完，在店堂裏難看不難看？」

「我也知道難看的，剛才恨不得槌他幾下才好。」吳太太拏起玻璃杯來喝着茶道：「這樣好了，吩咐下面的伙計，以後如見賊麻皮來時，立刻轟他出去，不讓他站下來。」

「店堂裏不給他站，店門外面就沒法使他不住，站站沒關係，只怕他把在霞飛路一段事講出來。這樣吧，師母暫時推說身體不舒服，在樓上不去，他看不見你的人，便不能站到櫃檯邊上來講廢話了。」

吳太太認為這話很對，便一連三四天不下樓，做着手勢告訴陳老闆，說是身體不舒服。劉媽不時到下面去，張春元果真每天在門外，徘徊觀望，却不往裏面來。劉媽上去告訴吳太太道：

「師母！賊麻皮每天在門外呢，索性多就攔兩天下去，賊麻皮一件長衫都破了。」

吳太太在樓上共有十多天沒有下樓，張春元在第八九天上便不來走動了，她才放心下去。可是她下去的第三天，張春元突然又出現在櫃檯外面，形容枯槁，將嘴上一截吸得不能再吸的烟蒂丟在地上道：

「老闆娘！好幾天不見了，今天請你多幫些忙吧，身上短衫都沒有，這件長衫也不能見人了。」

生的！



「專三！我們老鬮娘並沒欠你的，高興給點你，不高興你只好識相些走，剛才那個拳頭你看見沒有一下子到你身上，不要半個人打扁了的。」

「這個我倒不怕，上海地方不是今天第一天來，也不是給人打大的，打死了不怕人不償命！拳頭大就嚇得倒人了！」

那伙計聽他在講這種話，也着了惱，將張春元往門外一推道：

「去你的門，人家好意勸你，倒惹得你一嘴的嚙嚙嚇，今天看你可拏得到鈔票！」

張春元給他推得一個前踵，幾乎一交栽倒在地上，站停了就瞪着眼罵道：

「你想把老祖宗推得跌死了好得遺產不成！」

「癩三！我們現在做生意，沒工夫理睬你，你有本事站着不要走，教你知道老子的厲害，不教你磕頭我是你

吳太太恨不過，虎起臉道：「短衫沒有關我什麼事，做幾套給你！」

陳老鬮恰巧在邊上，只見他雙目一瞪，捏着拳頭直伸過去，張春元却嚇了一大跳，他慌忙一閃沒有挨到拳頭，「喂！大塊頭！光棍不斷財路，要你這樣窮兇極惡做什麼！」

陳老鬮聽不到他的說話，見他不站開去，不由把拳頭捏得更緊些，當真給他這一拳打過去，張春元雖不說馬上一命歸陰，半條性命却要喪在拳下的邊上，一個伙計眼快，只怕陳老鬮火性暴躁的會煮出人命案子來，忙把張春元的臂膊一扯道：

「你這人怎麼這樣不識相，討錢站到大門外面去，像你這樣庭柱似的站在這裏，人家不要做生意了！」

張春元道：「一張鈔票都沒見面，廢話倒聽了不少。」

張春元非但沒有不開口，反而站到馬路中心去在自己兩股之間一指道：

「豬獃咬掉我的卵！」

「你這個賊麻皮，看你狠到什麼時候，等一回不揍你個半死，才是你的運氣！」

「給你吃隻第八隻！」張春元使勁將隻中指向陸稿荐直點着。馬路上人都站在下來看着他。

劉媽悄悄地走在吳太太邊上道：「師母！給她幾張鈔票，今天這個賊麻皮是拚着性命來了，一張臭嘴什麼都講得出來，化些長錠給他，讓他的陰魂早些散吧！」

「給他這樣罵着，再送鈔票他，以後麻煩更多哩！」

「今天打發他走了，以後的事再……！」

劉媽一句話沒講完，只見陳老闖捏着一個拳頭，嘴裏「啞啞啞啞」地哼着，直奔向馬路中心去，只一拳，就打得張春元歪着半邊肩，「啞啞啞啞」的嚷着。

陳老闖待要第二拳打過去時，張春元却往下一蹲，雙手護住前胸，使勁喊着「救命哪！」陳老闖看他那副樣子，便不能再打下去，只狠狠地吧拳頭向他揚揚，嘴裏「啞啞啞啞」的一陣來，邊上一個伙計道：

「識相些走吧，他的拳頭你一下都挨不起的！」

「他算氣力大，拳頭粗，可以打死我吧？」張春元蹲在地上說：「他有本領，只顧打死我了。」

肉店裏伙計忙着做生意，不理睬他，張春元又站起來東望西望，拾到一個煙蒂送進嘴裏吸着，一面吸，一面在注視陸稿荐裏面的情形，丟掉吸得不能再吸的煙蒂，重又走近來，望着上面掛着的醬肉醬鴨，櫃檯上的百葉結，紅燒豬頭肉，禁不住流下口涎來，向邊上一個伙計啣啣嘴道：

「謝謝你，弄兩個百葉結來吃吃，從早上到這個時候沒有吃過一點東



西哩！

那伙計不屑地瞞了他一眼道：「百葉結五百元一隻，吃一隻算一隻，你拏鈔票來，只顧吃好了，我們本來賣鈔票的。」

張春元斜過目光向店堂裏飄了一眼，聳聳肩膊，嚙口唾沫道：

「鈔票不用放在心上，你們老闖娘會給我付的。」

伙計吓了聲道：「癩三看你窮昏了頭，剛才一拳頭沒打痛你，再想挨幾下嗎？」

「你當我吹牛皮？不信你去叫你們老闖娘出來，她如不給我付鈔票，大家把以前的賬翻出來算算好了。」

張春元晃晃腦袋說。

「滾你媽的臭鴨蛋！拳頭不够過癮，還想吃耳光耳不成，滾開！滾開！一牽一牽的，不要把白虱弄在我們櫃檯上來！」

張春元大概飢餓極了，木盤裏的百葉結在胃熱氣，聞到鼻子裏，有股香味，他倏的一伸手，便給他在木盤裏抓了二三隻百葉結，迅速往嘴裏一塞，帶嚼帶吞的一轉眼吃下肚子去了。那伙計如何肯答應，一把扭住他的衣領道：

「癩三！你敢偷東西吃，三隻百葉結，一千五百元，鈔票拏出來！假癡假呆老子先揍你！」

「我早說過了，要你們老闖娘付的，不要說吃她三隻百葉結，三隻醬鴨也沒關係。」張春元抹抹嘴，似乎在細味嘴裏的餘味。

伙計耐不住心頭之火，劈手就是一個耳光，再要打時，張春元掙脫了逃在馬路中心站着。陳老闖又趕了出來，奔上去『篷篷』的兩拳，打得張春元殺豬也似的叫起來。吳太太只怕惹出人命亂子來，忙叫伙計們趕上去將陳老闖使勁拉住，不讓他再打一拳。她也禁不住罵着張春元。

張春元這一次一共挨到陳老闖四五拳，那種拳頭打在身上，非但覺得疼痛難忍，連氣都透不轉似的，他蹲在地上，足有兩三小時站不起來。

吳太太不放心，假使張春元在陳老闖拳頭下送了性命，不是普通事情可以花掉些鈔票算的。所以陳老闖到了樓上，便做做手勢，教他以後不要動手打人。陳老闖却做做手勢，非但要打，還得用斧頭砍哩。吳太太連忙向他搖搖手，可是啞子只是裂開嘴呵呵地一陣笑，也不知道他明白沒明白。

劉媽走來道：「師母！今天這個賊麻皮一頓拳頭可挨得不輕，到這個時候還蹲在那裏叫爺叫娘哩！」

「十多天不見他的影子，我一下去，沒有三天鬼魂就出現了！」

「師母！麻皮的話愈來愈不好聽，下面伙計告訴我聽的，麻皮要吃百藥結，伙計問他有沒有鈔票？他說你們老闆娘會給我付的。師母！這話多難聽！一個人完全像賴皮告化子，往後下去，有什麼話不會講出來呢！」

吳太太聽了，很是納悶，因說：「明天起我仍在樓上，不下去，看他可以活多少日子。」

「師母！明天不下去，嫌遲了！以前麻皮不知道你就住在這裏樓上，今天看樣子有些知道，剛才我在下面，見他不時昂起頭來往樓上看，你不下去，他儘在下面講些噲噲話，多難聽！」

「我總不能因了他下面不能去，樓上也不能等，顛倒怕起他來，性索讓啞子下去給他一頓拳頭打死了，預備償命吧！」

劉媽笑道：「這也犯不上的，那種癩三還是用鈔票打發他吧，一萬二萬，數目看得見的，慢慢的再想法子收拾他。」

「我也這樣想過的，一天給他一萬，一個月不過三十萬，可是善門難開，我每天這樣打發他，給旁人看了不是要起猜疑的，麻皮是個黑心人，見我在買他這本賬，不要得步進步慢慢的爬上人家頭髮尖上來的，所以我想這辦法也不好，劉媽！你看怎樣？」

吳太太好久沒有皺過眉毛，今天却像有了重大心事，彷彿那年張春元突然拋棄她似的。劉媽道：

「不要給他每天上這裏來跑，與他開個談判，十天一給，或是半個月一





做什麼？」

「不要說起，肉店裏那個大塊頭，硬與我做冤家，接連來打我兩次，一定有人在指使他，橫豎我活不下去，預備給他們打死了，他們也要償命的。」

劉媽嘆了口氣道：「張先生！快不要這樣想，你又沒七老八十，眼前運氣差些，總有轉運這一天的，運道來了，仍可以開店做生意，說不定比以前更要好。」

張春元從地上站起來道：「這是爛污貨在指使他們打我的，我只想問她借點錢做做小本生意，候了幾天，只弄到一萬元，吃兩頓荒飯都不夠，前幾天不見她的人，今天鈔票沒看到半張，却連打我兩次，除掉他馬上將我打死，我有一口氣存着，便要把她過去的醜事講給大家聽聽，我們是老姘頭了，現在我這副樣子，也是沒辦法，她借點鈔票我，不算罪過。」

劉媽見他愈講愈響，忙一把將他臂膊拉着往附近一條小衙裏走了進去，見衙堂裏沒人，便站下來道：

「給鈔票由我轉遞他，事情只有我知你知，誰都不告訴，最好賊麻皮馬上得個急病死了，我們才得乾淨。」

吳太太這時候但求安穩無事，花掉一些鈔票，毫無問題，當時便囑託劉媽去辦。

劉媽到下面去，張春元仍蹲在路邊上，有一聲沒一聲的哼着。劉媽慢慢的走過去，故意站在他面前道：「張先生，你怎麼儘在這裏哼，給警察看見了，當心給他揍。」

張春元對於劉媽的印象是極淡極淡的了，若不是劉媽去叫他，即使對面遇到，也不認識了。現在他仔細對劉媽看了看，因在吳太太這邊想到了：

「哦，你是劉媽，你也在肉店裏？」

「不，今天路過，去看看師母的。」劉媽故意問道：「張先生！你這樣蹲着



「張先生！你別錯怪人，師母不是那種硬心腸人，不是我幫她講話，以前只有人家虧待她，現在要借點小本錢，那裏就會不肯，只是當着那些人的面，怎好意思？」

「劉媽！這是你完全在幫她講了，我老闆娘總有幾百聲喊掉了，她一聲都不應，後來索性到裏面去了。這是不好意思？現在我是沒有好衣服穿，如其換換行頭，剃個頭，洗個澡，走出去總要比肉店裏大塊頭等樣些，上海灘上沒有男人了，要跟這種余江浮屍大塊頭，貪圖有肉吃，爛污貨！」

「張先生！我不跟你談這個，現在打算怎樣？」

張春元一伸三個手指，輕描淡寫的說：「乾脆借三百萬來，給我去做生意。」

「三百萬？」劉媽吐了吐舌尖道：「張先生，你倒是好大的口氣，三百萬鈔票，就是用白紙來切成功，也要不少功夫呢。師母究竟不欠你的，一個人究竟要講點良心的，以前是你對不住她，另外去開店，把她丟在一邊，不聞不問，這是我親眼看見的事，現在她不理睬你，你也拏她沒辦法，借一點鈔票給你，也是她的好意，你怎麼好當竹槓敲？」

「向她拏三百萬就是敲竹槓了，金條三條給拆白黨，拆去你知道不知道？昨天不是我幫她的忙，還要給那個拆白黨打一頓哩！在這一點上給我三百萬也不算多吧。」

劉媽對於吳太太給米蘇人三根金條做生意的一節沒有聽判過，昨天吳太太與米蘇人在路上發生衝突，也沒十分明白，張春元嘴上的話，那裏會相信，不由白了白眼瞞道：

「張先生！不是我講你，你有點窮昏頭了，師母在霞飛路那井店收歇後，可憐！日子也不容易過，那裏來的金條銀條，她的事情我肚子裏雪亮的，你這話只好去講給別人聽。」

「昨天她給那個拆白黨塞住了，扭在那裏就親口說出來的，不信，你馬上去問她，有沒有這回事？」

劉媽道：「她有那三條金條，十根金條，也論不到你管，是你掙給她的，也要看事情去。老實說了，現在世界上沒有好欺負的人，我是看你可憐，與你談談的，不要當我來向你討什麼情。」

張春元見她口齒老練，講得避弱治便，拏了個笑臉道：

「劉媽！那麼請你去對她說，現在我姓張的尷尬極了，請她幫幫忙，給我身上換換季，不瞞你說，裏面短衫都沒有。」

他說到這裏，要想解開長衫衣襟來給劉媽看，證明他裏面確實沒有短衫，却覺得頸項上一陣痒，扳開衣領來看時，一個白色小動物在線縫裏蠕蠕地動，張春元很熟練地兩隻指尖只一捻，便往兩片嘴唇裏一塞，卜的一聲，那小動物性命結果了。劉媽忙退後一步吐着口涎道：

「張先生！白虱也好吃的膩死了！」

「這又不瞞，自己身上出的，吸自己身上的血，我吃了牠，扯個直。」張春元在身上東一抓西一搔的說：「劉媽！請我吸一盒香煙好不好？老刀牌，兩千隻洋好了。嘿！」

「我看你吸香煙之外還在吸別的吧，牙齒這樣黑！」劉媽掏出二千元鈔票給他。

張春元接過鈔票道：「你當我吸雅片煙嗎？我最恨那個東西，牙齒一直沒有牙刷刷它，怎麼不黑？」說着，聳起半邊身子奔去買香煙。

他買了香煙來，嘴脣上已經黏了枝在吸：「劉媽！麻煩你給我講一講，三百萬她拏得出的，你看她身上那副打扮，三千萬也拏得出來。」

「你這話我不要聽，她身上的打扮是她的，應該分些給你不成？張先生！你現在講話怎麼這樣一相情願？」我與她有那種交情，她現在比我好，幫我一點小忙，難道不該？劉媽！你去講講看，三百萬肯的，那麼皇帝不差餓兵！脫兩頂帽子給你，六十萬，你先扣下去好了。」

劉媽狠狠的瞪他一眼道：「你在發神經病，我也跟你發神經病，拳頭沒有挨足，再要挨幾下嗎？你這人存了這種心，一生一世不會好的了！」



「依你怎樣說？」張春元深深吸了口香煙道：「喏！劉媽！我不是金口，我目的至少三百萬，少不够花的，如其是二百萬的話，也就馬馬虎虎，劉媽！你去講，她的脾氣我知道，軟商量不服貼，你要給幾句殺搏些的話她聽聽。」

「我沒有你這種口才，怎樣才是殺搏些的話，你教給我呀！」

「你與她說，鈔票要借三百萬，不借，明天在陸稿荐門口唱小執昏她聽，把她以前與我一段秘密唱進去，她下身有三粒痣，每一粒在什麼地方，我都知道，到了沒辦法時只好唱給大家聽聽，看她可好意思再神氣活現做老闆娘。」

張春元說着，很得意似的把腦袋晃了晃。劉媽指指他的臉道：

「人家說黑心黑肺，我看你的心肺都爛完了，才會講出這種沒人性的話來！一個人不顧這一世，下一世也要顧顧的！今天我看你被打得可憐，才與你來搭訕幾句，倒惹你講出這些屁話來！」

「劉媽！你要幫幫窮人的忙啊！她肯爽快氣氣，拿出三百萬來，半個屁也不放的啊！」

「這樣吧，拏一萬元一天，我給你去講，肯的最好，不肯我也不管，你去唱小執昏也好，唱大執昏也好，有花樣只顧做出來看你有好處吧！」

張春元聽了這話，精神為之一爽，面子上却仍堅持着。

「一萬元一天，現在什麼都貴，這一萬元教我派什麼用場？吸包香煙就要二三千，兩頓飯一頓點心，小客棧的房錢，一天沒有四五萬元辦不了啊！」

「哼！劉媽冷笑羞道：「快摸摸你的下頷，落掉沒有？你是人家的老太爺，人家不這樣供養你，該遭天雷打的！」

「噢！劉媽是你自己在講的，每天給我一萬元，一萬元够什麼？五萬四萬不肯，三萬總不能再少了。每天拏太麻煩，一個月分三次，逢一或是逢十拏一次，大家都省事。」

劉媽道：「如意算盤慢一步再打，一萬一天是我想出來的，還不知道師



母不肯呢。」

「劉媽！你能幫忙，什麼事都解決了，但是不能爲難你，兩萬元一天，半個月一付，如其再要打折扣，我寧願給他們打死的，與其活不下，倒不如死的好。」張春元丟掉香煙頭向劉媽連連作揖道：「劉媽！就這樣請你去說行了好事有好報，今年望你養個大胖兒子吧。」

劉媽，吓了聲道：「少給我執昏吧，我與那一個去養大胖兒子？」

「哦，哦，我講錯了，希望你發財吧。」

劉媽不再理他，便回到陸稿荐樓上來。吳太太獨個兒坐在那裏想心事，看見劉媽進去，即問：

「你與惡鬼一直談到這個時候的，談得怎樣了？剛才我在想，每天給他鈔票，有些引鬼上門的意思，將來不會沒有麻煩的。」

「師母！講出來氣死人哩，他獅子大開口，要問你借三百萬，不借便要在店門口唱小執昏，唱得你奈何他不得。」劉媽便把與張春元所談的話，一一與吳太太講了。吳太太聽了，大爲着急，恨恨的道：

「這惡鬼的心思，真有些惡毒哩，劉媽！你看怎麼辦？由他去，橫豎啞子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他在唱小執昏，三天不去理睬他，也就不好意思再唱下去了。」

「師母！作算他唱不下去，可是他有心與你搗蛋，不會另外想出惡念頭的？這個人只有望他早些死，不死總是這裏一個大害，陳老闆那種拳頭打過去，也要打出禍殃來的，設或一個失手，打死人總要償命的吧？那怎麼好？」劉媽說。

吳太太道：「依你的意思，就答應他兩萬元一天，這種錢給到那一天才給完呢？」

「師母！這話也講不定，只好帶泥蘿蔔揩一段吃一段了，慢慢再想好辦法。看他那種皮包骨頭的樣子，料他也活不長久，遲早些閻王要下帖子給他的。」

「惡鬼當初我不知給什麼摸了頭吃了他，那種苦頭不算，現在還要來找尋我，依我性子，抓了斬肉的刀砍他幾十刀，預備償他命，胸頭一口氣却出掉了。」

劉媽道：「師母！常言講得好，老不與少鬥，男不與女鬥，還有一句是富不與貧鬥。現在賊麻皮是癩三一樣了，你去與他動刀動槍，他既不會怕你，不論說到什麼樣子，吃虧的還是你師母，現在還是花掉些冤枉錢，買個眼前太平吧。」

吳太太想了好一回沒奈何，只好把鈔票交給劉媽去打發張春元，張春元接了鈔票，看了看，頓時眉花眼笑的說：

「劉媽！你們師母是蠟燭脾氣，不點不亮，好好的喊她老闆娘幫幫忙，理都不理，架子很大，現在她乖乖的把鈔票拏出來了。今天十號半個月，二十五號再來拏鈔票，以後請他爽氣些，別教人多費口舌。」

說着，也不等劉媽講什麼，聳起半邊肩膀，走了。劉媽瞪着他的後影罵了聲「惡鬼！」

張春元確像守信用的，拏了卅萬元去後，便有三四天沒見他在陸稿荐門前出現。吳太太也感到財去身安樂，好在肉店生意很好，在這種地方損失一些，真是九牛一毛，她也就安心與往日一樣，坐在賬桌上帶做活招牌帶收鈔票。

一天，她因為內急趕到樓上房間裏去小溲，正在泉流淙淙的當兒，却見劉媽推進房門來探頭張望，吳太太忙問道：

「劉媽！我教你在下面瞧着些的，怎麼跟着上來了？那個惡鬼又在下面顯魂嗎？」

劉媽却連連搖着頭笑道：「不是的，師母！下面有親戚在找你，這個親戚我好像沒見過，又像有些面熟，坐汽車來的。」

「坐汽車來的親戚？」吳太太下勁在腦子裏搜索着：「我在上海沒什麼親戚的，父母死得早，待我知道人事時，一個親人都沒有了，現在怎麼會有坐汽車的親戚來找我呢？」

「師母！這是你的面子，不比那個麻皮惡鬼，是很漂亮的一個小伙子，新西裝，閃亮的皮鞋，挺神氣的樣子，把幾個伙計都看得呆了。」

「賊是男人！」吳太太連忙由馬桶上站起來道：「劉媽！你弄錯了，我想上去又是什麼報館裏的新聞記者，



怕我不肯見他，故意說是親戚，以前你記得嗎？幾個攝影的新聞記者，也是扯着謊把我哄出去見他們。」

「我瞧上去不是那起人。你站到窗子邊去看看，那種綠油油顏色的汽車，停在店門口哩！」

吳太太擦過手，即與劉媽站到窗口去往下看時，才明白了七八分，可是所存的疑問是：「他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忙吩咐劉媽道：

「不錯，我有這個親戚的，你把房間裏收拾一下，我到下面去招呼他上來。床上褥子換條新的上去，嗚子的拖鞋放在看不見的地方。」

說着，本想往樓下走，却又站到衣櫥面前照鏡子，掠頭髮，要劉媽給他前後看看衣服要換一件吧。劉媽笑道：

「這件襖袍不是剛換上去的？」

「唔！還是換一件的好，昨天裁縫送來的一件藍底白花的給我拿出來。」她自顧解鈕子把衣服脫下來。師母真像唱戲的了，往裏面打個轉，便是一件新行頭。嘿！人家在外面等得心焦了！」

吳太太換好衣服下樓看時，確有個西裝少年站在店堂裏正在背着手在看那些醬雞醬鴨，只要看他的後影，就知道他是楊源生了！因想他既然先講是親戚，也就算是親戚吧，便笑着嚷道：

「表弟！你是那一天回上海的？」

楊源生疾忙掉轉身來笑道：「回來有一星期了，因為有點事情忙著，沒來得及來看你。」

「弟媳婦沒有一起來？」吳太太故意這樣說。

「她嗎？要分晚了，我們胆子小，沒有經驗，先送她到產科醫院去，免得提心吊膽的。嘿！吳太太笑道：「好！恭喜你要做爸爸，紅蛋別忘記送給我樓上坐吧，這裏醜得很。」

「上面我不去了，還要到醫院裏去看看她，改一天再來。」

楊源生說着，便轉身要走，吳太太一把將他臂膊拉住道：

「難得到我這裏來，怎麼坐都不坐就走了？表姊表弟難得到一起，總要談談家常話的，近來你是個忙人，上海香港，香港上海，要找你的人真不容易。」

楊源生不能堅持要走，便與吳太太一起上樓，到了房間裏，因為劉媽在邊上，不能露什麼形迹，笑道：

「這是我的房間，在這種地方，收拾不清爽了，隨便請坐。表弟！自從那一天碰見你後，我每天都在想念你，那時本想給一個地址給你的，偏是你的汽車開得快，眨眨眼就不見了。」

楊源生看看劉媽，有話也不能講出來，只好隨嘴扯道：

「現在知道表姊的地址，以後在上海時可以常來找我談談。」

吳太太向他飄着眼笑道：「我只當你發了財，忘記我這個窮阿姊了。」

「這是什麼話，做姊姊的也和我這樣客氣，你們開了這種店，還裝窮，不當我表弟看待了。」

楊源生這幾句話講得吳太太十分高興，要不是有劉媽在邊上，正要摟住他細細地訴說一下別後的衷腸，情願在他跟前懺悔一下。

劉媽只當他們真是什麼表姊表弟，忙着張羅泡原泡茶，裝點心碟子，要楊源生坐到桌子邊喝茶吃點心。楊源生看看手錶道：

「我略坐一回就要走的，點心吃不下，讓我隨便坐着談一回，不能當我客人看待。」

劉媽笑道：「弟到兄家即是客，表少爺第一次到這裏來，怎麼不要好好的款待一下？嘿！嘿！」

「我特地來看看我表姊的，表姊生活情形很好，我比吃什麼都高興，表姊！這話對不對？」

吳太太給楊源生這幾句話感動得幾乎要流下淚來，可是她不能真的流出眼淚，依然笑着道：

「表弟！我現在是舉目無親的人了，你再不來看看我，真要把我悶死了。這些點心我知道你都不喜歡吃的，





現在仍與以前一樣吧，甜食不怎麼喜歡。劉媽！你去叫兩碗蝦仁餛飩，自己帶碗去，要用蓋子蓋好拿回來。」

「不用費事了，實在吃不下。」

「你不用客氣，客氣反而使我不安，並且我要你在這裏吃了夜飯去。」

楊源生笑道：「今天既然給我找到了，以後可以常來，不要當一回事款待我。」

吳太太看劉媽已經走出去，聽她的腳步聲已經下了樓梯，便輕輕的嘆了口氣道：

「你能够不念前事，特地來看我，唉！即使要我心肝剝出來款待你都願的，源生！以前的事，請你原諒我，那時候以為你不會賭氣走掉的，誰知……」

楊源生不讓她再講下去，笑道：「我們既是表姊表弟稱呼着，這辦法很好，以前的事，希望你不要再提，大家把它忘掉，忘記得愈乾淨愈好，現在我已成家立業，你的境况也不錯，像你這樣安穩過下去，倒是件挺好的事，假使再把舊事留在心上，倒會惹出意外的枝節來。」

「這是你不肯原諒我……」

吳太太用手帕抹着眼睛，楊源生忙道：

「你這見解是錯誤的，我如不忘記那一次的事情，不原諒你，非但今天不會特地找到這裏來，那一天在電影院門口也不招呼你了。」

吳太太給他這樣一講，也有些想開，因說：

「自從你在那天離開我後，我一直受磨難受到現在，經過的許多事情，也不知從那一樁講起。」

「不要去想他了，以前的統統丟個乾淨，我們談談以後的。」

楊源生道：「我是看到報紙才知道你在這裏，你倒成了個肉店西施了，真想不到。」

吳太太臉上紅了紅道：「這是舞館裏在開玩笑，老都老了，還配稱什麼」



東施西施，是在現世啊！」

「你還是與以前一樣，或許比以前更漂亮些。」

「好了，叫聲你表弟，差一點兒我要自殺了，大概命不該絕，倒給我看到一個現世報。」

楊源生道：「誰是現世報？」

「你還不知道？」吳太太嘆口氣道：「是一個惡鬼，現在仍想來害我哩！」

楊源生道：「你講的惡鬼，可是張春元？這個人真是無恥之徒，什麼都做得出。當初他喊我小楊，後來到霞飛路百貨店裏當職員，便喊我楊先生，前天我車子給紅燈擋住停在南京路，他就喊我楊家大少爺，打拱作揖，我並沒向他提到舊事，他却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連說該死該死，車夫當他瘋子，邊上圍起不少人看熱鬧，後來我給他十萬元，他就爬在地上磕頭，這種人真做得出。」

「現在他還來欺負我哩，開口要借三百萬，每天在門口糾纏不清，罵他不紅臉，打他不怕痛，一個人變成糞缸裏石頭，又臭又硬。依我性子很想拿把肉刀去砍死他，情願償命的……」

吳太太講到這裏，禁不住一陣傷心，將手帕取出來擦眼睛。楊源生笑道：

「這種人只有不理睬他，他憑什麼資格來和你糾纏？我們看他窮得可憐，打發他一點，否則看他餓死在馬路上也不罪過。」

吳太太移開手帕，一對猶有淚痕的眼睛望着楊源生道：

「你不知道啊！這個惡鬼要把我以前的事情講出來，我雖不怕他講，可是給人家聽了，難為情吧？」

楊源生歎了口氣道：「他如存了這個念頭，倒是個惡主意，假使因此怕他，那就後患無窮。總有一天要破臉的，不錯，他看你做了老闆娘，他自己是個癩三，只有你吃虧。」

「源生，請你給我想法子看。」

「這個法子倒不容易想的。不比我，我不知道我的住址，我又不常在上海，路上遇到我的汽車，如不給紅燈擋住，也奈何我不得。可是我也不怕他，他能講我什麼？」



「源生！你就看着他欺負我，以後我不當你表弟看待，當你是我的親弟第一樣，如其你心上不願意，我也不管因為我再不把你認做親戚，我真變做孤寡無靠的人了。」

楊源生道：「怎麼變成孤寡無靠，這裏的老闆，不就是你的親人？」

「唉……」

吳太太正想與楊源生訴說一下，劉媽已把兩碗蝦仁餛飩買來，用盤子托着送進房來。她就不能再往下說什麼，吩咐劉媽找兩隻清爽湯匙來。

楊源生也就不再客氣，把一碗蝦仁餛飩一隻隻吃下去。吳太太也坐在他對面陪他吃餛飩，卻沒楊源生吃得快，她吃一隻向楊源生看一眼，後來她忍不住用手帕擦眼睛。

「表弟！我們有多少日子不在一起吃東西了？今天的事情，真像在做事，下一次不知在那一天才能在一起，你準定在這裏吃了晚飯再走。」

「不能吃夜飯了，我與她約定在四點鐘前到產科醫院的，現在快要五點鐘了。」

吳太太聽了這話，不由心上酸溜溜的，連碗裏所剩的餛飩都吃不下，她想想只是要哭，要攔住楊源生痛痛快快地哭一陣，不這樣，她會仰鬱而死的。偏偏劉媽在邊上張羅着，一雙眼睛看兩個人，又沒辦法再支使她走開去。吳太太只能強裝出笑容來。

「表弟！你們的愛情真好，約定四點鐘，五點鐘就覺不安心了，難得到我表姊這裏來，夜飯都不吃了去，不要給弟媳婦講我不會做人好歹吃了走，我教他們早些預備夜飯吃了夜飯再到產科醫院去，如其弟媳婦問時，就說在我這裏吃夜飯的。」

劉媽也在邊上笑道：「表少爺！當然要吃了夜飯走的，橫豎你的汽車快，坐上去，霎霎眼就到產科醫院了。」

「劉媽！自己燒起來只怕要來不及，對面館子裏去叫桌和菜來，下面的白鷄醬鴨，都很新鮮，教他們斬兩盆。」

掙上來。」

楊源生連忙搖手阻擋着：

「本來還想坐一回再走，你們這裏去預備小菜，我馬上走了，改一天再來多坐一回吧。」

說着，便要往門外走。吳太太慌忙去攔在房門口道：

「好，我不留你吃夜飯，可是不能馬上就走。等一回我和你一起到醫院裏去看看我們那位弟婦。」

「這個不敢當。」楊源生重又坐下道：「說不定已經生產，以後日子長哩，我會帶她到這裏來的。」

吳太太又是一陣傷感：「你不願我去見弟婦，讓我送你到醫院大門口，我不進去就是了。」

「這又何必，我知道你走不開的。」

「不要我去就不要我去，何必講我走不開。做表姊的不過窮些，俗語講得好，皇帝也有草鞋親的，表弟！你說這話對不對？」

楊源生笑道：「你這話講得不像自己人了。」

他們正在說着，陳老闆却由樓梯上蹣手蹣足地在房門口悄悄地張望一下，見吳太太與楊源生那樣有說有笑，桌子上放着許多點心碗盞，皺皺眉頭，再仔細看看楊源生那樣年輕漂亮，自己與他打比，簡直無從比起，他雖是啞子，醋心却與尋常人一樣，一股酸味不由直望上胃，依他性子，便要衝進房去，抓住楊源生一頓拳腳，然後再與吳太太算賬。可是他平日有幾分懼怕吳太太，不敢冒昧行事，只是憤憤地在房門外面打轉。

陳老闆在房門外面打轉，吳太太與楊源生都沒發覺，他們正在找着話談，楊源生幾次要走都給吳太太的話絆住了，站起來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來。劉媽却已看到房門外的面，陳老闆了，便輕輕告訴吳太太，吳太太臉上





一陣熱，暗忖，這個人今天怎麼回來得這般早，如其與楊源生介紹，一個這麼俊秀，一個那樣蠢俗，兩下站在一起，相差太遠了，楊源生雖不會當面取笑我，背地裏一定要搖頭的，剛才楊源生要走，該讓他走的好。

「師母！你讓陳老闖見見表少爺啊！」

楊源生四面看着道：「陳老闖在那裏？陳老闖在那裏？」

吳太太沒辦法，便站到房門口去對陳老闖做做手勢，一把將他拉着往裏面來。吳太太指指楊源生，又做做手勢，楊源生一看就明白這個人是啞子，心上便起了個疙瘩，却不便露在面上，笑着伸過手去打算和陳老闖握一握的，陳老闖却顯着一副不高興的樣子，並且不懂得這個握手的禮節，倒使楊源生一陣窘。吳太太皺着眉道：「算了，算了，你不要與他鬧這一套了，表弟！你在弟媳婦跟前扯個謊吧，否則真不好意思。」

「沒關係，沒關係，我在她跟前，當然揀可講的才講，表姊我走了，改一天再來望你。」

吳太太因為陳老闖在邊上，便不願多留楊源生，「現在你知道我住址了，以後希望你在這裏走動。」

說着，便緊跟在楊源生後面往樓下去。楊源生一面走，一面應着，汽車夫看見主人出來，搶着把車門拉開了，楊源生扭轉臉向吳太太笑笑，點頭，便一扭身子往汽車裏鑽了進去，車門「篷」的闔上，「叭叭」一陣響，汽車便緩緩地駛着，沒一截路便速率加快，頃刻間沒了影子。

吳太太直望着汽車駛去的那一面，出了一回神，却又想起爲什麼不問一問他的地址，以後他不來找我，我也可以找他的，腦筋爲何這樣壞，這樣一來，惟有希望他再來找我，我就沒辦法去找他。

她悒悒不歡地回到樓上。陳老闖翻着兩隻眼珠子對她看着，忽然站起來對她「咿咿啞啞」地嚷着，吳太太向劉媽嘆口氣說：

「這啞子大概還沒明白，所以一副生氣的面孔，我也沒辦法使他明白，如其他是識字的，我還能寫給他看，表弟二字，手勢無論如何做不出來的。」

劉媽笑道：「那只好由他去，陳老闖真的不識字？」

「不像識字，我經手的賬簿，從沒見他翻過一次。這種人也能開店賺錢，真是怪事！」

吳太太這時候，心目中只有一個楊源生，以前對於陳老闖，雖無好感，却也沒惡感，自從這天楊源生來過一次，一見到陳老闖的面，便覺他面目可憎，正眼都不對他看一看。偏是陳老闖喜歡和她兜搭，暗上房間裏只剩他與吳太太時，便要動手動腳。吳太太却將他的手推得遠遠的，還瞪着眼道：

「豬獯我那配與我做夫妻，話不會講一句，簡直是個畜牲！」

「伊啞伊啞……」

陳老闖雖然既啞且聾，眼睛可沒有瞎，吳太太臉上在不高興，他也看得明明白白，可是他很愛護吳太太，他知道自己的缺點，吳太太又是這樣美貌，他如不委屈自己，討好吳太太，這個局面便難持長久。因此，吳太太在不高興，他非但不生氣，反而上了心事。吳太太不許他近身，他却嘻皮笑臉的故意捱近去，伸着手在吳太太脅下一抓。本想逗她笑的，不想吳太太使勁一脚，踢在陳老闖的大腿上，陳老闖仍裂開嘴呵呵地笑。吳太太罵道：

「笑你娘的坟墩頭！人家大塊頭會突然中風死掉的，你怎麼還在世上活現世！」

陳老闖根本聽不到，只見她嘴唇在動，有些知道是在罵人，他轉了轉眼珠子，在思索什麼事情，才會使吳太太對他發笑臉，一想就給他想到了，便走到床前把被頭拉開，自己先往床上一躺，讓開半邊地位向吳太太招招手。吳太太啞了聲道：

「死聲聲挺你的屍吧，看我可會理你！」

她雖然詛咒着陳老闖，結果仍睡到床上去的。至於陳老闖如何使她高興，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吳太太幾乎每天都在盼望楊源生來，楊源生却一連六七天沒來，而不願他常來的張春元却又在店門前出現了，這邊走到那邊，那邊走到這邊，肩膀聳得高高的，大概因為又黑又瘦的關係，臉上那些圈圈點點反不以前的顯明了。吳太太起初沒有見到他，後來聽到站在大砧台邊斬肉的伙計在喊：

「百葉結盤子放放好，上次偷百葉結吃的人又來了，看上去又是餓了三天的樣子，老闆幸而不在這裏，這人只好嚇嚇他，當真動手時，只怕要送他歸天，爲這種人犯人命案子可犯不上的。」

吳太太這才抬頭向馬路上看了一眼，不由把眉毛皺了皺，便去通知劉媽，教她去應付張春元。劉媽繞到馬路上去把張春元叫到衙堂裏：

「你怎麼今天就來了，難道已經有半個月了？」

「剛好滿期，看我這副樣子，信用却有的，半個月裏面，我到這裏來過沒有？」

劉媽道：「人家又不是欠你的，就遲幾天來也不要緊！」

「這話就叫做飽人不知餓人飢，兩萬元一天，夠什麼用？若不是在別地方動點腦筋派派用場，早要來與你商量了。」張春元在頸項裏抓抓道：「劉媽！現在生活程度漲上不少，小客棧房佃昨天起漲價五成，與他們情商，老房客優待一天，今天却要作新價錢了。這裏的鈔票也加五成三五五半個月給我四十五萬，客氣些給我五十萬。」

劉媽瞪着他道：「你的面皮難道比汽車胎厚？人家不是在做賊做强盜，有賊證落在你手裏，一定要買你這本賬的，小客棧房租漲價，你也跟着漲五成，如其明天大餅油條漲價，你也跟着漲，可要把這引肉店讓給你吧！」

「你不要鈍我，老闆不是沒做過，這種肉店真不在我眼睛裏，暫時擱豆芽，日後有機會，坐汽車住洋房都沒一定。兩萬元一天本來不夠花，上一次是你在硬做主，我顧全你面子，馬馬虎虎，不是你夾在裏面，那天拿不到三百萬，我不姓張，橫豎冤家做定了，我這副樣子，她應得起我的？劉媽！煩勞你了，免得拉破面皮，掏起糞缸來，究竟不好聽。看她那種富麗派頭，不要說漲五成，五十成也不要緊的。」

「你摸摸自己的額角頭，冷的還是熱的？看你窮得可憐相，才答應你每天兩萬塊錢，現在倒惹你漲五成什



了。」劉媽瞪着眼道：「講話自己不先摸摸下巴，講得出來也虧你面皮厚了。」

張春元並不生氣，在耳朵邊上取下半截香烟，劃着火柴點上，吸着道：

「劉媽！你不要一味罵我，眼前開銷日漲夜大，我活不下去，總是真的，餓煞不如犯法，到了沒奈何的時候，只要有枝手槍，強盜也要去做的！」

「這個話不用講給我聽，我沒有家當，強盜賊都不會看中我的。有做强盜的本領，也不會到這裏來嚼囉了。我看還是老數目拿去吧。」

張春元使勁吸了口香煙道：

「罵也給你罵了，一不成不加也難為情的，由你吧，加多少我不計較，天氣涼了，這件長衫穿不住了，大家自家人，照應些，不會吃虧的。我另外還有事情去，請你快些去拿給我。」

劉媽虎起臉道：「人家鈔票不是白紙頭剪出來的，快些去拿給我！」

她說着，故意到裏面打了個轉，才把三十萬鈔票拿出來給張春元。張春元看了看說：

「講了半天，仍是三十萬，也太辣手吧，五萬也要加五萬的！」

「爭多嫌少，太不識相了，要就拿去，不要放在這裏好了！」

「劉媽！你明白些！鈔票不是向你拿的，不過由你轉手，何必要你神氣活現，什麼話都給你罵過，不幫一點忙。她在裏面吧，讓我去找她當面談，我只要問她一句話，我與她有過交情沒有？有的，爽爽氣氣拿點鈔票來用用，如說沒有的，她只要講得出，我自有的辦法教她服貼！」

劉媽給他講得臉都氣青了：「世界上，有你這種厚臉黑良心的人的，你有本事，自己去找她談，可以多拿到一張鈔票，我不叫劉媽。」

「好！今天沒有工夫，明天這個時候來找她，教她預備好了。」

張春元說着，丟掉嘴上的香煙蒂，打了個呵欠自顧走了。劉媽便趕進來與吳太太說

「賊麻皮愈來愈壞，剛才在講的話，我不能照實告訴你，連我都氣昏了頭。明天還是在樓上坐坐，這個惡鬼明天要來搗蛋的。」

吳太太道：「不加他的錢，又要來作惡了！」

「這個惡鬼不死掉，你師母的累受得大哩！最好搬個場，不讓那惡鬼見到人。」

「單是樓上避着他，也不是個好辦法，還是另外找房子，店裏暫時不來，三四個月後，看他怎樣？」

劉媽道：「剛才如有手槍在我手上，我就要打死他，那樣子太氣人了！」

吳太太道：「他究竟講些什麼累你也恨到這個地步，告訴我聽，我會生你的氣嗎？」

「師母！狗嘴裏不出象牙的，不必追究了。倒是這個累，一天不除，就是一天的麻煩，給他鈔票，却貪心不足，即使給他十萬一天，他也不嫌多，看他接二連三打呵欠，不抽大煙，即吸白粉，弄到後來，胃口愈弄愈大，總有應付不了的一天。再說吧，這樣鬼頭鬼腦的，給他鈔票花，萬一漏在陳老闆眼睛裏，那就有理也講不清了。」

「那一天倒沒給啞子打死，留這個禍殃根，真有些奈何他不得。」

劉媽道：「看他這樣一個癩三，如其將他打死了，倒要犯人命吃官司的。」

「還是想法子搬場，你給我外面打聽房子，多出些小費也情願。這裏也住膩了，上下除掉我這房間，那一處不髒有個客氣親戚來，只好招待到房裏來坐着。」

「找房子也不是一找即能找到的，明天這個惡鬼要來找你加五成鈔票，只有在樓上避着他一些，他不見你師母的面，便不能把惡形惡狀的話講出來。」





吳太太點點頭，第二天便做着手勢告訴陳老闆，算是身上不舒服，要在樓上休息着。陳老闆却要她給醫生診治，纏了好一回才走開。

這一天張春元並沒來。第三天劉媽又在下面留神着，也不見他的影子，晚上便與吳太太說：「惡鬼那天狠狠的對我講，明天要上這裏來怎樣怎樣，却兩天沒有來，看上去給警察抓進局裏去了，吸白粉賣白粉的聽他們說，這幾天抓進去不少，要是蓬惡鬼也在裏面就好了。」

吳太太道：「說不定他天良發現，那天是有口無心講講，並不真心要來。」

「師母！這個人不是我講絕他，人家黑良心，不過是良心黑一些，他簡直沒有良心啊！藏心的地方盤着條毒蛇，時時刻刻在轉惡念頭！」

「劉媽！你去把下面的鈔票拿上來，今天的生意不知比昨天怎樣？」

劉媽往樓下去沒上來，吳太太一個人在房裏東想西想地想着，房門口却有個人影在晃動，她仔細向房門外面看時，却正是張春元，不由大吃一驚，指指道：

「咦！你怎麼到樓上來了？」

「我不過窮些，不能上來的嗎？」張春元賊頭賊腦的四下看了一眼道：

「這堂傢具倒值幾個錢的。」

他說着，聳聳肩胛移步進來，眼睛骨溜溜地東張西望，那種猥瑣樣子，再不像以前在霞飛路百貨店裏的挺腰直背那副神氣，臉上染了一重油灰，鼻子一搖一搖，遠遠的就聞到他身上蒸發出來的穢味，吳太太直要打噁心。

「你怎麼直往裏面闖出去？」

張春元笑笑道：「不要這樣子，大家有那一份交情的，眼前不過為難些，碼頭瓦力也有翻身日子的。現在請你幫幫忙，兩萬元一天那裏够用，前天託劉媽與你講的，不知講過沒有？嘿！」



「出去！出去！誰認識你！」

「喔唷！就算是有千樁壞處，終有一樁兩樁好地方的，你想呢？就算以前是普通朋友吧，我現在爲難到這個地步，也該幫幫忙的啊！」

張春元說着，竟一屁股在沙發上坐下來。吳太太這時候又氣又急，蹣蹣腳罵道：

「你這個瘋三，還不滾出去，我要叫人了！這沙發配你坐嗎？」

「嘩啦啦，有什麼意思，大家許多日子不在一起了，正好趁這機會多談談。」

張春元說時，見桌子上有香煙罐，便很自在的站起來取一枝，送在嘴上，啣住了，再劃火柴呀着，仍回到沙發上坐下，晃着腿，香煙由他嘴裏一團團噴出來。

吳太太這時候心上堵着一團亂麻，羞愧憤恨，反沒了主意，却去扯了他一把衣袖道：

「髒得這個樣子，却坐在沙發上，給我滾出去，你這惡鬼，害了一次人不算，還要第二次來害我不成！」

憑她那一點腕力，那能扯得動他，張春元只把臂膊一擡，泰然地坐在那裏吸着香煙道：

「一個人不要太勢利，我不過爲難些，沙發都不能坐了，你總記得的，我們那時候不是睡在一條被頭裏的那時候，也是我這個張春元啊！」

吳太太聽他這樣說着，臉上直發羞熱，重重的向張春元吐了口道：

「黑心黑肺的瘋三，你再嘴上不清不爽，打了你耳光不要嘆冤枉！」

張春元索性架起腿來，拿開嘴上的香煙，笑道：「我與你還計較不成，罵就罵，打就打，以前不是常常給你在大腿上擰了一把再擰一把，還沒忘記吧？」

嘿嘿！

吳太太聽他不斷地提着那種不能讓人聽到的話，恨不得奔到樓下去，拿把砍猪肉的鋼斧來，劈頭劈臉一陣砍，然後來個自刎。張春元見她直瞪着



自己不說話，却又笑笑道：

「不認識我？我不過瘦些，你能多借些鈔票給我，頭髮一理，洗個澡，上下裏外的衣服一換，還不是與在霞飛路一樣？佛要金裝，人要衣裝，這話絲毫不錯。」

劉媽在下面賬桌上把鈔票裝在布袋裏攜上樓來時，却聽到房間裏有人在談話，便停住脚步靜聽，不由奇怪起來，暗忖這賊麻皮究竟在什麼時候到這裏的，胆子倒不小。她連忙把裝鈔票的布袋藏開了，奔到房裏來，指着張春元道：

「那天打得嚷救命，已經忘記了？陳老闆馬上就要回來，胆子真大，還不快些走！」

吳太太見劉媽來了，胆子便一壯，「劉媽你快去叫一個警察來！」

「何必這樣大驚小怪的，爽氣些拿五百萬元來，大家一刀兩斷，一了百了，馬上離開，以後下帖子請我也不來了。」

張春元說着，仍不慌不忙的仰着半截身子在吸香煙。吳太太道：

「不要你的臉，這裏誰欠你的不成！快給我滾出去！」

「滾出去？你去叫了警察來，我就走了。」張春元把煙蒂往地下一丟道：「老實告訴你，我是預備吃官司來的，不過弄到那一步，你面子上也不好看吧，警察只能抓我的人，不能堵我的嘴不講話。」

張春元說着，又站起來到桌子上取香煙吸。吳太太奔過去一把奪過來扔在地上道：

「這香煙是你吸的！」

「你怎麼仍是這種十三點脾氣，好好的與你商量，却做出這副嘴臉來，吸兩枝煙也要奪去扔在地上。好！才只要五百萬，現在沒有六百萬不走，我與你是老姘頭，以前也在你身上花過鈔票的，今天向你拿六百萬不算過份，拿不出也沒關係，讓我在這裏借住幾天，駢駢老碼頭，我橫豎叫化子睡城門裏外一樣的。」

劉媽狠狠的對他瞪着眼道：

「這種話你怎麼講得出的？師母以前吃你多少苦頭？現在還要釘住他惡做……！」



「你是什麼人我與她的事，要你來插嘴講廢話，滾開些！」

張春元居然大聲呵斥着，老太爺似的坐在沙發上，晃着腿。吳太太幾乎氣炸了肚子，奔過去抓住他的衣領，打算拉他站起來，張春元反一把將她手腕抓住道：

「這大的鑽戒光頭很好，借給我戴兩天。嘿嘿！你的手與以前一樣，仍是白白嫩嫩的。」

吳太太沒把他拉起來，自己的手掌反給他抓住了捏弄，便使勁一捧道：

「癩三！你想做强盜搶嗎？」

張春元扁扁嘴，哼了聲道：「以前我也買給你的，那一隻大概貼小白臉貼掉了，嘿嘿！」

「你再罵，我就要你好看！」

張春元說着，便站起來，掙掙袖子。吳太太看他有些不懷好意的樣子，便對劉媽說：

「你把下面伙計叫兩個來。」

媽道：「這句話講說過，劉媽還沒走出房門，張春元却在他破長衫裏面抽出一把小尖刀來，反拿在手上，指指劉

媽道：「你如敢跑出這個房門，便先結果你的性命！」說時，將手上那把尖刀揚得高高的。

劉媽雖想奔出去喊人，可是村到當真給他趕上來一刀，雖不立刻送掉性命，一刀子的痛苦，可够受的，也就不敢動脚。吳太太這時候急急把手指上一枚鑽戒掙下來，打算藏過，却早給張春元瞥見了，揚揚刀喝道：

「拿來借給我派派用場！」

「你這惡鬼想做强盜了！」吳太太即把掙下來的鑽戒往嘴裏一送：「你敢逼我，便嚙下吐去！」

張春元一手掙掙抓尖刀的手上袖子，逼近兩步，向吳太太臉上一指道：「告訴你！識相些，大家好好的商量，鈔票借些來給我換換行頭，以後可以常來走動走動，不識相的，喏！三刀兩刀先毀了你的臉，我抵着去吃官司，大不了坐十年大牢，是可你也就完了！兩條路，快些付一付，走那一條的好，限你一分鐘裏面答覆！」

他說着，抬起一條腿，踩在椅子上，抓刀的手狠狠的做了做手勢，一雙眼睛像獵犬似的射在吳太太與劉媽身上。

吳太太看他那副神情，知道他是拚着命來的，不答應他，這個人心狠手辣，有什麼做不出來，當真給他在面孔上割幾刀，那還能做人？倒不如假意答應他，給他鈔票，待他手上那把刀放下來的時候，再收拾他，因說：

「我又沒發財，那來許多鈔票……」她的話沒說完，含在嘴裏的鑽戒幾乎落出來。

「今天不要你的鈔票，先把你嘴裏的鑽戒給我，快些！」

這枚鑽戒是吳太太最近化三千萬買的，戴在手上，不滿三個月，如何肯輕易給他，不依，又怕尖刀刺上她的臉來，一面希望這時候下面來兩個伙計，或是陳老闖回來，偏是樓梯上聲息全無。

張春元明知她不肯，却一疊聲的催着快些快些，再牽絲攀籬，便要動手了，若是動了手，可沒有好處。站在邊上半天沒作聲的劉媽却耐不住了：

「你敢動手，我就喊強盜，一個人可以這樣不講理的，上海地方還成什麼世界！」

「你這個老傢伙，不要你多開口！」

張春元奔過去對準劉媽臉上就是兩下。劉媽被打得故意捧住臉，蹲下身子殺豬似的嚷着，這一來却使張春元慌了手脚，將手上尖刀揚了揚道：



「你嚷再嚷就是一刀！諒你皮肉不是銅製鐵鑄的！」

劉媽見他的尖刀在面前直晃，便不敢嚷，暗想：怎麼下面都沒聽見，還是沒人在下面？却聽到下面一陣牌聲，原來下面幾個伙計收市後在搓麻將，上面在嚷，下面便沒有人注意到樓上。

張春元制住了劉媽，便來逼吳太太：

「怎麼沒有回音要我動手嗎？」

吳太太道：「今天沒有鈔票，明天來拿！仍由劉媽在衙堂裏遞給你。」

「當我是三歲小孩子，明天來拿。」張春元在鼻子裏哼了聲道：「你有這樣好的信用，這筆賬只有今天與你結一結了，趕快把嘴裏的鑽戒吐出來，再拖延時間，莫怪我不客氣，先在你頰上搨個洞！」

他在對付吳太太蹲在地上的劉媽，便慢慢的想移到房門邊去，給他一個不提防，奔到樓下去叫伙計們上來解吳太太的危。誰知她還只開始移動，便給張春元瞥見，奔過去就是一腳。

「你敢動馬上先送你的老命！」

劉媽又想趁機會嚷，可是她怕張春元手上那把刀會真的刺到她身上來而不敢開口。吳太太看看今天的形勢，這隻鑽戒可保不住，剛才倒沒接受他的要求，給他五六百萬，總比損失這隻鑽戒合算。

「死樣怪氣，當真要我動手嗎？十三點！我夜飯還沒吃哩！那有工夫與你細做！」

張春元說時，一把將吳太太臂膊抓住，只一帶，吳太太便直栽到他身畔來，急得吳太太快要流淚：

「你丟手，讓我拿鈔票給你！」

「老子不要你鈔票，只要你嘴裏的鑽戒！」

吳太太掙扎着：「鑽戒不是我的，你怎麼不講理，我要嚷了！」

「嚷就是一刀！」張春元兇神似的瞪着眼道：「鑽戒值錢，還是你性命值錢！」

說着，便將抓刀的手要又吳太太的咽喉，可以使她吐出鑽戒來。吳太太往兩邊閃着，使他的手不能近來。張春元惱着道：

「你真想挨一刀，我就給一刀你嘗嘗滋味！」  
 這傢伙心似蛇蝎，抓住刀便要向吳太太身上刺，劉媽看得清切，不禁嚷了聲「救命哪！」張春元一驚，抓刀的手便發了軟，不由移怒到劉媽身上來：

「你這老太婆，先送了你命再說，今天橫豎橫了！」

張春元真待做出流血的勾當來，樓梯上一陣脚步響，啞子陳老闖却出現在房門口。

陳老闖一看房裏的情形，「喔，喔，喔」一聲，直奔進去，一把便將張春元手上那把尖刀奪過來，張春元猝不及防，連忙退後兩步還沒站定，陳老板一拳已經兜胸打來，「撲」的一聲響，像擊在一面破鼓上，張春元捧住胸口蹲下去，一口氣幾乎透不過來，陳老闖第二拳又來到他肩胛，像給鐵槌槌了一下，痛徹心肺，忍不住「哎喲，哎喲」的亂嚷。

吳太太喜出望外，對陳老闖做做手勢，要他重重的多打幾下，陳老闖不必要她咨照，已是三四拳打過了。張春元雙手護住胸口，連「哎喲」都嚷不動了，帶爬帶走的閃到櫃子邊上，蹲着，目光溜向門外看，很想覷個空逃出去。陳老闖却像貓捉住老鼠似的，由他蹲在那裏，兩隻眼睛釘住他看着，一面在捋袖子，打算再要打。

張春元哭喪着臉向吳太太央求道：

「老闖娘！幫幫忙吧，鈔票一張沒弄到手，拳頭却挨了五六下了，再打我一條性命要送在這裏了，請你向老闖打個招呼，饒我一次吧。」

劉媽捏着拳頭奔上去，在張春元背脊上「咚咚咚」捶着道：

「殺千刀的！剛才的神氣呢？」

「劉媽！一個人不作興，打落水狗，我也是沒辦法，你們肯早些多借點鈔票給我，我也早走了！」

「剛才你要用刀殺我，講那些話糟蹋我，你還有人性吧？」



吳太太說着，將鑽戒戴上手指，也用着一副勝利者的眉眼走過去，用高跟皮鞋踢着，她踢一下，張春元嚷一聲「哎喲！」吳太太踢了幾下，直喘着氣。張春元又在哀求道：

「老闆娘！給我走吧，下次我如再來，左腳進來打我左腳，右腳進來打我右腳，今天是算我錯了，我對你們磕頭吧。」

他說過，便爬在地板上磕頭。吳太太給他這樣一來，心腸便軟了一半，很想由他走了。算了。啞子陳老闆却在地上把張春元捏的那尖刀拾起來，向張春元「伊啞伊啞」指指，又指指手上的尖刀，再指指吳太太意思是說：「你想用這把刀刺她嗎？」

張春元却待他在指吳太太做手勢時，便像耗子似的，霍地直向房門外竄出去。劉媽眼快，一把將他薙住了，張春元舉手亂打，劉媽死也不放。陳老闆趕過來在他後頸一把衣領，像老鷹抓小鷄般給拉回來。「咚咚咚」又是兩三拳。張春元便也開始抵抗，與陳老闆扭作一團，打得桌仰椅翻。

張春元那裏是陳老闆的敵手，起先還能騰出拳頭在回兩下，後來招架都招架不住，只有「喔唷喔唷」我這條狗命吧，下次不來了！」陳老闆再由他，真得響些，他也充耳不聞，只顧打張春元那樣皮包骨頭似的身體，如何挨得住？逃又逃不掉，旋見哀求無效，只好大喊救命。

吳太太與劉媽在邊上看着，先是希望陳老闆多打幾下，才能消除心頭之恨，這時候却有些不忍似的對陳老闆，做做手勢，要他不要打了，可是陳老闆好像打出了興趣，張春元扭住他不放，他就打得起勁，一拳擊中在張春元鼻子上，鮮紅的血便流了一衣襟，雙手一鬆，人就躺下去，喉嚨口「啞啞」地呻吟着，陳老闆又加了一腿，張春元竟然兩腳一伸，連連牽動幾下，果然直挺挺地躺在那裏，哼都不哼了。

陳老闆還要舉起拳頭往下打時，却給吳太太擋住了，指指地上的張春







元，做着手勢，告訴他不能再打了。陳老闆還將那把尖刀抓着向張春元刺過去，吳太太使勁將他抓刀的手抱住，奪下刀來，將他拉到一邊去坐了。吳太太喘口氣道：

「劉媽！你看看吧，這麻皮怎麼沒有聲音了？詐死嗎？」

劉媽湊上去看了看，皺皺眉道：

「師母！這拳打得太狠了，怎麼哼都不哼呢？」

「這傢伙鬼計多端，裝死也說不定，打發他滾蛋吧，我不能當着啞子拿出鈔票來，你給我給他十萬元，叮囑他下次不要來找苦頭吃。」

劉媽却又向張春元臉上仔細看着，「師母！你看他臉上變成灰白的了，只怕不大好呢！我眼睛不大好，看不清楚，師母你仔細看一看，他鼻子有氣進出吧？」

吳太太給她講得一顆心在別別地跳，再走近去看時，張春元露出了兩排牙齒，上下嘴唇都是灰白的，兩隻眼睛停滯在眼眶裏，那副樣子十分可怕，不由着急道：

「劉媽！他到這時候不作聲，看來不像是假做的，怎麼辦呢？」

「師母！胸口動不動，讓我再摸摸他的手，沒了氣的人，手脚都會發冷發硬的。」

她說着，便伸着手慢慢的摸到張春元手上去，僅觸到他的皮膚，便縮回手道：

「師母！手上不像有熱氣，只怕是死了！」

吳太太碰嘴道：「怎麼打了幾下就將他打死的，怎麼辦呢？有什麼法子可以使他活轉來吧，灌些薑湯給他喝喝看。」

劉媽也打不出主意，便趕到下面去沖了碗薑湯來。張春元兩排牙齒緊閉，那裏能喝薑湯，劉媽用匙羹舀着，却在兩邊嘴角邊往下流。劉媽便放下碗道：

「師母！看來死定了，嘴唇皮也僵了，一個人平空給打死在這裏，只怕有麻煩呢！陳老闆不該這樣毒打的，打幾下讓他滾蛋好了！」

啞子陳老闆也看得出情形，先是坐在那裏歇着喘息，這時却走過來用腳踢踢張春元，見他不動彈，即掙掙衣袖，兩手在他脅下一把摟住連連樁了幾下，只見張春元的腦袋歪垂在一邊，隨着顛簸了幾下，口角邊流下不少血水出來，衣襟上，地板上，都沾了血漬。陳老闆搖搖頭，仍將他放下，又手在腰間俯視着張春元那張鬼臉，又舉手抓抓頭皮。

吳太太看他也沒了主意，和他又商量不出什麼來，只有與劉媽說：

「劉媽！把他送醫院好不好？」

「要看看他會不會活，不會活，如其送到醫院，這是人命關天的事，這干係可不小，要是醫得好會活的，不過傷重些，大不了多花些鈔票在他面上，大事可以化成小事。」

「你看還能活吧？」吳太太着急道：「這個惡鬼，收梢結局還是要來害我。劉媽！他是怎樣進來的？店堂裏幾個伙計沒見他進來？」

「他打主意不是一天了，下面收市上好排門，人都在後門進出，大約他在後門裏偷着溜進來的。師母！我不能送醫院了，你看他胸口一動不動，這樣子還會活？」

吳太太皺眉砸嘴，「那麼怎麼辦呢？這不是一條狗一隻貓，拖到衙堂裏往垃圾桶裏一丟完事。」

劉媽趕着把房門推上道：「師母！照理應該報告警察局的……」

「我也知道該報告警察局的，這不是馬上要教他吃官司？」吳太太指指陳老闆說：「他吃了官司這三升店怎麼辦？我可照管不了！」

「師母！你不要着急，我有個辦法在這裏，橫豎這個人（指指地上張春元）上海不像有人給他出頭，他到



這裏來，也沒有人知道，連下面的伙計們到這時候還在打牌，並不知道樓上出了這樁事情。我劉媽是你奶奶的心腹人，不會到外面去多講廢話，這樣事情就好辦了，只要等到深更半夜，就像一條狗一條貓似的，悄悄地拖往後門外面衙堂裏，明天人家發覺了，到那裏去查問打死他的人，這樣一來，不是沒事了？」

吳太太聽了，不由一笑道：「劉媽！虧你想得出來，我們就是這樣辦吧，要不要用隻麻袋盛起來，拿出去時便當些？」

劉媽見吳太太採取她的計策行事，十分高興道：

「師母！怎麼能用麻袋裝，裝了麻袋，人家便要疑心到謀害上去了，只好就這樣拖到垃圾桶邊上去放了，嘴上血跡給他揩拭乾淨，人家只當他是雅片煙念頭發作癮煞的，由善堂裏把屍首收拾掉就沒事了。」

吳太太聽了，笑着點點頭道：「劉媽！這辦法再好也沒有了，現在我們先把他面上的血漬揩掉，再把他拖出去，或是先把他拖在衙堂裏再揩拭他的臉。」

「師母！這時候什麼都動不得，非要等十二點以後，待外面人靜了，才能動手，拖出去時如給人遇到，那就糟透，所以拿出去時，先要把衙堂裏看清楚了，確確實實沒有什麼人時，才好把人拖出去，手脚要快，最好在兩三點鐘的當兒，那時候外面確確實實沒有人，再遲，倒馬桶車子，菜販，垃圾車，都要出來了。」

「對的，劉媽，究竟你比我有見識，依我，這個時候便要把他拖出去了，放在這裏真有些心驚肉跳，好好的一間房間，弄一個屍首躺在房間裏，多不舒服！以後非要搬個場不可了。」

劉媽道：「事情已經犯上了，只能耐住些性子，最好把這層意思告訴陳老闆，使他明白，我看他也在動腦筋，不知他在打什麼主意？」

「與他講不成話，做手勢也做不出的。等一回教什麼人拖出去呢？」

「我是沒有這份氣力，只有陳老闆自己動手，二百斤的豬，他們也能拖得動，這個人不會有二百斤吧。」

吳太太道：「讓我先通知他，免得他瞎動腦筋了。」

她說着，便向陳老闆做了一回手勢。陳老闆似乎有些明白，他立刻奔到房外找了一隻麻袋來，要劉媽與吳



太太拉住袋口，即想把張春元抱着往麻袋裏裝。劉媽道：

「師母！他仍沒弄明白，裝在麻袋裏怎麼辦？給人家把麻袋認出來，那就什麼都完了。」

吳太太連忙再向陳老闖做手勢，阻止他裝麻袋。陳老闖却也做着手勢答覆她。吳太太道：

「劉媽！他要將他裝在麻袋裏，大概要把他捧到很遠的地方去，看樣子，不像把他拖在衙堂裏就算。」

「師母能够擲得遠些也好的，愈遠愈好。」

陳老闖將張春元屍首倒裝在麻袋裏，兩條腿却伸出麻袋口一大截，吳太太皺着眉對劉媽說：

「這麻袋太淺了，另外再找一隻套在腳上好不好？」

「只有再套一隻上去，當中用繩子一縛，別的還有什麼可想？」劉媽說。

吳太太即向陳老闖做做手勢，要他再去找隻麻袋來。陳老闖却抓住張春元兩條小腿，只用勁在腿彎上一折，便都縮進麻袋裏去了，袋口用繩子縛住。陳老闖一邊一隻手掌比在耳朵邊煽動着，學了一聲豬叫。吳太太道：

「他的意思這袋子裏算是裝的豬。這樣裝着怎麼辦，丟在衙堂裏？」

劉媽道：「陳老闖總有他的主意。」

陳老闖對那麻袋看了一回，又看看梳妝檯上的鐘，便趕到房外去拾來

一隻大秤錘，看來足有二三十斤重。吳太太納罕道：

「這秤錘拿來做什麼用？」

「師母！大概陳老闖把麻袋沉到河裏去了。」

只見陳老闖把麻袋口解開，將秤錘塞在麻袋裏，再把麻袋口縛好，裂開嘴向吳太太笑笑，做着手勢像舉了什麼東西往下一丟似的，嘴裏並嚷着聲「逢！」

吳太太也笑着點點頭道：「劉媽！他的主意還要比你的好些，往河裏一丟，給鐵秤錘壓着沉在河底，除了給人走漏消息，那會發覺？」

「陳老闖的主意不錯，最好去丟在黃浦裏，三夾水外面更好。」劉媽道：「可是教誰去丟呢？」

「劉媽！費你的心思，坐黃包車到外灘去丟一丟。」劉媽連忙搖手道：「師母！這種事情我做不來的，我的胆子最小，這時候站在這裏，真是沒辦法，換了在別一家，早去睡我的覺了。」

陳老闖在自己袋裏掏出一疊鈔票來遞給劉媽，劉媽只當要她去丟麻袋，那裏肯收他的鈔票。陳老闖便指劉媽的嘴，又搖搖手，再把鈔票往她手上塞着。

吳太太道：「你收了吧，他要你不要講出去。」

劉媽這才把鈔票收下。陳老闖又做做手勢，嘴裏「嗚嗚嗚」地學着汽車喇叭聲。吳太太道：「他要雇汽車，你到隔壁煙紙店借打電話到汽車行去叫輛汽車來。」

劉媽去了一回回來說道：「師母！下面打牌的伙計已經睡了，這時候拿出去倒是個好機會。」

陳老闖先下去打了個轉，待汽車停在門口時，便上樓把麻袋攆下樓，攆出大門。汽車夫對麻袋看看道：

「這裏面是什麼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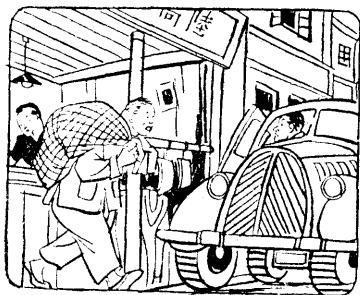
陳老闖並沒聽到，却已將麻袋掙進車廂，一面又上來招招手，要吳太太也下去。吳太太與劉媽商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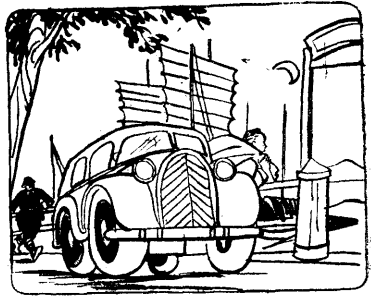
「我還是去不去丟這個東西，那用我去呢？」

「陳老闖要你去，只好去，他打定了主意的事，你不去，他要惱的，師母！你胆大些，麻袋沒了，不會露出破綻來，這時候夜深人靜，又是在汽車裏，那裏會出事。」

吳太太道：「由他一個人去好了，怎麼要我去呢？」

「陳老闖不能講話，說不定有要開口的地方，有你師母在邊上，便當些，





再說，你師傅這樣的人，公館人家少奶奶一樣，坐在汽車裏，人家見了，不會起疑心，只當你上輪船到什麼地方去的。」

「這個時候只覺得心驚肉跳。」吳太太砸嘴說。

「師傅！你自己不要先胆小起來，快些去，汽車來去很快的，這時候路上沒什麼車子，來去更加快。」

陳老闖却在招着手催促，吳太太沒辦法，只好照照鏡子預備去：

「劉媽！我們走了，你把房間裏收拾清爽，地上有血漬，尤其要揩得仔細，破碎的玻璃掃在一起，馬上倒在垃圾桶裏去。」

「明天賣給收舊貨的，聽說這一陣破玻璃很值錢的，也好換幾張鈔票來買些甜的吃吃。」

吳太太把皮夾抓在手上道：「你倒在垃圾桶裏的好，免得露痕跡了。這一個惡鬼是爲了鈔票來的，明天早上到隔壁煙紙店去買幾串長錠來焚化焚化。」

說着，與陳老闖一起下樓坐上汽車。吳太太先時一顆心只是在跳動着，坐進車子駛動後倒覺安定些。她看看腳邊的麻袋，又看看陳老闖，陳老闖神色自若，架起腿坐着，吳太太更放心了。

這時候馬路上靜得像深山絕谷似的，汽車駛得飛快，不消三四分鐘，便已停在外灘，吳太太四面看看，不見一個人，便向陳老闖啾啾嘴，要他快些將麻袋搬下去。汽車夫問道：

「你們要回去吧？」

陳老闖對車夫搖搖頭。吳太太便也走下車來，心想：爲什麼不坐原車子回去呢？難道還要在車錢上打打算盤嗎？又不便向陳老闖做手勢問長問短。

這時候夜涼似水，黃浦江上不時吹來一陣一陣寒風。吳太太並沒多加衣服出來，風吹在她身上，只是在打寒噤，她希望陳老闖手脚快些，把麻袋往黃浦江裏一丟完事，便可以回去安心睡覺了。偏是陳老闖還在東張西

望。汽車夫則在伸手要車錢。吳太太待要打開手皮夾取鈔票時，却聽到有皮鞋聲響着，吳太太循着聲音看時，一顆心便在腔子裏突突地亂跳，原來遠遠有兩個警察不慌不忙的走近來。她連忙在陳老臂膊上推了一下，促使他注意。

陳老闊早已看到了，却在直翻眼睛。吳太太暗忖：今天這樁事情糟透了！警察不來查問還好，如其來查問時，該用什麼話應付呢？她的一顆心在開始激烈地跳動，恨不得馬上拔腳飛逃，或是在地面上立刻裂開一條縫來使她往下一鑽。

兩個警察終於走近身旁來，他們不像是故意來查問什麼的，不過隨意走來，前面一個只看了他們一眼，已經走過了，後面一個却盯住陳老闊的臉看了又看，又盯住吳太太的臉看，再向汽車夫瞥了一眼，最後似乎才發覺那個麻袋也向麻袋盯住看。

這時候吳太太一顆心將從喉嚨口跳出來似的，暗中在唸阿彌陀佛，希望後面的警察也像前面那個不注意看了看就走開去，明天到城隍廟買香燭叩頭謝菩薩。

後面的警察果然一聲不響繼續走向前去，吳太太幾乎笑將出來，以為這個驚險場面已成過去，只要打發汽車駛走了，便可安心把麻袋丟向黃浦江裏了，誰知後面的警察走過去把前面的警察叫住，兩個在噓噓喳喳講了幾句，立即又走回來，吳太太暗暗叫聲不好，連打兩三個寒噤，靈魂也像嚇跑了。

兩個警察走回來，都把手上的電筒向麻袋照射着，一個警察指指問道：「這裏面是什麼東西？」

「唔……」吳太太不知說什麼好，背脊上，像給冰塊壓着那麼發冷。

「喂！麻袋裏裝的什麼東西？你們是什麼地方來的？」

陳老闊裝出一副笑臉，手掌在耳朵邊比了比，吳太太連忙說：





「蕪袋裏裝的豬肉去送給人的，我們開鹽菘肉店，店在浙江路。」

一個警察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衝上去把陳老闖上下身一搜查，却沒搜查得什麼違禁品。又用手電筒照照汽車裏，又喝令吳太太自動把手皮夾打開了看了看，吳太太變手只是索索地抖個不住，要想極力鎮靜着，却偏不由她做主似的，幾乎連上下牙齒都在打戰，肚子裏只在暗暗祝告，希望冥冥中有神助，使這兩個警察就此打住，不要再追根究蒂查問到蕪袋裏面的東西，那就好了。誰知她這個念頭沒有轉好，只聽一個警察在說：

「這裏面是不是豬肉？」

吳太太忙回說：「是的，是的，不是豬肉是什麼呢？」

「這個大塊頭怎麼老是不開口？」一個警察指指陳老闖問吳太太道：「你與他是什麼關係？」

「我是他女人，他是老闖，因為他是啞子，所以不能開口講話。」

兩個警察對陳老闖看看，展顏一笑，一個警察已打算開步走了，一個却用皮鞋腳在蕪袋上使勁踹了一下，道：「這時候用豬肉送人送給誰的？三點鐘了呀！」

那警察抬起手來看看腕間的錶，吳太太沒提防到問這一句，幸而她向有急智，忙笑笑道：

「一個親戚住在浦東，明天娶媳婦，家裏辦喜事，這些豬肉送給他們辦酒席用的，打算早些趕到浦東去的，誰知出來得太早了，恐怕擺渡船都喊不到呢。」

吳太太說過，深喜自己這個謊還扯得不算壞，這兩個警察總可以曠混過去了。那個警察却用手電筒照在蕪袋上道：

「打開給我瞧瞧！究竟是什麼豬肉？」

這話鑽進吳太太耳朵裏，眼前立刻一陣烏黑，但不得不強自鎮靜着，笑道：「豬肉就是豬肉，還有什麼豬肉呢？」



「打開！打開！給我們看看就沒事了！」

警察想自己動手的一看袋口上紮得那樣緊密，便拉拉陳老闖的手，要他打開來。吳太太心想：這一來可完了，打開一看之後，馬上要出事。陳老闖已沒辦法，俯下身子來解麻袋口上的繩子。吳太太這時候在打算自己脫身圖逃的事情了。她看到兩個警察都在注意那個麻袋，便躡手躡足往邊上一溜，又慢慢的閃到一根電桿木邊上去，再看兩個警察還沒覺得他逃走時，又閃往一座房子後面去藏着。接上又閃至一個隱僻的地方，估料兩個警察不會再發現她時，便站定了探出半邊臉來向汽車那邊看了一回，只因隔了一截路，又是在夜間，路燈昏暗，看不仔細。暗想：麻袋如其一解開，事情便糟透糟透，陳老闖必定抓進警察局去，同時勢必也要追查我的人。當真研究到責任問題，動手打死張春元的，是陳老闖，不過剛才幫着扯謊，事情又是自己身上起的，不知要不要牽涉到自己身上來？

這時候她沒有一個人可以與自己商量商量，站在這裏沒有什麼可以想出來，還是回去與劉媽想想主意，主意打定，便趕着往浙江路來，想雇一輛人力車，偏是一輛沒有遇到，她又穿的高跟皮鞋，走在平坦馬路上，已覺費力，走到那種七高八低的地方，幾乎摔倒了。

近外灘的那幾條馬路，都是些高大建築物，白天不覺得異樣，在深夜人靜後，才身走到那裏，便像到了深山絕谷，一個人的皮鞋着地，便像有幾個人的腳步聲，吳太太只當有人在後面跟着，不時扭轉臉看看，愈是這樣胆小，四週空氣便愈覺恐怖，她愈覺恐怖，愈是走不快。

好容易吳太太走到家，到樓上一看，劉媽正在打盹，一聽到吳太太的腳步聲，忙睜開眼睛問道：

「師母！那東西丟在什麼地方的陳老闖呢？」

吳太太喘喘氣道：「劉……媽，出毛病了，汽車駛到外灘，給兩個警察釘



住盤問……」

「這不好呀！劉媽本來磕頭蒙騙的，這時候却完全甦醒了！想必打開麻袋來看！」

「劉媽別的話慢些講吧，我想趕快離開此地，如給警察來抓進去，三審四問的，那還了得！吳太太皺眉道：「暫時避上一避，看看情形再說。」

劉媽道：「對的，還是避一避的好，明天乘火車到我們鄉下去住一時，聽聽上海的消息再說。」

「只怕警察局裏馬上會派人來，趕快給我收拾一點東西，愈快愈好，我是走來的，他們一定是坐汽車來，他們一來，那就糟了！」

吳太太說着，便找到一隻手提箱，先把幾件要穿的衣服，一古腦兒塞在手提箱裏，再將手飾盒子也放進去，劉媽砸嘴道：

「我真不知拿了什麼好，那一樣好丟掉的？」

「我們不過暫時避一避，又不是不回來了。」

吳太太匆匆塞滿了一手提箱的東西，劉媽却把被頭也打成一個大包道：

「師母！出去被頭要帶一條的，現在天氣一天冷似一天了。」

「這樣子是在逃難了，我們又不離開上海，出去總是住旅館，何必帶上這條被頭，累贅不累贅呢！倒像戰區逃出來的難民了。」

「哦！不離開上海，那也不用帶被頭走。師母！那年鄉下打仗逃難，因為沒帶被頭，晚上住在一處破廟裏，凍個半死，所以我以後不論逃難不逃難，如其離開家要到外面過上幾夜的，便要帶了被頭走……」

吳太太皺皺眉，砸嘴道：

「劉媽別要扯淡了，揀輕便的帶一些，被頭決定不要帶，丟在床上好了。」

「師母！還有一袋子鈔票放在那裏，帶了走吧。」

「這鈔票那裏來的？」

劉媽道：「就是昨天下面賬檯上收下來的，我拿上來時，惡鬼正在房間裏，我沒拿進來。」

「你就帶着那個袋子吧，房門鎖上，手脚要快些了，警察局說不定就要派人來的一來就走不成了。」

劉媽一聽這話，渾身好像給冷水澆了似的，一個寒慄，手脚都在發抖。吳太太收拾好一隻手皮箱，東張西望走着道：

「呀！我的手皮夾呢？記得拿回來的。劉媽！你給我找找看，快些！剛才我把鑽戒放在裏面的。」

劉媽聽了，便也給她東找西找，連床下都揭起褥子來看過。吳太太看看手錶道：「四點一刻了，下面伙計們要起來收拾店面了。」

「師母，算了吧，不是遺失在外面，即是在這房間裏，房門一鎖，丟不掉的，日後仍可以回來拿的，不要因為一隻手皮夾……」劉媽說到這裏，嘆了聲道：「師母！你手上不是皮夾？」

吳太太往自己手上一看，不由笑了笑道：

「我在熟昏了，拿在自己手上的東西，還要四下亂找，走吧。」

劉媽道：「要不要叫下面來個徒弟，告訴他我們要出去幾天，門戶留神些。」

「我們只好不聲不響的走出去，怎好驚動人？」

吳太太說着，便提了手提箱往樓下，由後門出去到衙堂裏，由衙堂裏到馬路上，又看不見一輛車子，只好隨意走着，奔過一條馬路，才定了些心。

吳太太與劉媽匆匆攜了箱子出來後，因為時間過早的關係，路上除了糞車與垃圾車外，簡直沒有什麼人。劉媽在詛咒着：

「過着好好的日子，都是這個賊麻皮弄出這種事情來做，他自己到去超生了，害我們在受罪，偏偏我的腳又在痛，麻皮惡鬼尋到我嗎？明天準定買長統襪給你！」



「劉媽！不要嘩啦嘩啦，給人家聽到了，要生枝節的。」吳太太兩面看了看道：「我們走到什麼地方來了？仍到上次開長房間的旅館去好不好？」

「這時候店家都沒開門，是那一條馬路都看不清。師母！看來不會有人追趕我們的。箱子放下來歇一回，待天亮後再去找那家旅館，我的脚真痛得不能走了。」

吳太太道：「脚痛只好熬住些，這地方怎好坐下來，假使有警察走過來，問三問四的那就糟了。」劉媽只好站起來走道：「師母！其實只要你一個人出來好了，我仍住在店裏沒關係，警察局來查問，我又不是打死人的兇手！」

她這樣說，吳太太着急道：

「劉媽！我是要你與我做做伴的，一個人在外面，便像個沒脚蟹，你不要在馬路上嘩啦嘩啦嚷。」她們正在講着，迎面走來一個警察，吳太太與劉媽都低了頭在走，聽到脚聲抬頭看時，警察已經走到她面前了，吳太太駭得心在亂跳，要想回頭走，已經來不及，劉媽却在嚷着：「師母！這時候怎麼沒有黃包車，我的脚愈走愈痛了，走到火車站不要痛死我，喲其實我們那裏要乘頭班車，吃過早點心篤篤定定到火車站，隨便乘那一班火車都好。這時候路也看不清楚，不要走錯了。」

那個警察恰巧走到旁邊，劉媽便問道：「警察先生！我們走糊塗了，到火車站是一直走下去嗎？」

「不能一直走，前面馬路拐彎朝北過橋下去，才是火車站哩。」

「謝謝你。」

那警察慢慢的踱開去。吳太太鬆了口氣，悄悄地說：「劉媽！這幾句話扯得很好，我就怕警察和我麗煩。」

「就是麻煩，臉上又沒刻字，箱子裏是衣服鈔票，這又不是犯法東西。」

吳太太走了半條馬路，見有大旅館，便進去開了個房間住下，想想真覺傷心，老是唉聲嘆氣。劉媽道：「師母，不用着急，我說什麼事都是命裏註定的，還是想開些的好，等一回待我去打聽打聽消息，說不定一些事情都沒有。」

「好的，你去看看吧。」

待劉媽到浙江路去看時，那丹陸稿荐肉店雙扉緊閉，像休假日似的。也遇不到一個人，她又不敢多向人打聽，徘徊了一回，便趕回到旅館裏，將所見的情形告訴吳太太道：

「師母！今天肉店沒有開門，像大年初一一樣，門口人都沒有，看來警察局已經去過的。」

「遇到什麼人沒有？後門總開在那裏，你進去沒有？」

劉媽連連搖頭道：「我聽隔壁義泰和煙紙店王老闆講的，裏面有兩個警察守在店裏，不知要捉什麼人，我如撞上去，不是自己在找麻煩，本來我想找徒弟小崇明問問的，一聽裏面有警察，馬上就回到這裏。師母！我看這樁事情有些麻煩哩！」

吳太太聽了，真像有萬箭穿心的難受，坐在那裏半天講不出話來。劉媽在房裏坐不住，不時站到門外去看那邊電梯裏進進出出的人，一回又回到裏面來。吳太太道：

「你不要一忽進，一忽出，忙得什麼似的。」

「師母！一個人生來有賤骨頭似的，一天到晚忙著做事，倒不覺得怎樣，現在閒在這裏，却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再叫我坐在這裏不走不動，我快要生病了！」

吳太太不禁要笑出來。

「你倒像個小孩子了！這樁事情你也給我想辦法，現在我一點主意都沒有。」

「師母！以我的意思，不能心急，要看看情形再講，聽聽外面的消息，一直聒在房裏也不會有什麼法子想出來的。」

「教我到外面去，又有什麼法子想得。劉媽！我在想打死麻皮的是陳老闆，陳老闆又給他們當場捉住了，





研究起來我沒多大關係的。你給我想想看。」

劉媽道：「我想想你師母也不會有罪，我更加沒事了，不過胆子不大，剛才我走到店門口，心就有些別別地跳着，只怕有人頂在我屁股後面。師母！你心上是這個樣子吧？」

吳太太嘆了口氣，她躺在床上睡了一覺，午飯由劉媽去買了些乾點心來吃，却也吃不下去。

劉媽在房間裏坐不住，便到旅館門口去閒望着，她聽到賣夜報在嚷：「陸稿荐大血案。」便掏出鈔票來買張夜報送給吳太太看，報上在講些什麼。

吳太太連忙將劉媽手上報紙取過來打開看時，本埠新聞欄裏果真有一篇紀載，大標題是「陸稿荐肉店大血案。」小標題「啞屠夫擊斃麻臉漢，夜靜更深移屍黃浦灘。」後面的新聞一大篇。

「昨日深夜三時許，二〇二號三〇三號巡邏警二名，於外灘十三號碼頭附近，發現停有飛馬汽車公司出納汽車一輛，內有一男一女攜一大麻袋，行動詭秘，頗為可疑，乃上前查問，該男子年四十許，身材魁梧，因係啞子，

不能作語，同車之少婦即謾稱麻袋所盛乃係豬肉，攜往浦東饋贈親戚，別無他物。二〇二號警士因其神情倉惶，令其將麻袋拆開檢查，是否豬肉，詎知麻袋內竟嚇然一男屍，顯係謀害人命。即連同出差汽車帶往警局，由司機供述雇車經過，並即派警員數名馳往浙江路陸稿荐肉店調查案情，因店夥咸住樓下，均稱事前並無所聞，而啞屠夫已在警局承認為其擊斃，企圖移屍滅迹。惟少婦在逃，其間是否涉及姦情，須俟緝獲少婦後，始可真相大白。現警局已通令本市各分局派出所，一體嚴緝，按該少婦即豔傳人口之肉店西施云。」

吳太太看到末後兩句，眼前覺得一黑，丟下報紙，有氣沒力似的。

「劉媽！你快去把房門推上了。」

「師母！報紙上究竟登些什麼？賣報的老槍在馬路上喊捉拿肉店西施，賞金五百萬，師母！報紙上真有這個說話的。」

「沒有這個話，賣報的在瞎起噱頭。不過警察局要我的人是真的，如何是好？」

「師母！這倒真要留神呢，當真給警察抓了去，會有好處的？」

吳太太給她這一說，心上更覺亂七八糟，不知如何才好。她去躺在床上低聲啜泣。劉媽在邊上勸了幾句，亂嚼嘴，搖搖頭，弄得房間裏淒淒涼涼地毫無生氣。劉媽坐到沙發上也將報紙拿起來這邊翻到那邊看了看，丟在一邊悄悄地開了門出去，一回兒又回進來。

「師母！今天夜報生意特別好，你一張，他一張，賣報老槍高興極了。」

劉媽不聽見吳太太回答，走近床邊看看，却已睡熟了。即將床上的毯子給她蓋上：「師母！你辛苦了，舒服些多睡一回吧。」

劉媽這樣說着，眼珠子一轉，便俯下身子將放在床底下的手提箱取在手上，昂起頭向床上看一眼，便蹣手蹣足，開了房門就此一去不回。

吳太太是哭着哭着不知不覺睡着了，劉媽將手提箱偷走，她根本不知道，待她一醒醒來，重又把沙發邊上的報紙取來看了一遍，她想這樁事情警察局只注意我一個人，假使我給他們抓了去，不知會不會把罪過弄到我一個人頭上來，要我一個人吃官司。

她想到這裏，便想與劉媽商量商量，直等了半小時，不見劉媽回來，她又不敢輕於出去拋頭露面，只怕給警察看出她是什麼人，飛蛾撲火，自己送上去，那才不算呢。因此，她只敢把房門拉開半邊偷偷對外面看了看，馬上又把門闔起來。心想劉媽到什麼地方去，到這時候還不同來，這兩天劉媽也有些心神不定似的，一忽兒出去，一忽兒回來，等一回她回來的時候，我要講她幾句了。

她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去熱鍋上螞蟻似的，那張夜報給她看了又看，連每



陸稿荐弄的私蓄那點東西損失掉，將來便不能過日子。倒看不出這個老太婆，心狠手辣，不亞於張春元。她不做我，我再做人了！

吳太太這時候欲哭無淚，她萬萬想不到劉媽會用這樣一副手段對付她，拿去的那隻箱子，又是這一陣在說着，自願自走了。

「房間裏東西沒有交給我們，我們不負責任的，如有貴重東西，最好要交到賬房間去才是。」

她忙向床下看時，兩隻手提箱只有一隻在那裏。茶房笑道：

「呀！她有箱子拿走的？」吳太太吃一驚：「怎麼可以給她拿呢，你看見了，應該告訴我啊！讓我看，兩隻箱子都拿走了。」

點鐘模樣出去的，不錯，是四點鐘，我問她箱子拿到什麼地方去，她說師母要她送到親戚家裏去，這裏的房間，明天要回掉了。」



一條廣告都看了兩三次，時間已是七點鐘了，只是不見劉媽回來，假使劉媽在這個時候回來，準要挨到一頓臭罵，可是劉媽那裏再會回來。

吳太太與劉媽，在一起也有兩年了，不論大小事情，兩個人都很有商量的，劉媽也忠心耿耿伺候着這位女主人，想不到她竟會陡然間出了個歹念，將吳太太那隻手提箱偷着逃走了。

時間瞬息已到九點鐘了，吳太太飢腸轆轆，不時詛咒着劉媽，而又不時探頭看着房門，以為她這個時候總要來了，這樣又是半小時，吳太太再也忍不住饑餓的逼迫，拿了手皮夾交代茶房出去一次馬上回來。她即到附近小館子裏吃了一碗麵，仍回到旅館裏去，以為劉媽或許就在這時候回來了，誰知到房間裏一看，與她剛才出去前一樣，問給她開房門的茶房時，茶房說：

「這一回工夫沒有什麼人來過。你這裏那個老娘姨，我記得她下午四



她想到這裏，不禁掩起臉來，啣啣地哭着，哭到後來，自己警告自己道：「這樣哭下去有什麼辦法？」她連忙抹眼淚，去把床底下那隻手提箱拿出來，打開看時，裏面只有劉媽的兩套藍布短衫褲，一雙新鞋子，兩雙破襪。下面是一千元五百元兩千元雜亂污穢破碎的鈔票，吳太太一張一張理起來，理了兩個鐘頭，仔細一點，約摸三百餘萬，還不及首飾箱裏一隻鑽戒。她想想又哭了出來。

房門上忽然「篤篤」地響着，吳太太猶存萬一希望，是不是劉媽良心發現重新回來了，我也不難爲她，仍與以前一樣，誰知推進門來一看，却是剛才那個茶房，他向吳太太看了看道：

「請你不要哭，或是哭得低些，外面聽見了，都擠在房門口張張望望，不大好的。」

吳太太哽咽得講不出半句話，點點頭，茶房出去了，她把房門下了鎖，獨個兒坐在沙發上，半天想不出什麼主意。她再想想，便覺得人生趣味毫無，前途茫茫，倒不如自己投奔到警察局去，由他們將我怎樣辦吧。她這樣一想之後，愁緒憂情壅滿住的心，倒覺鬆動了，在茶壺裏倒了一杯冷茶，喝了，頓覺身心舒泰，脫掉衣服，上床一躺，睡到天亮，胡亂洗了個臉，教茶房買了些點心來吃了，又在房間裏靜靜地想了一回，覺得沒有再比自投警察局的辦法好了。

主意確定了，她揀電鈴把茶房叫來，指指那隻手提箱道：「這箱子你拿去吧。」茶房看看那箱子道：「鎖好沒有？放到賬房間去，最好自己鎖好了。」

「不，這隻箱子裏的鈔票，除掉這裏的房租外，都送給你了。」

那茶房兩隻眼睛向吳太太上下看了看，心想：這女人有神經病還是故意尋開心開玩笑開到我頭上來了。吳太太見他白瞪着兩隻眼睛，知道還沒明瞭自己的意思，便加以說明說：



「連這一隻皮箱都送給你送給你懂不懂？」

茶房笑道：「送給我怎麼不懂，這許多鈔票……」

「只顧拿去，我又不與你開玩笑。」

茶房那裏肯要他的，搖搖頭笑道：「我們不能隨便拿客人東西。」

吳太太這時候覺得四大皆空似的，不要說是手皮箱裏那點鈔票，即使再是什麼無價之寶，她也肯隨意送人了。可是那個茶房却不敢隨意收受客人的東西，始終認爲吳太太是發神經病，他想現在這種世界，只有明搶暗奪，那有隨隨便便把鈔票送給人的。

吳太太見他不肯受，不由笑笑道：

「世界上有你這種好人的送鈔票給你還不要，你要什麼呢？」

「謝謝你，箱子收好吧。」

吳太太不由仰着臉笑道：「你不要，我就送給別人，像你這種見了鈔票不要的人，倒是少見！」

茶房聽她這樣說，站住了向那隻手提箱看着，笑道：

「你鈔票嫌多，還是嫌這鈔票齷齪？究竟什麼原因要把這些鈔票送人？」

「以後我用不着鈔票了，不送人只好丟在這裏，你不要，我也不送給你，由它丟在這裏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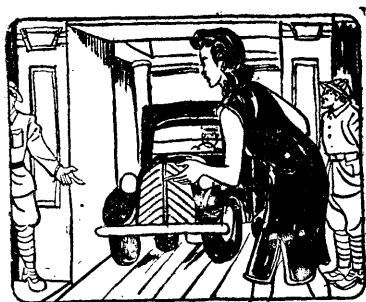
茶房聽了，俯向她臉上看着，看了一回，才悄悄地走回堂口，與幾個伙伴笑着說：

「奇怪奇怪，今天有樁奇怪事情，廿四號裏有個女客人，叫我進去，硬要把一隻手皮箱送給我，裏面還有三

百多萬鈔票，我不肯收，她一定要我收，說我是好人，你們想，奇怪不奇怪？」

「唔，阿二苗頭來了，女客人看中了你才會送東西給你啊，廿四號那個女客人是辦貨呀，阿二號衣脫掉了，去陪伴陪伴，老朋友不要忘記，請請客，要走桃花郵，先鋪杏花路，做事情要落樞！」

阿二笑道：「豆腐少吃，豆腐少吃，我看她是神經病，舉動有些怪頭怪腦的，你們想，那有無緣無故把鈔票送給人的。」



「那麼你打算怎樣沒有拿她的？」

「拿出事情來不是玩的，她隨便什麼人都肯送，你去，也許會送給你。」

那個茶房給好奇心打動，便悄悄地走到廿四號裏來，剛推進門去，吳太太却從裏面出來道：

「我這個箱子不要了，誰要誰就拿去，鈔票除掉房租，也是送人的。」

她再也不等茶房講什麼，逕自走出去。那些茶房便認定她是有神經病的，便去通知賬房間，處置吳太太所遺下的那隻手提箱與鈔票。

吳太太不再有別的雜念，一出旅館的大門，便定了定方向，即往警察局去投案，聽任吃官司。當她走到警察局門口，裏面恰巧有輛囚車駛出來，吳太太連忙閃在一邊讓囚車駛過去。

那輛囚車裏，載着許多待決的囚徒，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副面孔，却都一樣的罩着一重愁雲憂霧。吳太太在鐵絲網眼裏看進去，立刻想到自己沒有多少工夫，也要像他們一樣了，暗想我生平沒有做過一件壞事，為什麼也要像他們一樣關在籠子裏身不由己的給他們送到自己所不要到的地方去？

吳太太想到這裏，不由打了個寒噤，一鼓作氣要自投警察局的，到這時候兩條腿却變得軟軟的了，再也不敢對着警察局的大門看一眼，疾忙掉轉身子走開去，像有人在後面追蹤她似的。

警察局既不算進去，回到旅館，又覺勢不所能的，雖然剛才那隻手提箱與鈔票茶房都不肯收，可是自己已經講過那種話了，怎能出乎爾反乎爾的自食其言，面孔放到什麼地方去。於是她信步走去，如路上有警察看她一眼，便連忙閃開去，往人叢裏一竄。

吳太太就這樣糊裏糊塗走上一個上午，她也想不看到看一看自己手上的錶，也不再付一付自己該到什麼地方去，走乏了，便站下來歇一回，樣子很

像在趕長路，而自己也不明白她爲什麼要這樣。

飢餓不分貧富，除非有疾病，到這時腸胃方面都要向你告急的。吳太太不是神仙，午餐時候，口渴，腿軟，肚飢，一齊向她進攻。她平日雖不怎麼嬌生貴養，可是飲食方面並不沒有秩序，今天却要喝茶而沒有茶喝，要吃飯而沒人端飯到她跟前來，腿累，還能忍一忍，肚子飢餓，忍一時還不覺得怎樣，時間一久，却仗她混身不受用。

吳太太開始在想：我這樣糊裏糊塗跑下去，跑到什麼地方去？什麼又要這樣沒頭沒腦的亂跑？又爲什麼要捱着飢渴亂跑？我沒有家，沒有鈔票，剛才還把鈔票送給人的，她幾乎要大聲嚷出來。

她悄悄地在拭眼睛了，她想找個地方去痛哭一場，讓許多積鬱在胸口的塊壘舒散一下。可是路上已有許多人在注意她，覺得這個女人很有些怪頭怪腦的樣子。

吳太太一忽兒抬頭看看天，一忽兒唉聲嘆氣，一忽兒又在揩眼睛，一忽兒呆瞪着兩隻眼睛，半晌不動彈，瘋子嗎？上海地方多的是好管閒事的人，一個在對着她看，一眨眼便會三個四個站攏來，不消半小時，便積成大圈子把吳太太圍在核心。

吳太太一看四週有上這許多人，起初還不知道他們是看自己的，倒吃了一驚，只當出了什麼事，站停了仔細向四週一看，只覺得無數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不由臉上一陣紅，連忙搶步走開去，打算走得遠遠的，避開他們的視線。誰知她這樣一個行動，那些好管閒事的人大概都是心理作用，便認定她是個有神經病的人，幾個人起着圍跟上去，其餘的人也就跟着走，情形變成吳太太在前面走，那些瞧熱鬧的人便跟在後面圍她停下來，那些人也停下來，許多小孩子們更拍手打掌的嚷着笑着，另外那些人更指指點點的在發表議論。吳太太沒有辦法，踩着腳向那些人罵道：

「你們這些人在看些什麼！跟着我看，都在發癡嗎？」  
「噢！你們看，瘋子在罵我們發癡了！哈哈！」





「這女人大概是發花癡。」

「可惜吧，這樣漂亮的女人怎麼會發花癡？」

「這女人大概是什麼公館人家少奶奶，你看，手上有鑽戒戴着。」

這些話都是路上看熱鬧的人在紛紛議論，有幾句話傳進吳太太耳朵裏，不由怔了怔，暗中喊了聲「哎喲！」他們都在當我是瘋子了！我是瘋子？我

是瘋子？我是瘋子？

她一連唸了幾遍我是瘋子，眾人又是一陣鬨笑。吳太太恨極了，見路邊

有三輪車停着，硬跨上去坐了，揮揮手教車快快些踏，眾人又是一陣鬨笑。

「女瘋子坐三輪車了！大家看啊！」

這一嚷，嚷得那個三輪車快站開兩三步揮揮手道：

「下來下來！我這車子不踏你的，去去去！」

車快大聲呵斥，只缺沒有動手把吳太太從車子上拉下來。這種侮辱，吳太太生平沒有受到過，不由圓瞪着眼睛罵道：

「我不給你車錢的，渾賬！爲什麼要我下來！快些給我踏！不踏！擱你的耳光！」

眾人又在鬨笑着：「看啊！女瘋子要打車快了！」

三輪車快不管三七廿一，上去便把吳太太臂膊抓住往車下拉：「下去！下去！你是瘋子！神經病！」

「你才是神經病！你才是瘋子！」吳太太掙扎着嚷道：「你敢拉拉扯扯，我要打你耳光了！」

吳太太與三輪車快，幾乎在馬路上扭打起來，三輪車快不能過份將吳太太難爲的，既不能將她硬拉下來，只好站在邊上冷眼旁觀，不去理睬她，由她坐在車子上，那些瞧熱鬧的人便又繞着三輪車站着，嘻嘻哈哈，指指點點，吳太太直弄得在可奈何，依性子便要捏着拳頭將那些人一陣撻，一陣打，可是只怕他們更加要當自己是瘋子，那不是更加糟了，所以她索性坐在車子上不動不響，打算待那些閒人散開些，她再下去。誰知瞧熱鬧的人

却新陳代謝，此去彼來，永遠散不完的樣子。她坐在三輪車上，非但窘得發急，而且飢餓口渴，再加要小洩，使她不能忍受下去。她急得向衆人瞪眼，衆人則當她瘋病發作要打人了一齊嚷將起來，倒使吳太太吃了一驚。

這樣又捱了好一回，好不容易看到一個警察遠遠地走來，吳太太也顧不得自己是警察局所要抓的人，忙站起來向那警察招手喊道：

「快些來！快些來！他們在包圍我，當我是瘋子，不讓我走！」

那警察慢慢的走將來，向吳太太看看，他究竟有些判斷力的，便將雙手向衆人一陣揮道：

「你們都是吃飽飯沒事做嗎？人家不是瘋子，却當瘋子看，就算她是瘋子，有什麼好看的？去去，再不走，你們阻礙交通，要抓進去處罰的！」

這一來，人就散掉不少，有一部份還站得遠遠地看吳太太便趁這個時候離開三輪車，在人行道上走了幾家店面，看見一家菜館，便打算往裏面走，一個大塊頭伙計即擋住她道：「不要進去！不要進去！你到裏面去做什麼？」

原來這家菜館的伙計仍當吳太太是癡子，給她進去了會使他們的營業受到影響。吳太太指指店堂裏道：「你們不是賣茶賣飯的，我要吃飯才到你們這裏來啊！」邊上有個上了些年紀的伙計仔細看看吳太太，便說：「讓她進去，讓她進去！」

吳太太踏進菜館，便往樓上去，揀一副清靜的座頭坐下，便向堂倌要茶喝，同時叫了兩樣菜慢慢的吃飯。這時候她腦子漸漸清靜，兩碗飯吃下去，才想起自己身上沒有一張鈔票，等一回怎能走出這家菜館呢？那幾個曾在馬路上看熱鬧的伙計，這時候閒着沒事做，都在一邊察看她的動靜，並在竊竊私議，這女人究竟是怎樣一種人物，照她這副打扮，決不會到這地方來吃飯的。

一個堂倌在悄悄地說：「大家留神些，飯也吃了，菜也吃了，不要神經病突然一發，往外一跑，大家預備吃賂



賬吧。」

「談也不要談，怕她吃白食，我們不用做這一行了！」

「她手上有一隻手錶，一隻鑽戒，算它鑽戒是假的，一隻手錶卸下來抵飯賬總夠了。」

「假使那隻手錶也是假的，那怎麼辦，將她扣留在這裏？要不是瘋子，我到有胃口，飯賬由我付，自己人，捐小可以免了。」

「癩三！你到想吃天鵝肉了，在這裏賺這幾個工錢，養得活她的？除非眼開眼閉穿一件保險馬甲，你在前面走，人家在後面罵你烏龜！」

「大家講着玩的，你又當真的了，十三點！你到研究研究，這女人究竟是怎樣一等人，你吃得準吧？」

「少費腦筋，管她是怎樣一等人，總沒有你的份，你看她在轉着什麼念頭？看她心事很重的樣子，看來身上沒有鈔票。」那伙計晃着腦袋說：

「你怎麼知道她身上沒有鈔票，脫掉衣服給你看過？」

「十三點！女人家鈔票都放在手皮夾裏的，你看她有皮夾吧，做官想情，除非你們鄉下女人，緊身馬甲上有兩隻袋，專門放私房錢的。」

這幾個堂倌背着人在議論紛紛，吳太太一句沒聽到，她用牙籤在慢慢的剔牙齒，她在想辦法，怎麼付這筆賬，當真捋下鑽戒來，還是先捋手錶，她向堂倌招招手，便有一個堂倌走將過去。

「還要添些什麼吧？」

「不要了，給我算算賬，要多少錢？」

堂倌便去拿了一張賬單來：「一共十二萬四千。」

說着又遞着一塊毛巾給吳太太擦臉，吳太太揩了揩手道：「剛才在路  
上把皮夾丟了，現在沒有鈔票，等一回送來好不好？」



堂信暗想：果然不出所料，這女的身上真的沒有鈔票。因笑笑道：「對不起，我們這裏概不掛欠。嘿！」

「那怎麼辦呢？其實我不是長欠你們，不過等一回就送給你們的。」

「不管長欠短欠，我們老關照的，一律現付，諸親好友概不掛欠，喏！那面牆壁上不是一塊牌子掛着？」

堂信說時，指指牆壁上那塊黑底白字的牌子。

吳太太向那塊「諸親好友概不掛欠」的牌子看了一眼道：「我對你說不是欠，至多在一小時裏面就要送來的。」

「這裏沒有這個規矩，吃好付賬，都要現鈔票的。」堂信皮笑肉不笑的說。

這時候邊上，桌子上有兩三個吃客在指指點點，交頭接耳的在談論着，吳太太瞥見了，非常窘，想到早上硬把手提箱裏的鈔票送給茶房，那是多少冤枉的事，那時候應該帶一點在身上，眼前就不會窘在這個地方了。

堂信絞攏兩條臂膊在邊上等着，見她一時沒有下文，便笑笑說：

「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們派個人跟你到府上去拿吧。」

吳太太搖搖頭道：「那不必了，我這裏有隻手錶，暫時放在你們這裏，我等一回拿鈔票來贖。」

說着便將手腕上的錶褪下來遞在堂信手上。堂信抖手抖腳接過去，先湊在陽光下看了看，又送在耳朵邊聽了一回道：

「這隻錶是壞的，不在走動。」

「瞎三話四你再看看清爽，秒針在走動吧？」吳太太很是生氣：「我又不賣給你們，就是一隻壞錶，十二萬四千總值的，我買的時候，花掉一千二百萬哩。」

堂信重將那隻錶湊在陽光下仔細看了看，又聽了聽，才點點頭道：「我不能做主，要拿給賬房先生看了再好作數。」







說着，匆匆拿到賬桌上，去與賬房先生輕輕講了幾句，賬房先生看了看錶，點點頭。吳太太才鬆了口氣，站起來往樓下去，經過賬桌邊上，賬房先生又叮囑她道：

「喂喂！請你就帶鈔票來拿，碰壞我們不負責的。」

吳太太並不理睬他，便往樓下走來。外面已沒有人再當她瘋子看，她走出去，向馬路兩面看了看，往東走呢，還是往西走？却使她躊躇起來，真有些徬徨歧途的樣子。

這時候吳太太真像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向西走了一回，又向東面走，情形又回復到吃飯以前一個樣子，一方面她在轉念到那裏去弄鈔票來贖回那隻手錶。

吳太太徬徨在馬路上，看到人家青年夫婦並肩走過，不由十分眼熱，直看到人家不見影子，才輕輕的嘆了聲道：

「我這人究竟是什麼命好好的過着日子，便會鬧出岔子來的，看來我是命裏註定了？人家這樣一對對地，他們都有着好命運不成？」

這時候她恰巧走到一家時裝公司門口，在玻璃櫺窗上反映出自己的面孔來，她站定照了照，發現耳朵上有兩隻金耳墜，她想這東西可以卸下來送到當舖裏去當些鈔票，把手錶贖回來。

她再也不猶豫便一面走，一面把金耳墜卸着，偏又看不見當舖，連走兩三條馬路，都沒當舖看見。除掉當舖，只有找一家銀樓兌掉它，於是她又走着找銀樓，當她正在走着望着，遠遠的却有一輛汽車駛過來，先是駛得非尋常快，駛過吳太太身旁時，便慢慢的緩下來，車廂裏走出一個西裝少年，站在車子邊上，看着失魂落魄似的吳太太走過來。吳太太一心在找銀樓，並不注意到這一層，走近那西裝少年身旁時，眼睛仍向邊上店鋪看着，猛的聽到一聲「喂，你到那裏去？」她吃了一驚，心在別別地亂跳，待她扭轉臉一看，幾乎情不自禁地張開雙臂將

他一撲，儘情哭一場。可是她知道這是在馬路上，雖然熱情奔放，却不能不強自抑止自己的情感。只好笑了笑說：

「我想找一家銀樓，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源生！我的事情你知道沒有？報紙上總看到過了？」

楊源生愕然道：「你出了什麼事？我沒有知道。上午十點鐘才到上海，我又到香港去了一次。」

吳太太眼睛一紅，她硬把眼淚忍住。

「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得完的總之，我是無家可歸了！」

她再也講不下去了。楊源生側過身子道：「這裏不便講話，車子裏去坐一回。」

吳太太求之不得，連忙往汽箱裏一鑽，楊源生也跟着進去，吩咐司機繼續開動。吳太太一把將楊源生的手

掌抓住，搖了搖道：

「源生！源生！我不是在做夢？」

楊源生連忙縮過手來，嘴向前面啣啣道：「是不是那月肉店收歇了？開店做生意，賺錢蝕本都有的，不必這樣

傷心。」

「並不是生意不好……」吳太太說不下去，只是在拭眼淚。楊源生恍然道：

「大概你們兩個發生口角了，既是在一起過日子，應該互相體諒些，不問誰的不是，常常鬧意見，總不是幸

福。第一你自己要氣量大。」

吳太太淒然道：「我還有什麼幸福可言，你才是真正有幸福的人，當初我是給鬼迷住了，才弄成今天這個

局面……」下面的話堵在喉嚨下面講不出來。

「不要儘講傷心話，究竟爲了什麼事，能不能告訴我？」楊源生湊過去些低聲說：「前面有車夫，話講得輕

些的好。」

吳太太也把身子湊近些：「我現在竟成了舉目無親了，有話沒人商量，今天遇到你，大概也是命不該絕，否

則我真要跳黃浦了！」

楊源生笑笑道：「這些話擱開再說，先把眼前的事情告訴我，我能幫你忙的地方，不用你講，會給你辦的。」

吳太太不好意思把張春元講出來，只好含諷其詞的說前天晚上，鴨子陳老闆在肉店裏打死一個人，想把屍首移到外灘沉在黃浦裏的，不料遇到兩個警察，給查出來了，我溜得快，沒給抓住，可是警察局在要我的人，假使給他們抓去，還不是吃官司，所以回到家裏拿了一點東西，在旅館裏住了一夜，第二天娘姨偷着把我家裏帶出來的東西，拏着溜走了，眼前弄得光身一個人了。

她把這段事實斷斷續續告訴楊源生後，眼淚却也忍不住了，簌落落掉了一衣襟的。

「源生！你看我弄到這個地步，要不要跳黃浦？剛才在馬路上，人家竟當我瘋子看待，我這人還有什麼做人趣味！」

楊源生想了想道：「動手打死人的是陳老闆，不是你，一人做事一人當，警察局只管去，不見得要抵罪的，何必不敢去，真像無家可歸的樣子。」

「在我房裏打死的啊！而且我與鴨子一起坐汽車到外灘，警察在查問盛屍首的麻袋裏面是什麼，我扯說是豬肉，我不是有點份的啞子，又不會開口，指指點點，一起弄到我頭上來時，怎麼辦？不瞞你說，我四面八方都想過了，還是不能去，與其去吃官司，還不如爽爽快快地一死了之。」

吳太太又歎口氣道：「唉！剛才在菜館裏吃頓飯，手錶還押在那裏，你見我的時候，我正在找銀樓把這割耳際，免些鈔票把手錶去贖回來。」

楊源生對她啣嘴：「不要給車快聽見，難為情的。」

「我悶死了！不這樣講，一講，一口氣堵在喉嚨口，馬上會窒息死的。」

她說着，仰着頭直歎着氣。

楊源生道：「我給你想，不會有大問題的，好在動手行兇的已經抓在警察局，你只要把話講好了，大對你



概不會有罪，那你仍可以回去主持肉店裏的買賣，生活方面毫無影響。」

「我也這樣想過，今天早上打算自動投進警察局的，可是到了警察局門口，就沒勇氣進去。」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有沒有可以暫時借住的地方？站腳再說。」

吳太太道：「我的情形，你不是沒有數兒，有什麼地方可以給我住下去，除非你這裏。」

「我家裏本來毫無問題，只是……我也不用瞞你，家裏那個女人氣量非常狹窄，只怕會生出許多無謂麻煩來，否則也不用你講，我自會將你安排好的。」

「這樣說時，我變成真正無家可歸的了。」

吳太太說着，也不管前面有個汽車夫，便按着臉，啣啣地哭。楊源生忙說：

「你不要哭，慢慢商量吧。現在先到東亞旅館開個房間，住下來再想辦法。」楊源生即吩咐車夫開到南京路先施公司。



吳太太攤攤手道：「我身上連買副大餅油條的鈔票都沒有，那裏能去東亞旅館去開房間？」

「這不用你費腦筋，我會給你安排的。只是請你不要動不動就哭，哭不會有什麼辦法出來的。」

「我到了這個地步，不哭又有什麼辦法啊！」

楊源生砸砸嘴，車子已在先施公司門前停下來，楊源生先下車，吳太太跟着下來，楊源生伸着臂膊扶住她，一起走進東亞旅館，開了個房間。楊源生立即開了一張五百萬支票交給茶房，吩咐他暫時收下，等幾天結賬。吳太太四下看了看道：

「這裏就是東亞旅館？」

「唔，你不知道是東亞旅館？你安靜些，我看你神經方面受到影響了。」

吳太太四面看看道：「東亞旅館的房間，仍是老樣子，這裏幾樣東西，仍是那年的幾樣。源生！你還記得嗎？那年我打電話給你，不就是這裏東亞旅館？」

「舊事不用提了，徒然增加煩惱，你好好的休息一回。」楊源生用手帕擦着臉道：「叫兩杯咖啡來喝。」

「源生！你想我還有希望吧，我這人什麼地方有缺點？運道會這樣壞？還是我做過什麼缺德事情？」吳太太精神抖擻的講着。

楊源生忙按她在沙發上坐下道：「休息一回！休息一回！待咖啡來了慢慢的喝着談。第一，你要把腦筋冷靜一下，你這樣亂雜雜的一來，連我也變成沒有主意了。」

「我聽你的話！我現在只有聽你的話，源生！我不希望你別的，只要你分一些舊情給我，源生！那一次使你生氣，大概是給什麼鬼摸過頭的，自己一些不覺得，你賭氣走了，我真懊悔到一百廿分哩，這不是我講謊話，以前幫我們做的娘姨知道的，後來登過報，四下找過你，所有上海幾家百貨店，差不多都找過了，你不要當我哄你的，確確是這樣。」

吳太太愈講愈有精神似的。楊源生笑笑道：

「過去的事情不要談，你仍是要談，精神是那裏來的？」

「你給我的啊，在沒有見到你之前，一個人就像生了三年病似的，現在不知從那裏來的精神，偏是你不許我講話，你有香煙帶着吧，我想吸枝消遣消遣。」

「我一向不吸煙，叫茶房來給你預備。」

楊源生說着，便把茶房叫來，教他叫兩杯咖啡，買一聽香烟。一面他又開一張一千萬的支票給吳太太道：

「這個給你做零用，旅館裏已有五百萬付給他們，暫時可以不必為經濟方面擔心了。」



吳太太把那張支票往楊源生衣袋裏一塞，淒然道：「我不需要鈔票，我知道的，你給了我這點錢，不會再到這裏來了。」

揭源生道：「不是這個意思，暫時我不會離開上海，每天可以來看你一次。」

「我要你永遠在這裏，你一走，我只有死路一條了！」

吳太太說着，眼淚簇簇落落掉下來。

楊源生喝着咖啡道：「我講話不失信用，說每天來看你一次，便每天來看你一次，不會丟你在這裏不問不聞的，假使我存這個心，剛才不會在那邊先招呼你了。」

「我知道你不會的，可是我總有些提心吊胆的，怕你會把我丟在這裏不來顧問我了。可以說我的生命線操縱在你手上，你不讓我活，我只好馬上死。源生，你讓我活下去嗎？」

「你別說傻話了，吸枝香煙吧！」

楊源生說着，即把香煙聽開了，遞一枝給吳太太，又給她燃上火。吳太太深深地吸了一口道：

「你這樣待着我，使我忘記現在，想起了從前，源生，這裏的三百零五號可記得那時候的事情，就像在眼前。源生！我老了沒有？你倒比從前年青多了。」

「休息一回吧，我看你今天講話最多的日子，倒不覺得累的？」

吳太太又深深地吸口香煙道：「剛才我是海洋中失航的孤舟，沒給巨浪傾覆，而得到了救星，心上還不高興？你不怎麼愛聽我的話，否則即使教我講到明天這個時候，我也辦得到。源生，我還有一樁痛快事情在心上，不講給你聽，心上攔不住似的。源生，啞子打死的人，就是賊麻皮張春元，你想痛快不痛快？惡鬼死在我跟前，這時候想想，就是現在警察抓我去吃官司，我也情願了。」

「張春元怎麼會到你房裏去的，上次我在上海，看他與臺三一個樣子，你怎麼會與他接近的？」

楊源生說着，搖搖頭。吳太太白了他一眼道：

「你真當我是下作坯，半點骨氣沒有的人了。」他即將張春元如何到陸稿荐去惡做，如何在夜間由後門



掩進去，如何用小刀脅迫她，啞子如何打他，一一說給楊源生聽。楊源生道：

「這傢伙確實可惡，啞子也下得下辣手的。」

「那副惡做樣子，誰都要生氣發恨，源生，啞子將他打倒在地，我也在他身上踢了幾腳，源生，我與你本來可以白頭到老的，都是他在中間做的鬼，累我吃許多苦！」

楊源生道：「這些話不必提了，現在我有事情去，準在明天這個時候來看你。」

「怎麼又要走了，今天能不能不去？在這裏陪我談談，偌大一個房間，教我獨個兒在這裏冷靜得不駭人嗎？」

楊源生道：「我在香港帶來許多貨物，正在接洽出路，還有幾處款子要去收一下，近來外面銀根很緊，香港等着要用頭寸，明天後天要匯出八億十

億，所以這二三天是我最佳的當口。」

「難道你睡覺的時候也在忙？」我希望你在家裏扯個謊，外面辦過事，晚上睡到這裏來，不是要你與我怎樣，而是這許多日子下來正有很多很多的話與你談談。」吳太太丟掉手上的煙蒂，摸摸臉頰道：「我現在沒資格要人家來留戀我了！」

楊源生指指桌子上剛才簽的支票道：

「這東西你收好了，明天九點鐘可以去收現鈔的，當心遺失。」

「我不用鈔票，只希望你到這裏來，你如只在這種地方幫我的忙，那怕鈔票再多些，做人也沒趣味的。」楊源生嚶嚶嚶道：「現在我的環境不對，不比以前在百貨公司裏時候了！」

「你就不可憐可憐我？」吳太太說時禁不住流下淚來。

「要我平空一夜不回去，家裏不是要盼望一夜的，因為我每天要回去吃夜飯，第二天才出來做事，差不多

已成習慣。」楊源生說到這裏，輕輕在吳太太肩膀上拍拍道：「你不要傷心，我問你，假使剛才遇不到我呢？」

吳太太道：「今天早上預備挺吃官司的，後來在路上想到了你，便沒勇氣走進警察局了，在沒遇到你之前，能够苟延到什麼日子，便苟延到什麼日子，一切希望都落在你身上，你如使我希望落了空，那我就沒有再活在世上的理由。」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贊成你這個主意。」

「我知道你不贊成的，只希望你可憐可憐我！我不再像以前的脾氣了，這一點你不要顧慮的。」

楊源生想了一回道：「明天再談吧，因為我約了朋友吃夜飯，不能失約的。今天不能再來了，明天準來的。」

「支票你帶去，我不到外面去，不用花錢，夜飯要茶房給我預備，明天你如不來，我不跳樓，也不服來沙爾，也不下黃浦，打算七天不進飲食，結束我的一生，明天這個時候你不來，明天就開始，好在這裏是我們值得紀念的地方。」

「別說傷心話，明天我準來的，你休息一回吧。」

楊源生走後，吳太太痛定思痛，又哭了一回，想了一回，才教茶房給她預備一客客飯當晚餐。很早就睡了，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她睡到半夜，夢見張春元七孔流血向她伸着手，嚇出一身冷汗，而醒醒後，即一直睡不着，睡不着便有許多事情湧上心頭思想，她想到自己的前途，除掉楊源生能給她想辦法外，別的可說一籌莫展了。即使日後這場人命案子自己可以沒有問題，也不願回到陸稿荐去了，待明天楊源生到這裏來時，推開天窗說亮話，與他談一個決定。

她有這樣一個主意後，許多謬集在她腦幕上的黑影都閃開了，情緒也寧靜了，重又入睡，一直睡到第二天





早上八點鐘，起床盥洗過了，便在盼楊源生到來，深悔昨天沒與他約定個時間，或是講定要他早上來。楊源生非但上午沒到東亞旅館，下午四點鐘前還不見他的人。吳太太焦灼萬分，像執鍋上螞蟻似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吸香煙喝茶，坐坐躺躺，凡是房間裏所能消遣的事情都做到了。等得實在悶氣不過時，便站到窗口去閒望一回。時間由三點到四點，四點到五點，天色也漸漸的暗下來，茶房已將房間裏的電燈也開亮了。起先，房門是關得結實，這時候吳太太便去開直了，以為楊源生總要來了，房門敞着，可以使他快些走進房來。誰知仍是失望，房門外面走廊上來去的人很多，皮鞋腳步聲像楊源生的，却不響進房裏來。趕到房門口看時，却是陌生面孔。她因為手錶抵押在那家茶館裏，便不時揪電鈴把茶房叫來問鐘點，次數一多，茶房臉上就不好看。有時揪電鈴，茶房隔了好一會工夫才沒精打彩的走來，或是竟然不大理，待再揪電鈴走來問時，便指指外面說：『那邊壁上有鐘，站在房門口就看見了。』吳太太聽了，很是生氣，却因一心在楊源生身上，不加計較，後來便站到房門口去看鐘點也就多了一種消遣。



吳太太看到鐘上長短針指六點半時，她掩起臉來哭了，她料定楊源生今天不會來的了，要來決不在七點鐘之後的，因為楊源生昨天會說每天必須回去吃夜飯，夜飯之後便不出來了，現在正是吃夜飯的時候，還沒到此地，一定不會來了。失望之下，便只有躺到床上去哭。這幾天的吳太太，很像戲台上，一個悲旦，動不動便要哭的。

她昨天會對楊源生講的，楊源生不到旅館，只有絕食，因此她不再要茶房預備夜飯。

當她哭了一回工夫，房門外面皮鞋聲在響了，『禿』『禿』『禿』『禿』。很像楊源生的脚步，本來她要迎出去的一想，這時候多分是不會來的了，不要再像剛才幾次迎了個空。誰知她不迎出去的，倒是楊源生，楊源生走着急促的步子進房，抓下呢帽丟在桌子上說：

「唔！睡着了？不用一條毯子蓋着，要受涼的。」

說着，便走到床前，打算伸手去拉床上的毛毯時，吳太太却一把將他臂膊抓住了。

「你怎麼到這時候才來？我真焦急死了！到房門口望你的次數至少有二三十趟，叫茶房問鐘點，少講講，也有六七次，他們嫌我太麻煩，我也顧不得許多。」

楊源生順勢坐在床沿上，看看吳太太的臉道：

「你又在哭的不要常常哭，事情已經在這裏了，多哭有什麼用？還是丟開些的好。」

「不是爲了過去的事情哭，過去的事情還有什麼哭出來。」

「那麼爲什麼傷心？」楊源生捏着她的手道：「你的手這麼涼，要多穿一件衣服的。」

吳太太帶着笑容道：「我只當你今天不來了，還想到自己身上涼不涼。左望你不來，右望你不來，你想，要哭不要哭？」

「今天有朋友在國際請吃夜飯，不能多耽擱，馬上要走的。你夜飯吃過沒有？」

「昨天不是與你說好的？你不來，我不吃夜飯。我能不能與你一起到國際去？」

楊源生笑道：「本來可以與你一起去的，只是有內人在那裏，去了準有麻煩。內人什麼都好，只是妒意太重，動不動要起疑心。」

他是講的老實話，吳太太聽了，却有二三分鐘不開口，楊源生低下頭看她的臉時，只見眼淚像斷線的珠子，枕頭上沾了一大塊濕的，不由納罕着：「咦！講得好好的，爲什麼又在傷心？」

「你給我想，要不要傷心？」

楊源生還以爲不與她一起到國際去吃夜飯的關係，因說：「改一天與



你去，只有我們兩個人。」

吳太太抹眼淚道：「請你不要講了，再講下去，我的心要碎成幾千塊了！」

「噢！這是什麼意思？講吃夜飯的話，爲什麼要心碎？」

「本來你是我的人，現在我自己反而不能露出臉來，你說要不要心碎？剛才你在內人內人的講，更像一把尖刀在刺我的心。」

「哦！」

楊源生也不知該用什麼話安慰她，默默地好一回。吳太太却又自己責備自己道：

「源生！都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你。可是長住在這裏，再儉省些，旅館裏的開銷，總比別地方來得大。以前我把鈔票看得很輕，從昨天起，才知道一個人沒有了那種花紙頭在身上，便覺得寸步難行。那鈔票確是一樣好東西！」

「我也這樣想。不過開銷大些，倒不怎麼成問題，只是你的前途，倒很傷腦筋的。」

吳太太聽他這樣說，不禁一把將楊源生攙住了：「源生！你怎麼還在把這種事情傷腦筋，我的問題，早就對你講了，你如不收留我，第二條路只有死！」

說着，眼淚滴在他西裝上。楊源生道：

「你別哭，我一哭，我方寸亂了。這幾天很忙，這問題放着慢慢的商量吧。你預備吃夜飯，我明天來與你去做幾件衣服，這樣子走不出去的。」

「唉！現在我要你給我做衣服了，當初我給你在這裏定製西服的事情還記得吧？近來我老是喜歡回想過去的事情，既覺得傷心，又覺得有無窮回味！」吳太太用手帕將楊源生西裝上淚漬拭了拭道：「你去吃夜飯吧，明天早些來，別像今天這樣，盼人不到的痛苦，真不容易受！」

「我知道了，你不要再傷心，眼睛哭紅了難看吧！」

「以前我們總是一起進出的，現在……」

楊源生笑道：「我叫你不要再提舊事的，怎麼又在提了！」

「不提，不提，以後再聽到我提一句，你擰我嘴好了。」

「我去了，他們一定在等得心焦了，我是到了國際重又溜出來的。」

「唉！我真感激你！」

第二天楊源生午後即趕到東亞旅館來，先與吳太太到飯店裏把手錶贈來，再到一家時裝公司去定製幾件旗袍，兩件夾大衣。吳太太悄悄地向楊源生說：「這幾天你爲我花掉不少鈔票，其實我做衣服不用這樣好馬馬虎虎好了。」

「你還和我客氣。這次我在香港帶來一票貨，賺頭還不錯！自從我在香港上海來去要算這一次的盈餘，最好好了。」

「我希望你的運氣好些，你好，我才能沾你一點光。」

吳太太說時，用目光飄着楊源生，楊源生笑道：

「到這地方來，不要講這些話，大概再隔五六天，我又要到香港去一次，以後到這裏來穿樣子，拿衣服，你自己來吧，應該付他們的款子，我打支票交給你。」

「怎麼又要到香港去了？你不是講過還有一陣日子再去的？」

楊源生道：「這一陣正在做生意機會上，不去錯過機會可惜！」

「是不是爲了我故意離開上海的？」

「我沒這個意思，你可以在我動身上船的日子到碼頭上去，看我動身不動身？」

「我仍住在東亞那間銷太大。」吳太太皺皺眉道：「你一走，我一個人人在旅館裏，冷清清地，真沒有味道。但是你是去辦正事，我又不能阻住你不去。」

楊源生道：「在這裏不便談這些話，我們回旅館去吧。」





吳太太與他一起走出那家時裝公司，正待走過去上汽車時，却有個少婦走來將吳太太的手一把抓住道：「奶奶！你到什麼地方去還認識我嗎？」

吳太太先是吃了一驚，待定神一看，不禁笑了笑道：「哦！我當是什麼人，原來是小紅。小紅！我在許多日子前，在路上看見過你一次的，那時車子太快，要叫應你時，兩下車子距離得更遠了。」

「奶奶！我到霞飛路去過三四次的那裏不是百貨店，是一家綢緞洋布店了。」小紅道：「奶奶！現在你住在什麼地方？請你寫一個地址給我，以後我要常常到奶奶家裏去和奶奶談談呢。」

吳太太想不到在這裏會遇到小紅，更想不到小紅不念舊惡，會親親熱熱，一聲聲喊她「奶奶」，真使她又喜歡又慚愧，因將小紅的手掌抓得更緊些。

「小紅講起來話長哩，我很早不住在那邊了。你現在到那裏去？」

「給小孩子買點零碎東西。」小紅向楊源生笑笑，道：「楊先生，你胖多了，倒是奶奶瘦些。」

楊源生笑道：「在路上你不先招呼我，我不仔細看你，簡直不認識你了。小紅！你有幾個孩子了？」

「一個，兩歲了。」小紅很扭捏的說。

吳太太道：「站在路上講話，很不方便。小紅！到我房間裏去談談，我從那天在路上看到過你一次，便常常想念你，那天與你同坐在三輪車的，就是你男人？」

「是的，那天我也看見奶奶的，因為我們就是那天結婚，趕着到禮堂裏去，沒有時間就走了，後來我與他一起到霞飛路去，奶奶已經搬開了。」

楊源生道：「看上去，去你們有一回談話哩，到房間裏去談談吧。」

說着，他走在前面，到汽車邊上站定了，讓吳太太與小紅先生坐進去，他與司機並坐了。車子駛到東亞旅館，一起到樓上房間裏。小紅看了看道：

「奶奶！你是長住在這裏，還是臨時住幾天的？」

「臨時住幾天的。」吳太太微微的嘆了口氣道：「我是在逃難啊！一個好好的家都攪光了！」

「哦！」小紅莫測高深，看看吳太太的臉，又看看楊源生的臉，楊源生不明白她的用意，笑道：

「小紅還是你，已經有小孩子做母親了，你們奶奶倒不及你，真像逃難似的住在這裏，精神上很痛苦的。」

小紅扭着腰肢一笑道：「楊先生倒會講笑話哩，奶奶現在坐汽車了，我們只能坐坐人力車，以前我倒很自由的，現在有了個小孩子，真是個累！雖然有人帶着，總是牽心掛腸不放心。」

「小紅！你弄錯了，汽車是楊先生的，我那有資格坐什麼汽車！」

吳太太這樣說，小紅却看着楊源生格格地笑道：

「奶奶！楊先生的汽車，不就是奶奶的？你與楊先生還分家嗎？奶奶！我講話太放勢了。」

吳太太道：「不信，你問問楊先生看，今天坐他的車子，是揩油性質，坐一次是一次，下一次再坐，不知是那一天哩！」

小紅便向楊源生笑笑道：「楊先生！奶奶講的話我不懂，楊先生的汽車，不是與奶奶一樣的？」

楊源生只是笑笑，他抬起手腕來看看錶道：

「你們談一回吧，我還有事情去。」

吳太太道：「大概什麼時候再到這裏？我要請小紅吃夜飯，希望你來做陪客，六點鐘以前到這裏好不好？」

「這時候我確不定，要看看我事情辦得怎樣，再加家裏晚上請幾個朋友吃蟹，非去招呼一下不可。」楊源生掏出一疊鈔票來放在桌子上道：「看上去要明天來了。」

「你去吧！你去吧！」





吳太太直揮着手。楊源生拉拉衣襟摸摸領頭走了。吳太太在他走後，只是用手帕擦眼睛。小紅冷眼旁觀，却弄不明白這裏面究竟怎麼一回事，禁不住問道：

「奶奶！楊先生另外有個家嗎？」

「小紅！今天你還在喊我奶奶，我真慚愧極了！奶奶不是以前的奶奶了，我在上海沒一個親人，你是我親妹妹一樣的，有什麼話不能告訴你。楊先生與你差不多時候就離開我的，現在他非但生意做得很得意並且結過婚生過孩子了，所以我剛才說我坐汽車是揩油。」

「哦！」小紅笑笑道：「楊先生仍是厚道人，有良心的，若換了第二三個，還肯這樣待你奶奶，實老說，坐在汽車裏看都不會對你看奶奶！我講話是爽直的，請你不要生氣。」

吳太太搖搖頭道：「唉！我還生什麼氣，只怪我自己，不該耳朵根太軟，才會過到這種日子。」她接上又嘆口道：「住在旅館裏，他要有多餘的工夫，才會到這裏來坐一回，凳子沒有暖就要走了，小紅！我不用瞞你，這情形救氣我舒服嗎？他是一忽兒到香港，一忽兒到上海，如其他到了香港去，我不冷靜死了，小紅！你在這裏吃夜飯，多談一回。」

「不，我要走了。奶奶！過一兩天我來請你到我家裏去玩幾天。現在我要走了，家裏小孩子要鬧的。」

小紅說着，便站起來要走。吳太太一把抓住她臂膊道：

「小紅！在這裏多談一回，吃了晚飯再走。小紅！我希望你常到這裏來談談，大概在這裏還有一陣日子好住，楊先生一到香港去，我就變成一個人了，孤伶伶地，可憐不可憐！你現在是我惟一的親人了。小紅！以後不要再喊我奶奶，姊妹稱呼好了。以前我待你不好的地方，你既然不記在心上，我只有感激你，那時候也不是故意與你過不去，心地狹窄是真的……」



「奶奶！請你不要提以前的話了，現在仔細想起來，究屬奶奶待我好的地方多。」小紅道：「奶奶！你想開些，楊先生既是這樣得法，奶奶也可以安心了。」

吳太太搖搖頭道：「現在他待我還算好，總算他有良心，可是我總像不安逸，沒有着落似的。」

「這是你奶奶想得太道地了，奶奶！我要走了，過一、二天我再到這裏來。要是家裏沒有小孩子，我在這裏陪伴你奶奶幾天都可以的。」

「還是你們有福氣，發財的發財了，有兒子的有兒子了，我有什麼呢？」吳太太雙手一攤，非常悲哀的樣子。小紅又百般的安慰她，教她不要傷心。吳太太把小紅送到電梯邊，回到自己房間裏，關上房門，想想，又哭了。好一回。

楊源生每天都來與吳太太談一回，却總沒有進一步的事情做出來，這一點是吳太太引為苦悶的，又不能自動遷就過去，也不能提出這個問題來，質問楊源生。楊源生却在六點鐘左右要回去了，吳太太因此每天要哭一回。

這天楊源生正在房間裏與吳太太談得起勁時候，房門忽然給人在外面推開，一個少婦在房門口出現，吳太太是愕然地望着她，楊源生却臉上變了顏色，連忙站了起來，想走又不走的窘在那裏。

那少婦却早瞪着眼走進來，雙目閃電似的在室內掃視一下，然後向楊源生一個冷笑道：

「哼！我倒當你整天忙在外面是做什麼正經的事，原來僻在這裏定心着哩！」

楊源生這才帶着不自然的笑容開口道：

「剛到這裏坐下談幾句，你不要誤會，我給你介紹介紹，這位是吳太太，是我的老東家。」





少婦向吳太太投了一下不屑一顧的目光，重又望着楊源生道：

「你的花樣最多，老東家小東家，怎麼一直沒有聽你提到過待我？我找到了你才講出個老東家來了。」

「我又沒扯謊，講話略為客氣些，難為情的。」楊源生又強着笑道：「我為什麼要扯謊呢？嘿嘿！」

少婦眼睛一瞪道：「誰知道你肚子裏藏的什麼鬼肚腸？那有正正經經的人，鬼鬼祟祟藏在旅館裏的？」

「你講話不要太爽直了，不怕得罪人。」楊源生看着吳太太說。

「我不會花言巧語，我是這種人，與你結過婚，生過孩子，還沒弄明白在家裏講怎樣，怎樣忙的，真忙啊！平日

在我面上怎麼講着的有借用嗎？」

那少婦聲色俱厲的講着，非但楊源生窘得不知怎樣才好，吳太太却一直楞在邊上不開口。只聽楊源生說：

「好了，好了，講我沒關係，吳太太給你窘着，太不應該！」

「你在心痛嗎？不捨得嗎？哼！你真當我是死人！」那少婦講到這裏，突然把腳一蹀道：「你嫌我不客氣，我還

特別客氣呢！這房間開了幾天了，時裝公司定過幾件衣服，我完全明白換了

第二三個，不與你打開頭，就這樣與你客氣到底嗎？」

楊源生道：「何必講到這個地步，我沒關係，冤枉吳太太，罪過的！」

「冤枉講得多好聽啊！沒把你們從床上捉出來，是冤枉了給我回去！跟

我走！」

少婦說着，一把將楊源生臂膊抓住了，要拉住他走。楊源生雖不怎樣反

抗，却也有些掙扎着。

「不要拉拉扯扯，你先走，我馬上來。」

「你這個人真是蠟燭，不點不亮，你與她還有許多知心話沒講好，不能

讓我聽聽的，一定要待我走了再講的走！」

少婦下勁將楊源生一拉，楊源生幾乎栽了一交。

到了這個地步，楊源生不能不走。那少婦走到房門口，還扭轉臉來向吳太太瞪了一眼。吳太太本來很活潑的人，這時候竟呆若木鷄，傻子似的，睜着眼睛看他們走得無聲無息。這就如夢方醒，一扭身子，伏在桌子上就哭。

這一哭，直哭得聲嘶力竭，可以說是吳太太生平最傷心的一次。也沒人在邊上勸慰她，哭得眼淚濕遍了衣襟，才呆呆地坐在那裏，一眼不眨地儘向地上看着。看了一回，又伏在桌子上哭。這樣有四五次。最後她長長地嘆了口氣，到盥洗室裏洗了個臉，回到外面來，又歎歎地坐了好一回工夫，自言自語道：

「我這個人還有希望嗎？楊源生還會到這裏來嗎？好了，這世界上已不需要我這個人了，我再活着有什麼意思？」

她又沉默了一回。腦幕上却有小紅的影子掠過，心想：她能幫助我什麼不成？即使她願接我到他家裏去住，那有白住上一輩子的？她如能暫時款待我一陣子，我就再作計較。

她想到這裏，不由走到鏡子前面站着看了看，又不禁悲從中來，哽咽着聲音對鏡子裏說：

「你在那一點上不及人家？要弄到現在天地間難以容身的地步！」

這一天吳太太坐下站起，站起坐下，共有二三十次，在沒有希望之中，想出許多希望來考慮着，但這些希望立刻給另一種念頭燬滅得無影無蹤，重將她逼迫到一條『不能再做人』的路上去。

她有了那樣個決定後，便揷電鈴把茶房叫來，給他一疊鈔票。

「你給我到下面西藥部去買瓶來沙而，要最好的。」

那茶房很有一點常識，向她臉上看看，「買來沙而做什麼用？」

「我身上有濕氣，要用它洗澡，快些給我去買。現在你們這樣不懂規矩，客人要買東西，不立刻應着照辦，反來查三問四的。」

「買別的東西，當然立刻就買去，買來沙而，却不能不問一問，如其是洗澡用，我們堂口上備着，給你在浴缸裏倒一點好了。」

那茶房立即去拿了瓶來沙而到浴間裏倒了一點在浴缸裏走了，吳太太走進浴室看了看，浴缸底上一小



灘橙黃色的液體藥物，既不能俯下身子去舐進肚子裏去，唉了聲，一個轉身拿了鈔票便往下面藥品部去對伙友說：

「給一瓶來沙而我大瓶的。」

社會上不時發生着以來沙而自殺的新聞，政府雖沒出令各西藥房不許隨意出售來沙而，可是有一部份藥房自動在限上，去買來沙而的人便要盤問買客是什麼用處。吳太太神情頹喪，面色灰敗，一雙眼睛哭得紅紅的，匆匆忙忙走上去要買來沙而，櫃檯裏面職員便先仔細察看她的神情道：

「買來沙而做什麼用的？」

「我出鈔票來買東西，為什麼要你這樣查問？」

職員笑笑，道：「講不出用場來，我們不能賣給你的，最好由醫生開條子來，再加現在沒有貨。」

「這規矩是誰定出來的？」吳太太指指玻璃櫃檯道：「這裏面不是來沙而，賣一瓶給我好了。」

「這是樣品，不能賣出去，嘿，嘿！」

「氣數！上海又不是只有你們一家賣西藥！」

吳太太說着，瞪了一眼便走，又往別家藥房去，人家都因她一副神情不自然，都拒絕賣給她。人也跑乏了，時間也晚了，大小店舖都已打烊收市，只好回到旅館裏來，一個人坐在那裏想着，想着想到人家在高樓上跳下去，也能送掉性命的，又何必去買來沙而，這裏是四樓，由窗口往下跳，摔到馬路上，也差不多了。

她想到這裏，不由哭了好一回。教茶房去拿了筆硯來，打算寫一封絕命書留給楊源生，長長的寫了三張信箋，却又隨手撕碎了，搽成一團，往痰盂裏一丟道：

「他給老婆押回家去，以後還會到這裏來嗎？又不知道他的地址，寄都寄不到，寫它做什麼？」

因即丟下筆，站到窗口去看了看，又回到桌子邊坐下，抓起枝筆來寫着「薄命人吳以雲，以無生存之必要」

而自殺，與任何人無涉，死後，請熱心人士予以火葬，骨灰投諸海洋，了却一切。留款即作火葬費用。」

她寫好後，又看了一遍，禁不住悲悲切切哭了一陣，信牋上也沾了不少淚漬。自殺不是一件平凡事情，沒有絕大的勇氣，決不會輕易實踐，吳太太雖然受了很大的刺激，可是當她把一封絕命書寫好，抹抹眼淚，站到臨街的窗口一看，馬路上車馬馳驟，燈火萬家，一陣晚風吹來，便打了個寒噤。再探頭向窗下看看，想到自己立刻要從這裏跳下去，將成一個什麼結果時，不由兩條腿一軟，站都站不住，兩手扶在窗檻上，只是流淚，再也使不出勁來，往窗外躍出去。

她又回到桌子邊想了一回，暗忖我在世界上做人，並沒做什麼罪大惡極的事，為什麼要得這樣一個慘死？既是不能再做人，也不能死得那樣慘，而且摔在這條最熱鬧的馬路上，給千人百眾指指點點談論着，那也犯不上的。

想到這裏，便把寫好的那張字條一陣扯，一陣揉，往窗外一丟。但吳太太並沒把自殺一念打消，不過她要求一個不是慘死，來沙而當然不再想到它了。一切有毒性的東西，她都不願拿來做自殺工具，末後還是想到那滾滾獨流的黃浦，往下一跳，在那裏做個總結，比跳樓強多了。

她既決定了一個死處，時間上也加以研究，黑夜跳黃浦，死得不明不白，倒不如明天早晨，到外灘雇一艘小舢板，搖至中流，往下一跳，死得舒舒服服。當夜仍叫茶房來預備一客特別豐盛的晚餐，又去買了許多平時喜歡吃的糖菓，來消遣着。一看手錶，還只八點三刻，便到大華去看了一場電影。由大華出來，手皮夾裏尚有鈔票餘着，即到一家咖啡館裏坐了一小時，才回旅館去睡覺。

第二天早晨起來，吃過早點，即到理髮店去把頭髮收拾成一個最時髦的樣子。回來將時髦公司新做成的衣服換上，抹粉塗個脂，打扮得十分嬌豔。





這才向房間裏四周看看，幾乎又要流下淚來。她在想：再過半小時，黃浦裏將有一個人，在結束她的生命，搖舢板的船快將要因這個人的投浦而大驚小怪的嚷起來。這樣一想，使她往外灘去的勇氣又發生挫折。

正在這當兒，茶房捏了封信走進來，茶房還沒開口，吳太太先搶着說：「信是我的！」

茶房應了個是字，把信放在桌子上走了。

吳太太捏了那封信看了看，上面只有「本市南京路東亞旅館四〇四號吳以雲女士啓」的字樣，並沒寫出什麼人寄的。暗想是誰趕在這個時候寄封信來，這裏除掉楊源生，並沒人知道我住在這裏。哦！小紅在前天來過的，看來這封信是她寫的了。幸而這封信早來三分鐘，否則我這一世裏不會看到了！她本人為何不來寫封信給我，要我住到她家裏去嗎？承她一番好意，不

記以前的舊事，在這裏時，奶奶奶奶的喊，回去後還寫封信來。她坐下來，把那封信拆開看。

吳太太當即把那封信拆開，抽出裏面的一張信紙來展開看時，上面只有兩三行鋼筆字，忙停睛從頭看着：「我準於後日清晨飛港，屆時望先至江灣機場等候，勿誤！並望嚴守秘密。」

吳太太先看了一遍，又用手帕擦擦眼睛再看一遍，一個人便像走迷了路，徘徊在荆棘叢生的羊腸小徑上，忽然給人指點出一條康莊大道來，頓時眼前豁然開朗，吳太太禁不住笑出聲來道：

「原來是楊源生來的信！原來是楊源生來的信！」

她好像自己還沒看得仔細，只怕會有什麼錯誤，把那封信拿到窗口，順着亮光看一句，唸一句，看完後，又在研究着他飛機到香港去，特地來告訴我的，還是要我趕到機場去給他送行。哼！他已經有了那樣厲害的女人，我再巴巴地起天亮趕到機場去送行，如其那天他女人也到機場時，豈不是去討一個大沒趣。

她這樣想着，便將一百度的高興減到二十度，頹然地坐在一邊，半響不作一聲，但也不打算馬上出去，跳黃



浦三字不再在腦幕上，只是坐在那裏沉沉地思索着。想到最後，再把那封信拿起來，看着唸着，唸到『屆時望先至江灣機場等候』那一句，便皺起眉頭想道：

「他是要我先到飛機場等候的，還要教我嚴守祕密，看來他打算與我一起到香港，如其真能這樣辦，讓我換換環境也好，好在他一回兒上海，一回兒香港，他既有這種力量，上海與香港各有一個家庭，未嘗不可以。」

吳太太往這上面一想，便又笑出聲來，心上不再像剛才那樣狐疑莫決，不能再做人的一句話也，丟往九霄雲外去了。只希望時間過得快些，把楊源生信上的日期看仔細了，應該在他發信的日子算起，『後天清晨』呀！今天是五號，他是四號發出的信，不就是明天的早晨嗎？她高興之下，便打電話到航空公司詢問，明天確實有飛機到香港去，她又笑開了。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吳太太就起身梳洗，與旅館裏結了賬，由茶房打電話雇輛汽車來坐了，直駛江灣飛機場。到了那裏，吳太太剛開車門下車，四面張望着，楊源生已看見她，奔來挽着她臂膊，往飛機那邊走去。道：

「我怕你鬧不清，一到這裏便打電話到旅館裏去，他們說你已坐汽車來了，我才放心上飛機去吧。」

「不是我也到香港去。」

「是的，有話等一回到上面去細談。」

楊源生挽着吳太太走得很快。



大華

煙香

品冠  
高於一切



中國興烟公司出品

★ BEST QUALITY ★

**SMART**  
*shirt*

**衫襯脫麥司**

大強量產 貴高質品

號七二路南慶華海上處理管  
二五四四八·七六一二八·話電

號六一二路山唐海上：址廠  
八三〇二五 七六九〇五：話電

廠理整熨染衣內準標光新  
品出司公限有份股



# 凱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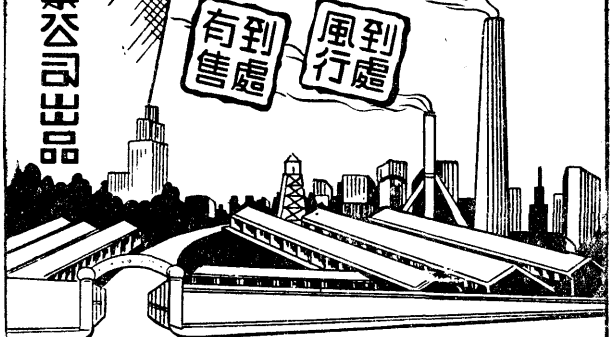


標商冊註

衛生衫褲  
棉毛衫褲  
運動衫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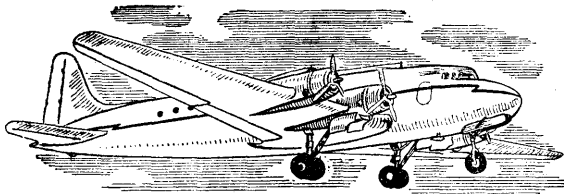
上海建國實業公司出品

有到售處 風到行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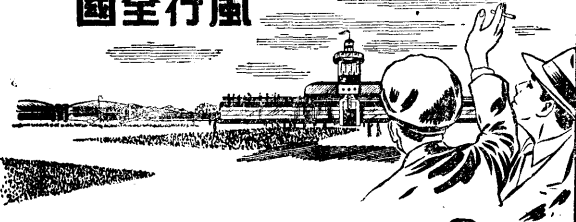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北京路一四號 電話一七六八五  
 總管處理處 新鄉路和平坊  
 電話(二〇)二六二一八(二〇)六八七

# 愛而近



風行全國



勳爵牌

又名



中國

興康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商標

佛

註冊

調經補血



# 當歸素

專治

婦女氣血  
兩虧月經  
不調停經  
閉經面黃  
肌瘦小腹  
冷痛等症

上海佛慈大藥廠

西藏中路二十九號

開明電虹製製造廠

電虹燈 \* 磬光燈

服務週到

出品精良

上海乍浦路蟠龍街十九號

電話 四二六七六

# 中法大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 總管理處

上海北京東路八五一號，自建鋼骨水泥石大廈，電話九二三三一——三號轉接各部，電報掛號五六七三。

## 總製造廠

上海中正西路一七九〇號，佔地二十餘畝，設備完美，規模宏大，技術人員均為國內外著名大學畢業，經驗豐富。

## 分店分廠

在本埠設有分店五處，聯號一處，國內外各大埠設有分支店及辦事處，在重慶設有分廠一所，西南區分公司一所。

## 著名出品

賜爾福多延年益壽粉，艾羅補腦汁，艾羅療肺藥，九一四藥膏，孩兒面等藥品，化粧品不下五百餘種。

## 創設簡史

創立於前清光緒十六年，迄今已閱五十餘載，歷史悠久，信用卓著，居全國新藥業之領導地位。

## 附屬事業

中法化學製藥廠，中華製藥公司，中法油脂製造廠，中法血清菌苗廠，及中法化工實驗所，中法生物研究所等。

## THE GREAT EASTERN DISPENSARY, LTD.

HEAD OFFICE: 851 PEKING ROAD, TEL. 92331-3

FACTORY: 1790 GREAT WESTERN ROAD, TEL. 21436

SHANGHAI CHINA

中國新福煙公司出品

紅  
金  
牌



馥馥清香

纖纖女手

名煙美人

使我心醉



下燈索睡  
間榻繞香烟

品出司公烟南東大



# 地蘭白

傷風咳嗽



請用止咳良藥

# 咳舒鈣



咳舒鈣為咳對症良藥。用以治療傷風咳嗽。最為靈效。無論男女老幼。均極相宜。咳舒鈣自問世以來。行銷各地。已成市場上最盛銷之止咳良藥。售價公道。尤為特色。本外埠藥房均售。

新光藥廠著名出品



